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我亦逢场作戏人\李修文

□口头宣判\李存刚

□在春天，花朵是绽放的乡愁\李 沁

QING
YI
JIANG
青衣江

□夹金情缘\陈 果

□硃磬藏寨手记\田震琼

□为夜晚，腾出好看的轮廓(外三首)\钟 渔

□一样甘苦(组诗)\王 进

2025

总第107期

02

爱文艺 爱生活





海子

代表作品《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当代诗人。海子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从1982年至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等。著名的诗歌作品有《春天，十个海子》《亚洲铜》《麦地》《以梦为马》《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等，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以及各类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海 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名家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1 海子

他山石

我亦逢场作戏人 04 李修文

小说

口头宣判 17 李存刚

散文

在春天，花朵是绽放的乡愁 24 李 汴
夹金情缘 28 陈 果
王者“茱萸” 33 何 文
石儿山下的漩涡 40 代学宁
故乡的杨柳岸 47 杨 蕊

诗 歌

为夜晚，腾出好看的轮廓(外三首) 55 钟 渔
一样甘苦(组诗) 57 王 进
油菜花开，抑或乡愁写意(组诗) 59 语 一
沫水流经 60 王尧江
上里古镇 61 聂振生

艺 评

亲情和乡愁的守望者 62 徐 良
“溯源”与“追远” 64 高富华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主 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 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 对：王堂兵 刘智尹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 编：625000
地 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艺 苑

茶香四溢满山川(油画)	66	马 骁
茶乡蒙山(综合材料)	67	魏美林
又见桃花笑春风(油画)	68	郑 强
绿 意(油画)	69	代 月
刘江岳《七律·牛背山云海》(行书)	70	王宜川
刘江岳《雾浓云淡》联(楷书)	71	杨林舒
竹波《念奴娇·咏雅安》(篆书)	71	陈雅娟
《宁静清风》联(楷书)	72	杨贤斌
西江月·过望鱼古镇(隶书)	73	杨 共
春回大地(摄影)	74	魏前程
梨乡春色(摄影)	75	杜 宁
荡舟清漪湖(摄影)	76	李依凡
云锁轿顶(摄影)	77	王主玉

初 见

晓磧藏寨手记(散文)	49	田震琼
石匠的歌谣(诗歌)	58	乌 枝

文艺动态 78

- 封面 美 术·在希望的田野上(油画)/何德忠
- 封二 摄 影·海 子/佚名
- 封三 歌 曲·相约花海/田文蛟/王聚宝
- 封底 美 术·三月菜花黄(国画)/贾和清

我亦逢场作戏人

□ 李修文

长夜漫漫，你等的车，还要后半夜才会到，雨又下得这么大，我们连到站台上抽根烟都去不了，那么，恭敬不如从命，修文兄弟，趁着你等车的时间，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吧。你可能已经忘了，但我都记得清楚：你问过我三次，我是怎么活到今天的。现在，我就告诉你标准答案，你可听好了啊，标准答案是，这半辈子，我都是靠演戏活过来的。

你知道，我是唱花鼓戏出身的，遵了父母大人的意，十多岁我就拜了师父，那时候，每天天不亮，我就往师父家里跑，给师父端茶倒水，也给师父拉磨种田——我们老家那一带的花鼓戏，最早叫作渔鼓调，过去时候，只要遇到荒年，就有人出门去唱这渔鼓调，说白了，就是用它去讨饭，所以，打十多岁起我就想明白了，我的父母大人非要我去拜师学花鼓戏，为的是学一门讨饭的本事，荒年来了也饿不死。

不瞒你说，我天生就是唱戏的好胚子——三五年下来，《站花墙》《掉金钗》《柳林写状》，这些戏就没有一出

是我拿不下来的。先不说大戏，单说开场前的莲花落和敲碟曲，我更是学会了几十段，所以，不到二十岁，我就开始登台了，一时之间，说是小有名气也不过分。但是兄弟，我先不跟你说唱戏，我先跟你说说一副戏联吧。戏联你都不知道？很简单，所谓戏联，就是戏台上的对联。

那副戏联，刻在汉江边上的一座戏台上，上联是：君为袖手旁观客；下联是：我亦逢场作戏人。我记得是春天，油菜花开得到处都是，从戏台下，一直开到了汉江边的码头上，那一天，上场前，我第一眼看见这副戏联的时候，心底里就是一惊，只觉得，我和你，你和他，他和旁人，我们这一辈子啊，都被这副戏联道尽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这世上，哪个不是袖手旁观的人，哪个不是逢场作戏的人？可那时候，我还年轻，一想起这句话，就觉得心有不甘，却又不知道为了什么去不甘，只是一边演戏一边问自己：我是在逢场作戏吗？一边演戏一边又盯着台下看戏的人去看：你们，一个个的，全都是袖手旁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以小说成名。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猛虎下山》，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尚先生盛典年度散文家奖等多种奖励。2014年，跨界尝试做编剧，由他编剧的电视剧《十送红军》广受好评。2019年，监制电影《疯狂的外星人》。2021年，由其参与编剧的电视剧《功勋》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特别奖。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观的人？

果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修文兄弟，那时的我，年少轻狂，哪里会对着这副戏联一想再想呢？实际上，等我过了二十岁，你知道的，那几年，那样一个世道，人人都忙着挣钱，喜欢看戏的人已经不多了，可我偏偏不服，呼朋唤友，结了异姓兄弟，自己拉起了一个戏班，还搞起了创作，自己编了一出戏，叫作《桃园三结义》，在工厂里演，在村委会里演，在红白喜事上演，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子不但没有过不下去，相反，说是蒸蒸日上也不过分。为什么要自己编这出戏？我想，大概还是因为不服气吧——我们这个花鼓戏啊，男欢女爱的多，哭哭啼啼的多，讨饭的时候好用嘛，可我又不想当个讨饭的，为什么老要唱那些矮人一头的东西？

这就不得不说起我那两个异姓兄弟了，也是巧啊，在《桃园三结义》里，我演的是二弟，关羽关云长，当我和两个异姓兄弟拜把子的时候，也是行二，所以，你看巧不巧，演戏时我是二弟，过日子我还是二弟；演戏时我有了一个

大哥和一个三弟，过日子我也有一个大哥和一个三弟，俗话说得好，兄弟连心，其利断金，我还真是挺知足的。没过多久，我结婚了，媳妇也是唱花鼓戏的，我结婚的那天晚上，大哥和三弟想到这么多年的不容易，跟我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

确实是不容易啊——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世道大变，你就算打着灯笼找，也找不出几个喜欢看戏的人了，为了活下去，一年到头，我们都在乡下待着，也只有在那里，戏开场的时候，勉强还能凑出个十人八人，那也得演下去啊，不然我们兄弟几个，还有各自的家小，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到了这时候，唱戏的好多讲究，我们也顾不上了，哪里还有什么戏台？给块空地我们就演。我记得，有一回，一整出戏下来，我们兄弟三个演，我媳妇就踩着梯子，从开头到尾用手扶着挂在电线杆上的扩音喇叭，生怕它掉下来，到最后，喇叭还是掉了，我媳妇赶紧伸手去接，没接住，梯子倒了，我媳妇摔在地上，砸晕了，两天之后才醒过来。

说实话，尽管我一直不想把唱花鼓戏看作讨饭的手艺，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们不是在讨饭又是在干什么呢？到了这个地步，戏就实在唱不下去啦，所以，像是提前商量好了，有一晚，在一片高粱地里，唱完戏，我们兄弟三个，突然就定了下来，打第二天起，不唱戏了，各自去找各自的活路。我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很大，风也很大，风一吹，高粱叶子就哗啦啦地响，我找了个借口，说是去撒尿，一个人跑远了，好好大哭了一场，你可别笑话我，几年的关羽演下来，几年的二哥当下来，关羽关云长，我还真是舍不得他，好多时候，我都觉得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现在，说不演就不演了，我心里啊，说多疼，有多疼。

再疼也得活下去，不是吗？我的活路，是卖水果，我跟你说啊，卖水果的那个小推车，我真是推不出去，好不容易推到街上，我是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中了关二哥的毒，这城里，只要听我唱过戏的人，老老少少，都叫我一声关二哥，时间长了，我还真信了，我还真就拿我自己当作关二哥了，关二哥，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温酒斩华雄，他怎么能卖得了水果呢？我没办法，又爱面子，就去看我媳妇，意思是，要不你来吆喝一声，哪知道，我刚看她一眼，她马上就去看别处，也是，她也是唱戏的人，她唱的还是糜夫人呢。

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们推着一整车没卖完的水果回家，走到一条小巷子里，我媳妇突然哭了，她哭着对我说，要不你就吆喝两声？我也哭了，我哭着对她说，要不你就吆喝两声？正说着，我想起我是个男人，应该我先吆喝，可是，刚一吆喝，有个过路人认出了我，叫了我一声关二哥，我赶紧就推着小车跑远了。

那天夜里，我喝了很多酒，也不知是因为哪件小事情，我怒了，打了我媳妇，一遍一遍对她喊：叫我关二哥，我妈是关二哥呀！

不过，你放心，该吆喝，还得吆喝

出来，多亏了大哥和三弟，他们两个，都是在商场里租的铺子，商场关门了，他们就来找我，一来就扯着嗓子吆喝，慢慢地，我、我媳妇，也就都吆喝出来了，第一声吆喝出来之后，我丢下媳妇和大哥三弟，自己去买了几炷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跪在地上，点燃了香，一边点，一边在心底里说：关二哥，给你丢脸了，打今天起，我要忘掉你了，我也要忘掉我是关二哥了。

渐渐地，我就真的忘了关二哥了，一来是，生意越做越好，没过多久，我和媳妇就扔掉小推车，租下了门店，这样，遇到个刮风下雨，我们就不用站在大街上忍饥受冻了；再过了两年，我们退了门店，直接去水果批发市场里租下了摊位，这样一来，我就成了批发商了，成天往满世界里跑，一会在漳州进芒果，一会在黄岩进橘子，我媳妇说我忙得跟条狗一样，我觉得她说错了，狗怎么会有我忙呢？二来是，我媳妇一直没怀上孩子，所以，只要有点工夫，我都得拉着她到处看医生，看了中医看西医，看了西医再看中医，偶尔，我也去拜菩萨上香，只是拜的早就不是关二哥，而是变成了送子观音了。

修文兄弟，你说，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该有多好？可是，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我这么问，你大概就可以想到，这样的好日子，肯定长不了，是吧？实不相瞒，这么多年下来，每到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当我回想起我这大半辈子，只要想起这一段，我就特别希望自己手里有个遥控器，对准这一段，遥控器一按，一辈子就停在那里，一步也不再往前走了，要是真那样的话，该多好啊！可是不行啊，你不往前走，人家都在往前走，到了最后，你也只有重新站起来，肠子断了肝碎了又怎么样？你还是得朝前走——

说是飞来横祸，那真叫不夸张：突然就有一天，有人找上门来，叫我退掉水果批发市场里的摊位，说是不光我的摊位，就连一整个市场的摊位，都被这城里最有名的那个大哥看中了，只要他看中的地方，他就没有拿不到手的。我

的左邻右舍自知惹不起那个大哥，前前后后，一个个都退了摊位，可是，我怎么能退掉摊位呢？为了大干一场，我借了不少钱，在漳州、在黄岩、在北海，在这些地方，我已经付出去了好几年的水果定金，要是没了这个摊位，我不就债台高筑了吗？我不就倾家荡产了吗？所以，说什么我也不肯退掉摊位，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悲剧便注定了：隔三岔五，我的摊位门口就被人倒了垃圾，垃圾堆成了一座山，比我的摊位还要高，别说做生意，连我自己，都经常被垃圾车挡在了外面。

我当然不服，径直上了门，去找城里最有名的那个大哥论一论，你猜怎么样？连门都没进去，直接被人打成脑震荡，住了半个月医院，等我从医院里出来才发现，我的摊位已经被铲平了。事情显而易见：我已经债台高筑了，我已经倾家荡产了。现在，除了找那个最有名的大哥索要赔偿款，我没有别的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那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蹲在自己被铲平的摊位边，高高的垃圾堆里，一边抽烟，一边想起：我也有大哥的啊！除了大哥，我还有三弟呢！所以，当天晚上，我将大哥和三弟约到了汉江边上，跟他们一起商量，我到底该怎么办，可能是喝了几口酒，我气愤难平，趁着酒意跟他们说：咱们兄弟三个，好歹也是演过刘关张的人，实在不行，咱们三个，一人一把刀，跟那个最有名的大哥拼了吧？说不定，他怕我们拼命，反倒能够顺利地给我赔偿款呢？哪知道，大哥和三弟像是商量好了，一起问我：还记得那副戏联是怎么写的吗？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何意，也没想起什么戏联，他们便告诉我：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

听他们那么说，我一下子就傻了，虽然能大概猜出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又说什么也不肯信。只是，不信也没有办法，当然，大哥和三弟念了兄弟一场，跟我多说了几句：你呀，别钻进关二哥的身体里出不来，戏是戏，日子是日子，反正我们没有钻在刘备张飞的身

体里出不来，实话说了吧，以前，叫你一声二哥，叫你一声二弟，你还真以为跟你亲成了同胞兄弟？那不就是想跟着你唱戏挣一份吃喝钱吗？忘了吗，我亦逢场作戏人啊！这样吧，要拼命，你自己去拼命，钱不够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们想办法，不过呢，丑话说在前头，要多了可是没有。

我得跟你承认，修文兄弟，那天晚上，看着大哥和三弟走的时候，我的心都差点碎了，只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真难；一个人要去信点什么，真惨；所以，我一个人，在河滩上哭得稀里哗啦，想了想，干脆跑了十几里夜路，一直跑到了当年那座戏台边上，天色黑得很，四下里，一点亮光都没有，我就拿出打火机去把那副戏联照亮了，再一个个字去看，千真万确，就是那几个字：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

不过呢，我这个人，笨是笨了一点，但也不是太笨，到了最后，不是别人，还是那副戏联点醒了我，在戏台上坐着，一遍遍地看那十四个字，不知怎么了，我突然就冷静下来了——我亦逢场作戏人——事已至此，我就不能去作场戏吗？真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算是彻彻底底地忘了关二哥，从前我只是以为我忘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你看，当我打算演一场戏，想都不想一下，一心还是要扮作关二哥，一心还是要当二哥二弟，现在，我该真正跟关二哥说再见啦，只因为，我的关二哥啊，不管我有多信你，你已经救不了我了。

你是不知道，从那天开始，接下来的一年多，我是演得有多辛苦——我先演了秦香莲：给自己做好诉冤的纸板，一前一后挂在身上，然后，大街小巷，东奔西走，遇见该诉苦的我就诉苦，遇见该喊冤的我就喊冤；我也乔装打扮，守在最大商场的女厕所门口，为什么守在这儿呢，因为我知道，一个大领导的夫人，总是爱在那里买衣服，见不到大领导，我就只好想办法去见大领导的夫人了，你猜怎么样？果然就让我守到了！

一见到她，我二话不说就给她跪下了，你看，我这演得是不是和窦娥都有一拼？我还演过《琵琶记》里的赵五娘，把自己受过的罪跟苦全都编成了唱词，然后，走路去北京告状，一边走，我就一边唱。

你大概也看出来了，亏得我是唱戏的出身，不光花鼓戏，还有京剧、河北梆子、黄梅戏，这些剧种里演过的冤案，我全都找出来看了一遍，再照着它们演，至于演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也不知道。

演得最辛苦的一次，其实是演死：我的动静越来越大，那个最有名的大哥也就越来越不耐烦，终有一天，我正好走在城外的汉江大堤上，两个愣头青，手里拿着铁棍，从大堤下面扑上来，对准我，一人一棍子砸下来，三两下我就倒在了血泊里，一步都动不了，好在是，演了这么多年的戏，我也算是能够察言观色之人，那大哥的本意，当然是要打死我，可是我发现，那两个愣头青，其实又都害怕是自己打死了我，弄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完成把人打死的任务，于是，等到其中一个刚刚朝我砸下一棍子的时候，我惨叫了一声，身体抽搐着，再抽搐着，最后，憋住了呼吸，整个身体，再也不动弹了。那愣头青像是吓得呆住了，挨近我，把一根手指伸到我的鼻子前，试探了半天，终于，扔下手里的铁棍，撒腿就跑了。

我以为我已经化险为夷的时候，没料到，剩下的那一个，却好半天都不肯走，他就蹲在我旁边抽烟，抽一会，再像之前那一个，伸出手指在我鼻子前试探，前前后后，只怕有半个小时，所以，这半个小时，我真是向他奉献了我平生最精彩的演技——比憋气更重要的，是我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晕过去，一旦晕过去，我就憋不住气了。最后，他终于走了，我的这条命，算是留下来了，到了这时候，一颗一颗的泪水才从我的眼眶里钻出来，又掉进了从我身上流出来的血里，我仍然提醒自己：不要掉以轻心，千万不能把接下来的戏演砸了。

你问我那个最有名的大哥最后怎样了？唉，像他那样的人，下场能好到哪里去呢？实际上，就在我差点被他派出来的人打死之后，差不多两三天的样子吧，他找到了我，说他已经服了，这就给我赔偿款，我想了想，放弃了赔偿款，再跟他说，我还是想要回我在水果批发市场的摊位，他竟然答应得非常痛快，马上叫人带我去办了手续，当天晚上，一场打黑行动在城里展开，他在逃命的时候，被货车撞上了半空，再掉下来，人没死，脑子却从这以后就坏掉了。

重新回到水果批发市场的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大冬天，天刚刚亮，天上的太阳红彤彤的，我和媳妇两个人，去了我们以前的摊位上清理垃圾，我原本想，上午把垃圾清理完，下午就可以找人来动工，三两天下来，我们的摊位就可以重新砌好了。哪里知道，我媳妇站在一堆垃圾里，突然就哭了起来，她哭着跟我说，她要走，她要离开我，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脑袋发懵，问她：你要去哪里？

她说：不管去哪里，都比在这里好。

我知道，在这城里，几年的戏演下来，我已经从关二爷变成了个笑话，自然的，这几年下来，她受的委屈也不是三天两夜可以道尽的，我想去安慰她一下，走上前，去抱住她的肩膀，她却缓慢地将我的胳膊从她的肩膀上拿了下来——就这一个动作，我就已经知道，我媳妇，心意已决，只怕是挽不回来了。

我不甘心，问她：到底是为什么？

她说：你忘了，我当年，也是个角儿，干脆说明了吧，这些年，这些年我一直没怀上孩子，是我故意怀不上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等着你有出息，可不管怎么等，你都还是没出息，不光没出息，还越来越穷，我看穿你了，不想再等你了，你这一辈子，离不开一个穷字。

你是不知道，听完她的话，我的心里有多疼，我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问她：穷有罪吗？

她答：穷有罪。

然后她就走了。也是奇怪啊，我竟然没有上前去拦住她，大概还是因为她戳中了我的心窝子吧，这些年里，我难免也会问自己：你是个有出息的人吗？你还有没有可能变得出息起来呢？我当然回答自己说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又必须承认，许多时候，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还能出息起来。所以，在红彤彤的太阳底下，我恍惚着，看着媳妇越走越远，心里也就越来越清楚：人活一世的真相，正所谓，君为袖手旁观客，说的恐怕就是现在了。所以，到头来，看着她走，我也没叫她一声，脑子里全是空白，只是绝望地看着她走出水果批发市场，最后，彻底从一辆公共汽车背后消失了。

经此一劫，我变了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出门进货的时候，又或者在市场里搞批发的时候，坑蒙拐骗这样的事情，我还真是没少干。不要紧，反正我能演，有人上门来找麻烦，我就演戏，管他什么人，只要我的戏演得下去，麻烦就总能对付过去。可是，可能还是因为大势已去吧，几年下来，我不光没挣到钱，欠下的债反倒越来越多，到最后，漳州的、黄岩的、北海的，一个个债主都不远万里地跑来堵我的门，找我还钱，我只好再演起戏来，干脆从北海的那个债主身上又骗了一笔钱，就此远走高飞了。

离开家以后，我可算是去了不少地方，在山西，我给一家毛巾厂当过销售代表；在四川，我编造履历，上门应聘，给一家小额担保公司当业务经理，最终，还是被人识破，给赶了出来；在河南安阳，我学会了开车，给一个老板当司机，日子好不容易安定下来，老板娘都已经在逼着我去相亲了，一夜之间，老板一家被几个山东流窜来的惯犯在抢钱时灭了满门，修文兄弟，如果当时我也在，现在坐在你身边的，恐怕就不是我了。在这些地界，要说最难忘，还是在山西，为什么呢，就因为小戏班子多，大概是因为关二哥的老家在山西，关公戏也多，我就成天追着那些小戏班子去看关公戏，看着看着，禁不住想起从

前，我当然也会忍不住要落泪，但是，我也总是能忍住，不落泪。

山西的关帝庙也多，大大小小，总能遇见，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到这些庙里去，去跟关二哥待一会，印象最深的一回，是在宿舍里发高烧，也没钱买药，为了活命，我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去庙里拜关二哥，在庙里，我一边给他磕头，一边在嘴巴里念叨：关二哥，我没钱买药，现在，我给你磕一个头，就当你是你给我喝了一片药了，你看好不好？最后，你猜怎么着？关二哥可真是神啊，从庙里出来，我的烧就退了。

距现在五六年之前的那一年，我回了一趟老家，因为听到消息，说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那套房子要拆迁，政府会给我一笔钱，你知道，老家是我的伤心之地，我当然害怕回去，但也非回去不可——万一这笔钱的数目不小，我能靠它东山再起呢？这样，我就还是回去了，一回去，我便被债主们扭送到了派出所——他们同样听到了消息，而且早早就在老家里等着我了。最后，政府给的钱我拿到了，却正好够还上我当初欠下的债，等于是，白回来了一趟，我的手里仍然没有分文，好在是，有个在武汉东西湖地区开工厂的老板缺个司机，问我愿不愿意，反正我暂时也没看见别的活路，没怎么犹豫，就跟他同去了武汉东西湖。

那时候，我的老板刚刚丧妻两年，成天琢磨着再结婚，所以，平日里，工厂里的事情他都不怎么管，成天坐在工厂门口的一家茶馆里相亲，对于那些来相亲的女人们来说，东西湖说近不算近，说远也不算远，所以，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去接送她们，别看这个差事简单，我每天可是累得要命啊：相的亲越多，我的老板越发现自己就像刚上市的新茶，紧俏得很，就算不喝酒，他的脸上一天到晚也都是满面红光的，所以，一时半会，我根本就看不出他会把相亲结束掉。

这一天，天上下着雨，我接到老板的通知，开车去礞口，到一家商场门口

接人，人接到之后，雨越下越大，雨刷器一遍一遍地刷来刷去，我还是看不清前面的路，于是，我就放下车窗，把脑袋伸到外面，往前看，看清楚几步，就往前开几步，终于，等下了高速路的时候，楼也看不清了，树也看不清了，我只好把车停下，也没说话，无意识地，对着后视镜看了一眼，只看一眼，我就呆住了。然后，也不说话，再打开车窗，伸出头去往外看，看了两眼，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是我已经哭了。我什么都不管，哭着发动了车，死命往前窜，是的，只要对面来个车，或者来个人，最后的结果，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但我不管，继续死命往前开，一边哭，一边开，一边开，一边哭。

修文兄弟，你肯定猜到了，后面坐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媳妇，不，是我从前的媳妇。

其实，她也早就认出了我，见我哭得伤心，她也说不出别的什么话，想了又想，问了我一句：还好吧？可是，这么明显的事情还用问吗？我当然过得不好，和她离开我的时候一样，我还是那个没出息的笑话。现在，这个笑话除了哇哇哭，除了开着车四处乱窜，他哪有第二条路可走呢？我媳妇，不，我从前的媳妇，她也没有别的话对我说了，任由我把车开到了一片农田里，车轮上被泥巴塞满，一步也不能动弹，我就不命地去狠踩油门，踩了十几分钟，不想再踩了。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都无法从这堆泥巴里出去了，车又猛然冲破了泥巴，重回到了公路上；我再继续往前开，雨越下越大，车速一点也没降下来。我只觉得自己把车开进了一片工地里，突然就听到我从前的媳妇大喊了一声，再看前方，来不及了，我们的车活生生撞在了一堵被彩条布罩住的围墙上，不过，就在我觉得下一秒就会没命的时候，我们的车竟然好好地穿过彩条布，陷在了围墙外的一条水沟里——那彩条布罩住的，其实是围墙上的一窟窿。

过了好半天，我才听见我过去的媳妇说：我刚才还了你一条命。

我回过头去，死命地盯着她，但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没想到，她竟然从车后排起身，一步跨过来，坐到副驾驶位置上，然后，她掏出一只手机，递到我眼前，我去看那手机，发现手机屏保是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的照片。

我问她：这是谁？

她说：我儿子。

就算她不说出来，我也大概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当她亲口说出来，还是要了我的命，一下子我就咬牙切齿了，我咬牙切齿地问她：你他妈都有儿子了，为什么还跑出来相亲？这么多年，你他妈是活成婊子了吗？

修文兄弟，你是个作家，大概也写了不少这世上痴男怨女的故事，可是，我敢说，我和我从前的媳妇，我们的恩怨，我们的故事，你肯定从来没写过，弄不好，你也听都没有听过——她告诉我，她不是婊子，她只是要养活她的儿子。停了停，她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告诉我，她是记得我的，但是非要她说实话的话，她也早就忘了我了，倒不是她有多么无情，实在是因为，现在，她有了一个儿子，不管睡着了还是醒着，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儿子，十万个男人加起来，也不如她的儿子。

事情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还在寻死觅活，她却说，我早就已经被她忘了。我当然无法接受，我当然不能放过她，于是我便问她：你不是嫌我穷吗？你不是要跟有钱人的吗？跟了有钱人，生了儿子，还跑出来相亲，你他妈不是婊子是什么？

她竟然笑了起来，她就那么笑着告诉我：她的确找过一个有钱的台湾人，还给他生了儿子，后来她才发现，这个台湾人根本没钱，彻底就是个骗子，因为诈骗，这个人现在正在台湾坐牢。对她来说，这当然是活该，因为她蠢，因为她眼里只有钱，这当然就是她该受的罪，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她的儿子生了重病，每年都要花不少钱才能活命，所以，她只好出来相亲，只有继续嫁给一个有钱人，她的儿子才可能活命。至

于别的，至于从前，她都忘了，不管是我，还是那个台湾人，我们长什么样子，她其实都已经不记得了。

突然，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你不是关二哥吗？关二哥，义薄云天，要不，你帮帮我吧？

我被她吓了一跳，嘴巴却又忍不住去问她：你要我帮你什么？

然后，她竟然对我说，她希望我帮她顺利的嫁给我的老板，因为今天实际上已经不是她和我的老板第一次见面了，他们上回见面，是在半年之前，半年过去了，我的老板该见的人也都见完了，今天还在约她，那就说明她有戏，但是，据她所知，情况也不容太过乐观，听当初的介绍人说，这几天，他约见的人也不止她一个。所以，她说，你不是他的司机吗？成天跟他待在一起，你要是想帮我，总归有办法的。

我的修文兄弟啊，还是那句话：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真难；一个人要去信点什么，真惨。你看，那时候，坐在车里的我是多么可笑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道理可讲，那么，道理在哪里，我又跟谁去讲这个道理呢？你说说看，我去跟我从前的媳妇讲道理吗？我去跟她的儿子讲道理吗？还是说去跟车窗外面的雨水和工地讲道理？要不然，我去跟我早就死了的父母讲道理，说他们根本不应该把我生到这世上来？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我觉得我受了冤屈，我想讲道理，我觉得跟谁都可以讲清这个道理，可是，到头来，我跟谁都讲不上这个道理，只好不说话，眼睁睁看着我从前的媳妇，我从前的媳妇却不再看我，只去看她手机上的儿子的照片，看了一会，她推开车门，下了车，一个人，朝着茶馆所在的方向，顶着雨往前走，很快，我就看不见她了。

我说过，修文兄弟，就算你也写了不少这世上痴男怨女的故事，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我和我从前的媳妇，我们的恩怨，到底会如何了结——你知道，有许多年，我都钻在关二哥的身体里出不来，或者说，关二哥钻在我的身体里出不来，可是，最后，哪怕心如刀

绞，我还是跟他道了别，自此以后两不相欠。其实，我和我从前的媳妇，我们两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山西、在四川、在河南，好多个后半夜里，我都梦见过她，有时候，当我开车，我觉得她就坐在我边上，当我一个人在街上走路，走着走着，就会从人堆里看见她。我经常想，她，孽障一般的人啊，只要我不死，我大概是逃不过她了，所以，在工地外面的水沟里，我坐在车上，看着她越走越远，并没花去多长时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一时半会，我还死不了，我还逃不过她，为了自己好过，我只能把她从我的身体里请出去，就跟当初把关二哥请出去一样。

我把车从水沟里开了出来，追上她，我从前的媳妇，请她上车，几分钟后，我将她送到了茶馆门口，我的老板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但是，可能实在是太中意她了，哪怕迟到了，哪怕我开的车已经像是在泥塘里滚过了一样，他也没有斥责我，高高兴兴地，将她带进了包房。晚上，我的老板一反常态，竟然要带她过江，去武昌吃饭，我便送他们去武昌，车过长江二桥的时候，天色黑定了，雨还在下，窗外有霓虹灯发出的光照进车里，不经意间，我看见我的老板把手放在了她的腿上，她没有退让，反倒坐得更近了一些。我装作没有看见，侧过脸，去看长江上的船。

我从前的媳妇，如果想要顺利地嫁给我的老板，其实并非一件易事，虽说姿色依旧还在，可是，毕竟有个拖油瓶，再说了，那些和她竞争的人，又有哪一个是泛泛之辈呢？这样，就只能看我的了，想当初，我躺在地上装死的时候，还以为我已经奉献了平生最精彩的演技，哪里知道，那仅仅是个起点，炸裂般的演出，这才刚刚开始：我的老板第一次在我从前的媳妇家里过夜的时候，我抱着她的儿子，去医院里看了一夜的急诊。我还偷偷找人买过麻果，夜半三更之后，潜入了常青花园的一户人家，把麻果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不为别的，为的是，这套房子的主人，正是我从前媳妇的竞争者。果然，当我的老

板发现对方的家里居然还藏着麻果的时候，我从前的媳妇，也就快要接近胜出了。还有，有一天，我的老板和我从前的媳妇，去到香火最旺的庙里求签，偏殿里，他求了一支签，签上说，他可能马上就要破财，到了正殿，他又求了一支签，签上说，欲抱聚宝盆，先抱眼前人。他不知道，这两支签，都是他们进庙之前被我掉的包。

最难演的戏，还是对手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随着我的老板对我从前的媳妇越来越中意，动不动就带她出去认识朋友见世面，所以，她经常喝醉，喝醉了之后，难免就会胡言乱语，我的老板听了，往往倒是一笑了之，我却难免紧张，总是劝她收敛自己，免得露了马脚，影响了大计。她听倒是也听，却三番两次控制不住，最可怕的一回，是在吃饭的包房外面，我正好送酒来，遇见她去厕所里吐，刚一遇见，她就把我抱住了，还要我亲她。我吓死了，一把将她推倒在地。恰好这时候，老板推开包房的门出来，却正好看见我去搀她起来，禁不住连连表扬我的忠诚。还有一回，他们吃完饭，我开车，送他们回老板的家，我从前的媳妇又醉了，突然从后排起身，指着，再回头对我的老板说，我认得他，我早就认得他！我完全没防备，连车都停住了，哪里知道，我的老板醉得更厉害，连声说，我也认得他！他是孙悟空，我是唐僧，我们师徒二人，要铲除你这个小妖精！

最后的一场戏，是在我的老板和我从前的媳妇结婚的时候。婚宴上，我从前的媳妇披红挂绿，和我的老板一起敬酒，一边敬酒，她又一边左顾右盼，最后才在角落里找到了我。趁着老板正和当年的兄弟勾肩搭背，她走到我身边，倒了一杯酒，对我说，谢谢。我连忙起身，正要干杯，老板却过来了，半醉着问她，你为什么偏偏单敬他一个人？说实话，这场戏来得太突然，也太难演了，所以，一时之间，她答不上来，我也答不上来，当即，我便想：这个时候不告别，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告别呢？这么想着，我也就没有再回答老板的话，

径直离开了婚宴，又跑出了酒店。

出了酒店，没多久，我竟然听到我从前的媳妇还在背后喊我的名字，我停下步子，没有回头，就听到她又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我照旧没回头，反倒跑了起来，一边跑，我心里一边想：就像我当初把关二哥从我的身体里请出去一样，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她也请出我的身体了，从此以后，她好过，我也好过了。

可是修文兄弟，你是知道的，人啊，这一世，只要你不死，不肯死，哪里又有什么彻彻底底的好日子等着你去过呢？半辈子过下来，我也算是想明白了，只要你还想把日子接着往下过，那么，有件事，就像做功课一样，人人都得做，你问是什么？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我的看法是：我们都得把一个“我”字从自己的身体里请出去，人这一世，之所以可怜，就在一个“我”字，把“我”字丢掉，看自己，就像看别人，看畜生，就像看菩萨，要是真能这样，我们人人也都少了许多可怜吧？

不在东西湖一带打转之后，我原本打算离开武汉，去山西、去四川、去河南。后来，我转念一想：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这武汉三镇、长江两岸好好待着吧，关二哥被我请走了，从前的媳妇被我请走了，以后，我就单单只用请走一个“我”了，“我”字不除，去哪里都是受苦。那么，我就偏偏扎根在这武汉，好好看自己如何变成一个旁人吧？我没有学过佛，但是我想，佛法里讲的，跟我脑子里想的，也差不多。

就这么，在武昌、在汉口、在江岸，几年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武汉，实话对你说，我就像是长出了铁石心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了旁人：在武昌，我曾经给一个餐馆帮了半年工，对方包吃包住，工钱半年一结，到了结账的时候，店门关了，老板跑了，我便对自己说，被赖账的人不是我，是旁人。在汉口，我曾经被一辆汽车撞上了半空，一边在半空里飞，我一边对自己说，飞上天的不是我，是旁人。在江

岸，我被人诱骗，去搞传销，当我发现自己马上就要变成骗子，连夜便逃了出来，当然被人截住，挨了好一阵猛揍，一边挨揍，我一边对自己说，正在挨揍的不是我，是旁人。

直到有一天，我生了病，捱了好一阵子，实在捱不过去了，我就去医院看病，得到的结果是，我得了胃癌。这一回，我才对自己说：得胃癌的不是旁人，是我，只不过，我终于可以把一个“我”字从自己的身体里请出去了。

我记得，我的病被确诊的那一天，我一个人，从医院里出来，在一条小巷子里胡乱往前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大丛月季花边上，我有点累，就坐下来歇一会，没想到的是，我刚刚坐下，一朵月季，当着我的面，就这么开了，看着它开，我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竟然觉得开心得要命：要说起来，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花当着我的面开，可是我又想起，我是个要死的人了——人死，花开，不过是刚巧凑到了一起。说到底，该开的还是要开，该死的终究要死，他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是啊，如果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像人死一样，都像花开一样，你死你的，我开我的，互不相欠，互不干扰，那该有多好！可是，修文兄弟，你是不是特别害怕我说“可是”？实际上，我也害怕。可是，我不得不说：可是，我还是失败了，我好不容易修来的满身武功，全都半途而废了，忙活了几年下来，关二哥被我请走了，我从前的媳妇被我请走了，连胃癌都得上，那一个“我”字，终究还是像吃下去的秤砣，吐也吐不出来，拉也拉不出来——

正所谓，菜花黄，人癫狂。哪一年都是如此：一到春季，疯子就特别多。所以，春季里的这一天，我在长江边坐着发呆的时候，一连好几个疯子在江滩上喊打喊杀，其中有一个，眼看着就要对我拳打脚踢了。结果，又抱着我，跟我称兄道弟，我花了一个多小时使他相信，我已经千真万确地认为他就是托塔李天王的转世，他这才满心欢喜地走了。他刚走，迎面又走来一个瘦得跟鬼

一样的人，我真的没有耐心再对付一个疯子了，于是，我乖乖认怂，起身就要走开，哪知道，那个瘦得像鬼一样的人，竟然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盯着他看了半天，终于认出了他是谁：大哥？

他也叫我：二弟。

是的，他不是别人，正是我当初异姓的大哥，想当初，我们曾经一起搭台唱戏，也曾经在汉江边上一别两宽，尽管他和三弟一起伤过我的心，可是，这么多年，要说我从来没想起过他们，那也是假话，我想过他们大概早就是大富大贵之人了，最不济，吃得饱穿得暖总该是没问题的，又怎么会想到，他变成了眼前这个样子呢？

我想了半天，问他：三弟呢？

我也是真贱，一句话才刚问出口，哪里想到，他就那么往地上一蹲，大哭了起来。看着他哭，我真是觉得莫名其妙，难道哭的不应该是我吗？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这句话，难道不是你们在汉江边上对我说的吗？我都没哭，所以轮不上你哭，再说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作戏？所以，我懒得看他去哭，起身就要走，结果，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裤子，跟我说，三弟不行了，快死了。

我愣了愣，倒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不都是要死的吗？我不也是要死的人吗？拔脚就要往前走，大哥又抱住我的双脚，一步也不让我挪开，再跟我说，我也要死了。好吧，麻烦来了，我想逃也逃不掉，那么，我就将此刻的自己当作旁人吧，这样，旁人就问他，你怎么也要死了？他便再接着说：前些年，他和三弟一起，合伙做生意，挣了不少钱，就把路走偏了，先是赌博，后是吸毒，不用说，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全都妻离子散了。两个人一起，流落到武汉，合租了一套房子继续吸毒，时间长了，不知道染了什么病，都快要死了。照现在的情形看，他要死得慢些，三弟要死得快些。死就死了吧，可是，弄不好是回光返照，这几天，三弟本来一直昏迷着，一醒过来，就扯着他要唱

戏，不唱别的，偏要唱《桃园三结义》，两个人怎么唱呢？三弟就说，要是二哥在，一起唱上一整出，就好了。

长江上，轮渡的汽笛声不断地响，响得真叫人心烦意乱，也不知道怎么了，我突然笑了起来，我笑着问大哥：怎么，你们这是演技大长啊，你刚才演的这一出，花鼓戏里找不到啊，这是演上电影电视剧了吗？站起来，说点正经的！缺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凑点，但是，丑话说在前头，要多了我可没有！话说到这个地步，大哥也没办法了，只好起了身，一个人，慢慢走远了。

真是要命啊，修文兄弟，看着他走远，突然，我的心里又动了一下，动了一下不要紧，用你们的词儿来说，我可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啊——我不是变成旁人了吗？我不是早就把一个“我”字请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吗？既然如此，我的心为什么还要动一下？不不不，我不是我，我是旁人，这样，我就不再去看他，而是盯着长江去看。真是要命啊，长江明明就在眼前，我看过去，却是一眼看回了好多年前。这时候，长江就不是长江了，是戏台、是村委会、是高梁地，我们兄弟三个，一时在登台，一时在卸妆，天啦天啦天啦，我的嘴巴好像就要说出话来了，不不不，我一定要忍住！最后你猜怎么着？唉，真是不要脸，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叫住了他，跟他说：我跟你走。

长江上，轮渡的汽笛声还在响，我跟着大哥往前走，内心里却忧虑重重：我好不容易修来的武功，不会就这么废了吧？

就这么，我跟着大哥来到了汉口云林街的一个小区，那是他和三弟租住的地方。修文兄弟，如果我没记错，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对吧？我还记得，你对我做了自我介绍，说你是个写不出东西的作家，所以，在同一个小区里租了房子，当作工作室，正在没日没夜的写剧本，也无非是讨一条活路。偶尔的时候，你会听见大哥和三弟唱花鼓戏，时间长了，你忍不住好奇，隔三岔五就来找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自己的故

事，因此，尽管你我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对我早就一点都不陌生了，我的故事，我的名字，已经被你听了好多遍了，所以，你上来就问我，这些年我都是怎么活过来的，对吧？我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名字听得再多，无非就是个戏子而已，你却说，你正在写电视剧本，将来也想写戏曲剧本，要说戏子，你的前世恐怕也是个戏子，这样，我就喜欢上了你这个家伙，老话说得好：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算我不多说，想必你也都一清二楚：我去云林街跟三弟见面的时候，我的三弟，其实已经早就没了个人形了。进屋之后，我只看见他侧着身对着窗子睡着了，阳光很好，直直地照在他身上，他也一动不动，有只苍蝇，在他的胳膊上叮来咬去，他还是一动不动，当时我就知道，他不是不烦这只苍蝇，他是没有力气对付它，也就是说，他活不了多久了。

过了一会，三弟翻过身来，拼了命，才有力气睁开眼睛，见到我，想笑，又笑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如果说，我的大哥像个鬼一样，那么，我的三弟，实在就是和一个骷髅都没有什么分别了。修文兄弟，我必须向你承认，一看见他那个样子，我的鼻子就发酸了，就算过去再多怨气，现在也都没了，但我又不想坏了自己的修行，就扯着嗓子对他喊：起来唱戏啊！起来唱戏啊！你是知道的，他那个鬼样子，哪里还起得了床？我喊完了，又等了一会，他还是起不来，这样，就不能怪我了，我掉头转身，推门出去，躲瘟灾一样，跑出了小区。

天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哪怕是到了现在，我也一样想不通，我明明都扬长而去了，为什么又乖乖回去了？是的，我就是乖乖回去的——那天晚上，天一黑，我买了饭菜，回到了云林街，进小区，推开了大哥和三弟租住的那间屋子的门，唉，谁能告诉我，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

进门之前，我在门外站了一会，恰好听见大哥和三弟在屋子里说话，天可

怜见的，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们正在互相埋怨，都说对方的演技不够好，没有把我骗住——他们当然都是吸毒的人，也可能命不久矣，但是不是跟我一样，到了马上就可能要死的地步，暂时我还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要找我，是听一个遇见过我的同乡对他们说起：我看上去虽然没有过得很好，但暂时应该还有饿不死的活命钱。这样，他们便找了好多人和好多地方去打听，这才找到我。是啊，他们找我，哪里是为了什么再演一出《桃园三结义》？他们为的是我口袋里几个不多的活命钱，他们想用这几个钱来活自己的命。

修文兄弟，你可别把眼睛睁得那么大，是不是觉得你也被他们骗了？没关系，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要我说，被他们骗点钱去，让你更多一点知道这个尘世人间，对你写剧本也是一件好事，你说是不是？你看我，那天晚上，站在他们的门外，听完他们说话，我不光没有一点生气，相反，很开心，我很开心我的武功暂时还不会被废，我又可以长出铁石心肠，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旁人了。

我拎着饭菜，进了屋子，两个人，大哥，连同我的三弟，完全没想到，一起站起身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先扶着三弟躺下，他乖乖听话，重新躺回床上，变成了之前的样子，然后，我掏出饭菜，招呼他们吃喝，三弟吃下的一口一口，都是我喂进去的。后半夜里，我睡得懵懵懂懂，听到有人轻手轻脚走过来，掏我的口袋，我能感觉到那是大哥，但我没动弹，继续装睡，让他顺利地从我口袋里掏出了钱，再看他出了门。过了一个小时，他才带着新买的麻果回来了，之后，他和三弟，两个人，搀在一起，去阳台上，过起了毒瘾。天亮的时候，为了戏更真一些，我的三弟，大呼小叫地说他全身疼，我给他买了止疼药，再全身上下给他揉了一遍。

我干脆搬到了云林街，跟大哥和三弟一起住，你知道，住到这里的起因，是三弟要找我唱戏，我来了，他们总不

能不唱了吧？于是，一有空，他们就拖着我唱，好吧，要唱就唱，黄昏里，三个人，一起坐在阳台上，开口唱：数不完的英雄喝不完的酒，到头来，风萧萧雨淋淋无路可走，眼看着你我走到天尽头，天尽头咱兄弟偏要起高楼！戏里的这一段，说的是桃园之外，刘关张三兄弟，下定了决心，要去结义，再去这世上大闹一场。年轻时，每唱到这一段，我们三个，便要肩搭着肩，一起把唱词吼出来，现在当然不例外，阳台上，我刚一搭上大哥和三弟的肩，他们就觉得心虚，不自觉地往外躲，他们越躲，我就抱得越紧。时间长了，我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了，于是我便出去找了个短工，有一回，下了短工回来，遇见两个人在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再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大哥和三弟，他们被几个警察追得喘不上气，一副快死了的样子，不用说，又是刚买完毒品回来。想了一会，我站在街头上，干脆扯着嗓子喊：卖冰毒啊！卖麻果啊！那些警察，你看我，我看你，他们肯定不相信，怎么会有人这么大的胆子，最后的结果，还是放过了大哥和三弟，朝着我追过来了。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实在一分钱都没有了，大哥和三弟又不信，为了让我更加入戏，他们想了又想，跟我说，想当初，汉江边，是我们对不起你，现在，我们干脆再重新结拜一遍吧？这可如何是好呢，想了半天，我只好赶在重新结拜之前跑出门去，当掉自己的手表，换了钱回来，再三拜九叩，之后，装作没注意，把钱掉在地上，被他们捡起来，装在口袋里，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心里只怕都在想：二哥啊，二弟啊，你他妈的，还真是大大的狡猾啊！

最难演的戏，是三弟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刚好冬天，凭我的本事，在武汉，无论如何也没有钱送他去殡仪馆，更没钱去给他买一块墓地。所以，我就租了一辆板车，把他的尸首放在板车上，再让大哥坐上去，我就拉着那辆板车往老家里走，天上的雪下得啊，那真叫一个大。我也是要死的人，走半个

小时，就要歇上一个小时，二〇七国道上，我们将板车和板车上的三弟放在雪里，进了一个小饭馆里，围着小炉子烤火。正烤着，大哥突然哭了，他哭着问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是在骗你的钱？到了这个地步，我的戏演不下去了，就只好对他点头。他又问：有天晚上，我们恨你，觉得你在骗我们，不肯拿钱出来，就准备掐死你，你是不是也知道？我还是对他点头：我知道。这样，大哥便哭得越来越大声：你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演戏，他这根本就不是照着剧本说台词啊，对不对？不过，恰巧这时，一片雪飘进来，悬在炉子上的半空里，我看看那片雪，再看看炉子里的火，想出了自己的台词：你看那片雪，生也不是，死也不是，你叫它，如何是好呢？

修文兄弟，我得跟你特别说一句，这是我的心里话——事实上，我早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这世上啊，真的是那句话：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真的是那句话：人死，花开，不过是刚巧凑到了一起，说到底，该开的还是要开，该死的终究要死，他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关二爷也好，我从前的媳妇也罢，还有那一个“我”字，没有谁能真正赶走他们，他们不过待在应该待的地方，然后，管你作了多少戏，一个个的，照旧生也不是死也不是。

生也不是，死也不是。在老家，将三弟埋葬之后，大哥约我去汉江边走一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当年的那座戏台前面，大雪飘飘，大哥突然告诉我，决定了，不回武汉了，就死在老家了，反正生在哪里都是生在这世上，死在哪里也是死在这世上。

他没想到的是，我会跟他说：我也决定了，不回武汉了，给他送终。他愣了一下，站在那戏台上，突然就亮开了嗓子，死命地唱了起来：数不完的英雄喝不完的酒，到头来，风萧萧雨淋淋无路可走，眼看着你我走到天尽头，天尽头咱兄弟偏要起高楼！

事实上，酒没了，兄弟没了，天尽

头也没了，于是，唱着唱着，他哭了，我也哭了。

所以，修文兄弟，如果没有意外，这应当是你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之所以还愿意从老家里来武汉一趟，原因有二：其一，我突然想起，当初，在云林街小区里的那间房子里，我刚刚住进去的时候，在三弟的床底下塞了几百块钱，为的是留条后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不至于活活饿死，这几百块钱，我得从床底下取出来，拿回家过日子。其二，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喜欢你这个家伙，想来跟你道个别，哪知道，我一回来，正好遇到你出门去找新活路，那么，我就来送送你吧。要我说，你这个家伙，也是个痴人，对这世上所有的痴人，我都有句话想送给他们，这句话是——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这句话，我当然也要送给你。好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已经亮了，你等的车，快要进站了，你看那检票口，和你坐一趟车的人已经都在排队检票了。

兄弟啊，临别之际，我得叮嘱你一句，在这世上活着，你一定要记得我送给你的这句话：君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

你问我一会去哪里？嗯，我要回老家，回去照顾大哥，按照我的估计，大哥死了之后，我也就快死了，对了，这次回去，我不打算坐车，干脆走路回去，就是二〇七国道，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打上次，我拖着板车，送三弟的尸首回老家，突然就喜欢上了那条路，以至于，动不动就想起那条路，连做梦的时候都在想，现在，我也算是弄明白我为什么喜欢那条路了，大概是，那条路，像极了小时候走过的路——那是一条通往我学戏的师父家的路，路的两边都栽满了柳树，柳树背后，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棉田，春天一来，那些不知道名字的花，开得到处都是。只要走在那条路上，一切就都没有开始，一切就都还来得及，柳树、棉田，全世界，我们相亲相爱，你不用推开我，我也不用推开你。

口头宣判

□李存刚

那个冬日的星期一上午，我和同事们进行完每周例行的科室大查房，一回到办公室，我便迫不及待地抓起水杯。水杯里的茶水是我出门前倒好的。按照我私下总结的经验，一次大查房的时间，正好可以让一杯滚烫的开水降温到适合我虚弱的脾胃，正好用以滋润每次查完房必定会干燥难耐的口舌。是滋润也是满足。我习惯于这样的自我满足。我端起水杯轻抿了一口，茶水的温度如往常一样刚刚好，于是再次将水杯靠住下唇，正要张嘴大喝时，就见同事小张慌里慌张地冲进办公室，说：

“主任，你去看看四十九床哇。”

小张说得急切而又无助，好像有人失足跌入了滚滚向前的洪水里，如果我再不出手相助，便会闹出人命似的。小张几年前从学校毕业后求职来医院工作，每次查房，他总是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做最沉默的那个人，查完房他基本也是最后一个回到办公室的。除了最初到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因为对科室情况不太熟悉，偶尔会有对病人不太拿得准的时候，他会时不时找我交流一下，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里小张总是闷声。小张平时按时按要求完成自己的工作，说出色多少有些浮夸，但很少让科室里的同事们心焦却是千真万确的。

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我们是在下肢病区，从事的是接骨斗榫的工作，但也会不时遇上难搞的病例。不是病

情难搞，就是病人难搞。病人们因为筋骨的损伤不得不住进医院，他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筋骨的反应，而在我们眼中，受伤的筋骨只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不是说这一部分不重要，而是必须将其与整体放在一起看待。分歧就此产生。有时候，还会因为突发的意外甚至危急状况让我们忙得满头大汗，绞尽脑汁，结果却是无可奈何。小张碰巧遇上过几个这样的病例，那些时候小张脸上挂着的，就是现在这副神情。

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想起自己和小张一样年轻气盛时的样子。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个医生更是需要无数次经历难搞的事情，甚至煎熬，才能慢慢成熟起来。所谓经验，其实就是吃过若干次“堑”之后，逐渐累积起来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智”。

望着眼巴巴的小张，我心里“咯噔”一下。靠在唇边的水杯因为突然的停顿发生了一次微型海啸，一股温热的茶水随即灌进口腔，大部分因为来不及吞咽，从口中倒流出来，沿着两侧唇角流溢而下滑过前胸，滴落在地。未溢出水杯的部分因为杯口的阻挡，溅起几滴水花，从杯口飞溅而起，落在了上唇和鼻梁上。我条件反射性地挺胸、收腹、翘臀，同时放下水杯伸手在鼻梁和唇边摸了一把，又在白大褂上划拉了几下，一边划拉一边问小张：

“咋了？”

小张见状，也伸出了手。我知道小张是要帮我清除白大褂上的水滴。我摆了摆手，小张便触电似的收回已然向我靠近的腿和手，做出一个并不标准的立正姿势，悬在两侧的双手开始不由自主地弹动，像是在默默地温习如何敲击某段尚不太熟练的乐章，脸色“哄咚”一下变得通红，粗重的呼吸像是刚刚完成了一次万米长跑。

“咋的了？”我又问。

“四十九床又在闹了。”小张红着脸说。

“又在闹了？”我的意思是，几分钟前我们查房的时候四十九床不是都还好好的吗？我记得那是个在工厂车间干活时摔倒扭伤，导致踝关节骨折的中年男人，住院已经有四五天了，伤处的肿胀和疼痛都已经明显减轻，入院最初的几天是由医院里的护工照看的，昨天他的妻子从老家赶来，便将护工辞掉了。有天下午，我还看到他坐着轮椅，让护工推着来到护士工作站外，看墙面上张贴的公示栏，挨个念照片下附注的我们的名字。他念得一板一眼的，每个名字后面都拖着长长的尾音，像葬礼上阴阳先生念唱死者的亲友。我和同事们都被他不止一次念叨过。现在，他怎么会突然就“又”闹起来了？

“他就是选了时间开闹的。每次都是。”小张低声说。

大约是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缘故，也可能因为内心的紧张，小张的话发着颤音，给人以恶狠狠的感觉，很明显是牙关不由自主的磕碰所致，就像寒冷的冬夜突然从被窝里赶到冰天雪地里，或者丢进了冰窟窿那样。可是，病区里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绝对冬暖夏凉，因此我就只好认为，小张身体里肆虐的寒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源于他身体之内的了。

“选了时间的？”我有些不解。

小张说：“是的，就是在他看不到医生护士，他想起来的时候就会闹。昨天晚上，他基本是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喊一次屁股痛，每次都叫家属来值班室找医生护士，一直闹到我们去看他。”

听小张这么一说，我停下了脚步，扭头看着小张问：

“他闹什么？”

小张也停下脚步，似是而非地说：

“看样子，他是要找我们负责！”

办公室和病区之间隔着一排房间，离四十九床最近的是杂物间。杂物间前后都装了门，门都朝向房间里开着，靠

近病区的那一道平常反锁着，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打开，如无特殊情况，同事们都是经过办公室这边进到杂物间里去。

小张扭开通往病区那道门之前还跑在我前面，扭开门后便躲到了我身后，快走到四十九床门口时，又跑到了我前面去。小张却没有即刻进门，而是侧身站在门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临时门童，等我跨进病房之后，才转过身跟在我身后进到病房。

四十九床是一个五十岁男人，身材瘦小，肌肉却很发达，一看就是长年累月户外劳作的结果。那个冬日的上午，四十九床几乎全身赤裸地侧卧在病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我们的护士长。我和小张去的时候，他的上衣已经脱掉了，裤腿也退掉了一半，我们一掀开布帘，便看到他赤裸的上身和裸露在外的浓密阴毛。他右手撑头，左手扶在光溜溜的左臀上，大约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他的脸颊微微有些发红，嘴角不断张开呈“O”形，又不断闭拢，开阖之间，不断地重复吐出两个字：

“哦，痛！”

我注意到，在我和小张出现的那一刻，四十九床在“哦”字后明显停顿了一下，接下来喊出的“痛”字便变了调，显得既高亢又悠长，让人觉得他那一刻的停顿是在蓄积力量。见到我和小张，男人大睁着的双眼就鼓得更圆了，咕噜噜打着转，仿佛两架正在进行图像采集的微型摄像头，正一遍遍地在我和小张及护士长的身上扫描而过。

四十九床那么大声地喊痛，我就只好顺着他，问他：“怎么了？”

“我的屁股！痛的要死了！哎呦——”四十九床说。

“咋回事呢？”我又问。

“护士打针打的！”四十九床不容置疑的语气里藏着怒火，说完便咧开嘴又一次大叫了起来：“哎呦——”

护士长看了我一眼，微微摆了摆手。我知道护士长是在否定四十九床的说法，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们面对的这个人在撒谎。

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四十九床是扭伤导致的踝关节骨折，他说的打针只可能是为了预防静脉血栓形成而使用的低分子肝素，每日一次，注射的方式是皮下注射，部位通常是腹壁外侧或者肩部，左右交替，绝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打青霉素那样注射在臀部的肌肉里。如果四十九床的话是真的，是因护士将一支本该注射在他腹壁或者肩部的低分子肝素注射到了他臀部的肌肉里，并且引起了剧烈而持久的疼痛，那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一方面是注射方式的改变给患者带来的恶果，另一方面是注射方式改变背后的原因，无论是哪个方面，结果都是可怕的，足够执行注射的人喝一壶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选择了继续顺着四十九床的意思说话，而不是坚决武断地否定他，那样的话，只能把气氛变得敌对，还会给人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完全于事无补。

“你确定护士把针打在你屁股上的？”我轻声问。

“不打我咋个会痛呢！”四十九床不假思索。

“我还认得打针的那个人！”四十九床接着补充，语气坚决而肯定。

我看着四十九床，知道火候已经到了，但我依然没有即刻揭穿他，我甚至有意回避了他跑到公示栏下看我们的照片念我们名字的事情，而是指向了白大褂上的胸牌：

“我们都挂着胸牌，你应该记得是哪个打的吧？”

四十九床听我这么一说，好像有些不太相信，慢悠悠地收起撑在头部的右手，将自己的身体在病床上展开，接着快速左右挪动一下臀部，又双手抓着裤腰快速地将裤子提了上去，然后慢悠悠

地从床上坐起身来。

“当然记得！李娟护士！”四十九床坐起身的同时，报出了一个名字，语气依然是恶狠狠的。

“她是哪一天给你打屁股上的？”护士长问。看得出来，护士长用了很大的劲才憋住没让自己笑出声来的那股气。我们科室里有两个名字的写法一模一样的李娟，护士长就是其中一个。同事们通常用大、小来区分，把年龄和院龄都比护士长大的那个叫大李娟，而忽略掉护士长的姓氏，直接叫护士长。四十九床显然也注意到了有两个李娟，所以才特意加上了“护士”的后缀。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就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就都不得不暗暗佩服他缜密的心思了。

“27号！”四十九床说。

“就是入院的第二天。”小张提醒我。

“不可能。”护士长接过四十九床的话答道，“李娟每天都在护士站负责办理出入院，根本不进病房输液打针。她怎么给你打（针）呀？”

四十九床的双眼停止了扫描，转而看着护士长，眼神渐渐柔和下来，话语间的火药味也淡去了不少：

“哦，那是我记错了。不是李娟，不是李娟，是，是张燕。”

护士长笑着从兜里掏出打印好的护士排班表，在四十九床面前展开。

“你看清楚，你说的27号那天张燕在休息，根本就没上班，她咋个给你打针？”护士长说。

四十九床一直盯着护士长，听护士长这么一说，他的目光便从护士长身上收了回去，仿佛被扎破的气球，一点点瘪了：“张燕休息，也有人给我打针啊。”

“这是肯定的。但你说你认得哪个给你打的针，还说给你打在臀部了。这可不是小事哦。”护士长说。

“我当然认得的。”四十九床的语

气已经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了。说完便在妻子的帮助下，慢慢地躺回到病床上微闭了双眼，陷入了沉思。

过了不大一会儿，四十九床便又挣扎着从病床上坐了起来。他的妻子一直站在床边，见他支起上身要坐起来，便伸手去扶，她的手刚一触及他的肩膀，便听他大呵了一声，脆生生地将她的手挡了回去。

我们站在床边，看到四十九床双手撑着床面，抬举着伤了脚踝的那条腿，迅速将身体缩向床头，很顺利地将上半身靠在墙面上。然后，便见他举起腾出来的双手掌心相对，在半空中响亮地“啪——”的拍了一下。

“我想起来了。是杨明艳。就是她！”四十九床有些兴奋地说。

我们都在四十九床响亮的掌声过后，听到四十九床报出杨明艳的名字。这是四十九床说到的我们的第三个同事的名字。一个并不复杂的选择題，硬生生地被他变成了一道猜谜题，关键在于题目还是他自己出的，可他却不知道准确的谜底，只好让我们和他一道一次次绞尽脑汁的去猜。现在是第三次了，他看起来是那么自信满满，一定以为这次报出就是标准答案。

“你确定是杨明艳？”我轻声问。

“不是她还会是哪个唉？”四十九床转头看着我，说话间似乎想起了什么，于是咧开嘴叫了一声：“哦，痛！”

护士长见状，再次展开了排班表，上面显示27号杨明艳确实在班。护士长随即掏出手机，在拨通杨明艳的电话之前对我们说：“她昨晚上半夜班，今天休息。”护士长的话音刚落，便听到手机里传来杨明艳慵懒的声音，很明显是在睡梦中被护士长的电话吵醒了。

“27号是你在打肝素哇？”护士长问。

“27号？”杨明艳问。护士长特意把手机开了免提，以便我们都能清楚地听见杨明艳的话。

护士长“嗯”了一声，等待着杨明艳的回答。

电话那头窸窣窸窣地响过一阵之后，传来杨明艳的声音：“27号是我打的肝素，咋了？”

“是这样的。四十九床说你给他打在臀部了。我们确认一下。”护士长简明扼要。

“四十九床？就是在工厂车间干活扭伤踝关节的那个男人？”杨明艳问。

护士长说是的。

电话那头随即出现了短暂的静默，转瞬过后，我、小张、护士长、四十九床和他的妻子，就都清楚地听到杨明艳在电话那头说：

“那个狗日的！他说我给他打在臀部的？他还真好意思啊！那天我去打针的时候他正输着液，护工又不在病房里，我就问给他打在肩部可以不？他说只要我觉得可以就可以。我帮他理开衣服打针的时候，他竟然伸手在我的腰上摸了一把，要不是大冬天的我身上还穿着白大褂，我，我一定会反手给他两个耳光！他，他还好意思说我给他打在臀部！狗日的！”

说到最后，杨明艳的话语里已经带上了哭腔。杨明艳应该是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正在病房，守在四十九床身边，所以才情不自禁地爆了粗口，所以才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

四十九床愣了一下，张着嘴想说什么，可他蠕动了一下双唇一个字也没吐出来。他的脸起先是阴沉着的，当杨明艳说起帮他理开衣服，然后在他肩部注射低分子肝素，他趁机伸手摸了杨明艳腰的时候，他的脸突然泛起一阵红晕。他转头看向一直默然静立在病床边的妻子，然后听杨明艳说差点扇他两记耳光时，他红着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从我们去到病房的时候起，四十九床的妻子一直面无表情地站在床头，听四十九床喊着痛，相继说出三个护士的名字，她既不附和也没表示反对。等护

士长当面打通杨明艳的电话时，她憔悴的脸上开始泛起波澜，眼睛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照亮了，圆圆的眼珠像两盏陡然被点亮的灯，直直地照着病床上的男人。护士长挂掉电话的时候，她的牙关已经在咯咯抖动了，眼眶里汪起亮晶晶的泪水，一直不知所措的双手似乎也找到了目标，慢慢地抬了起来。

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手工织就的圆领毛衣，大约是洗得次数太多了，好几处毛线已经褪色，她抬起手来的时候，露出了袖口上几根脱掉的线头，线头不长，排列也不规则，乍一看活像从她袖口里支出来的几根刺，一不小心就会扎向她手腕部的皮肉。

四十九床感觉到了妻子情绪上的变化。这是他没想到的。他长期离家在工厂里干活，很长时间才能见到妻子一面。现在脚踝受伤了，破天荒地提前见到了妻，却有人当面把自己干过的龌龊事告诉了她。

于是，接下来我们便看到，四十九床从妻子那里收回目光，伸手摁着自己的臀部，听他又一次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哦，我的腿，痛啊！”

四十九床一大叫，他的妻子已经接近他头部的手便停止了接近，还慢慢收了回去。

“就是杨明艳打的！”四十九床紧接着说。

按照四十九床的说法：某个护士把低分子肝素注射在了他的臀部——这是因；他臀部和下肢持续而剧烈的疼痛——这是果。这样的因果关系一旦被确立，这个果必然会成为另一个因，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结出另外的果。就像一种疾病，并发另一种、甚至另几种疾病那样。我们被他的叫喊声召唤到病房，就是这个连锁反应的开始，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续篇，尚不得而知。

事情发展到现在，我决定不再顺着四十九床的意思说话。因为我已经明确

感知到，27号，也就是四十九床入院第二天的肝素注射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的分歧只在于注射的部位和注射方式，那么，只要弄清楚臀部有无注射的痕迹，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于是我说：

“今天是你入院第七天吧？今天的针还没打是吧？”

“是啊。对的。”四十九床说。

“你是从27号，也就是入院第二天才开始打针的，对吧？”

“是的。”四十九床回答。

“那么，你从入院到今天总共打过五天的针，一天一针，那就是五针。对不对？”

四十九床“嗯”了一声。

然后，四十九床便在我们的要求下很配合地脱掉上衣躺回病床，我、小张、护士长齐刷刷地围拢，护士长伸出她娇嫩纤细的小手，从四十九床的腹部开始，先是左侧，接着是右侧，然后是肩部，同样先是左侧，接着是右侧，仔仔细细地翻看、找寻。一些时间过去之后，注射低分子肝素留下的针眼已经变成了一个细小的黑点。护士长要做的，就是在四十九床的身上寻找黑点，每找到一个，小张便在本子上划一横，最后护士长一字一句地报出了计数的结果：

腹部：左侧2个；右侧2个。

肩部：左侧1个；右侧0个。

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一针低分子肝素是注射在四十九床臀部的，只可能是天外飞来的第六针。

我看着四十九床，他微闭着双眼，一直沉浸在护士长对他腹部、肩膀的抚摸里，像是很享受、很陶醉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在意我们那是在寻找和数数，甚至也没在意护士长在他腹部和肩膀找到的五个针眼。我叫他翻一下身，他似乎没有听到，我接着又叫了两声，他才慢慢悠悠地睁开眼，诧异地望着我，眼神恍惚而迷离，好像刚刚做了一个甜美的梦，正梦着的时候突然被我打断了。

我叫四十九床翻身是要查看一下他的臀部。既然他说到臀部的疼痛，作为医生查看一下他的臀部便是必须的事情了，但我不是去寻找针眼，而是要看看是否真有什么疾患，让四十九床的臀部连着下肢痛得如此剧烈而持久。《诊断学》上把这个过程叫查体，如果获得与患者自觉症状相吻合的体征，就可以作为依据，进一步进行相应的检查，明确其病因，以便于进一步进行准确的治疗。

四十九床显然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装不知道这些。我叫他躺好，他突然变得有些不耐烦：

“都几天了，如果真有针眼也早愈合了。”四十九床喊道。

“你不是说屁股连着大腿痛吗？我给看看呢。”我说。

四十九床依然扭着身子，双手紧紧地抓住裤腰，像一个良家妇女面对不怀好意且正欲施暴的恶棍那样死死地守护着自己最后的防线和尊严，刚才还分明裸露在外的臀部，此刻被他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

四十九床的妻子见状，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抓住他的肩，一边将他摁倒在病床上，说：

“看，为什么不看？”

她简洁的话里透着一股威严，很坚决的样子，不容争辩的样子。今天早上查房时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时候她没说过一句话，后来她的丈夫又一次喊痛了，我们赶到病房，让我得以第二次见到她，可她依旧沉默着，好像她本来就是一个无声的人，她出现在病房里只是为了完成陪伴丈夫的工作，是否说话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现在，她终于破天荒地开了口，然后瞪着双眼盯着自己的丈夫，活像一个生气的母亲盯着自己玩劣的孩子，现在孩子闯祸了，她必须把一切都承担下来，包括替“孩子”做决定，包括让“孩子”做出必要的配合。

四十九床于是变得十分顺从了。我告诉他，如果我按压的时候感觉到痛就立即告诉我，他“嗯”了一声表示同意；我叫他平躺在病床上抬腿，他便躺下去慢慢抬起了腿；我叫他翻身，他便挣扎着翻过身，俯卧在病床上。可当我终于检查完后，建议拍个腰椎的片子时，他却不干：

“我骨折的是脚踝，为什么要拍腰椎的片子？”四十九床问。

“你的屁股和腿部的疼痛很可能是腰椎的问题。”我说。

“拍！为什么不拍？！”四十九床的妻子说得斩钉截铁，四十九床就只好默不作声了。

“那就，拍一个？”我征求四十九床的意见，毕竟喊屁股痛需要检查的是四十九床而不是他的妻子，征得本人的同意是基本前提。

“拍！为什么不拍？！”四十九床的妻子再次抢先说道。

我们静静地站在病床边，过了很久才又听到四十九床蚊蝇声似的回答：

“那，那就拍一个吧。”

得到四十九床的同意，眼明手快的小张不由分说迈开腿，小跑着离开了病房。

我知道小张是要去给四十九床开具检查医嘱。在病房站了那么长时间，我口舌上的感觉似乎比查完房时更急切，更需要水的滋润了，于是和护士长一道跟在小张身后回到了办公室。

小张飞快地打好医嘱，并打印出《检查申请单》的时候，我也喝过了水，看着小张正拿着申请单从电脑前起身，我忽地觉得有必要陪同小张再去病房看一看。

一进病房的门，便看见四十九床的妻子一手揪着四十九床的耳朵，另一只手扯着他手臂上的皮肉，泪水涟涟地质问：

“你现在还痛吗，嗯？”

“你还到处乱摸吗，嗯？”

四十九床的妻子一遍遍地重复着，仿佛被装上了循环播放程序的录音机，只要没人摁下停止键或者断掉电源，她的播放就将持续下去，永远不会停止。

四十九床咧着嘴半跪在病床上，身子歪斜着，一动不敢动。我们一走近，他便呵呵呵笑了起来，可他的笑意比身体还要僵硬，也还要敷衍。小张把单子递过去时，他竟又一次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却对小张递过去的《检查申请单》视而不见，好像已经忘记了屁股连着下肢的疼痛，也忘了他答应了的要去检查腰椎的事。

“对不起啊，医生！”四十九床说。

“真的对不起！”四十九床又说。

“啊——”紧接着，便听到四十九床突然长嚎了一声，声音比之前喊痛时大了不少分贝。尽管有两句道歉的话作铺垫，但他这么冷不丁的一声惨叫，给人的感觉却像是恼羞成怒。

小张扭头看着我，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又不敢确定该不该说。我坚定地回看了小张一眼，用眼神制止了小张的欲言又止。抛开医患关系不谈，在人家两口子正交集着的时候，我们的在场本身就很可疑或显得很喜剧，如果再开口说些什么，那就显得太不解风情和太不识时务了。于是，小张和我一起，默默地转身离开了病房。

就在我们即将跨出病房门的时候，身后再次传来四十九床的叫喊：“对不起啊，医生！”声音不大，却也很顺利地抵传到我和小张的耳朵里。但我和小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充耳不闻，只管一个劲地、急匆匆地埋头向前。没走出多远，身旁的小张终于忍不住“嗯——”了一声，像极了接受注射治疗时病人们在针尖刺入皮肤时发出的轻吟。

后来回忆起这个场景，我们都把四十九床的那声道歉看作口头宣判。

在春天，花朵是绽放的乡愁

□李 沚



坦白地说，我已经过了写花花草草的年纪，深知写花不能只写花，更不至于看到月缺花残而潸然泪下。还是在龙年春天，我相继路过一些盛开的花朵，从藏在天台山深处的野樱花，到守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油菜花，再到远方大俗大雅的桃花，它们无一例外地触发了我或近或远的乡愁。唯有诉诸于文字，我才能够确信，这个春天我曾经来过。

被一树野樱花点亮

我遇见野樱花，是在三月初去往天台山雷音寺的路上。很久没见过宗华法师了，他对于品茶仪轨的讲究，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大蒙山茶产区又到春茶采摘季，天台山的茶应该也已开采了吧。于是，我跟宗华法师约定了第一杯春茶。

在天台山，春天往往来得比较迟，蜿蜒山路上的枯树才迸发新芽。突然，一株洁白如云朵的花树从车窗外闪过——野樱花已经开了！天台山的春天是从野樱花开始的。这是二十年前我在天台山景区工作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离开景区十多年，结识宗华法师还不到一年，在潜移默化中，他竟然成了我多次重返天台山的理由。不是为那座山，也不是为那杯茶，只是为那个人。在冬去春来的日子里，天台山下了一场大雪。在雪夜

里，宗华法师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一首新写的诗：“寂寂台山深深夜，北风萧萧吹旧园。折竹声脆如雪厚，披衣静坐觉地寒。千山不辞同一白，一灯独照无明前。不应浮生才归回，我与此山久缠绵。”作为一个俗人，我隔着屏幕感觉得到字里行间的清凉与孤寂，但是，我也明白他已经进入自在之境。

就像往次一样，宗华法师又拿出几款好茶让我分享。这几次上天台山，我就没有喝过重复的茶，可惜始终记不住茶的名字。他泡茶很认真，讲茶也很认真，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好茶客，一不小心就会把话题从氤氲茶香拉到凡尘俗世中来。我为他的明珠暗投而惭愧，然后就想到要为此行写点文字，权当弥补我的过失。

这是我和他喝茶（对，于我而言不敢妄言品茶）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从上午喝到下午，从天阴喝到天晴。在我道出几个电话带来的浮躁后，他用十分钟时间教会我如何静修（这大概是人们常说的禅修吧）。双眼微闭，从看自己的手指到看身边的事物，再到看天台山、看宇宙，又从宇宙看回来，直到看见指尖……我睁开眼睛时，恍惚间仿佛看到自己身处的另一种状态。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从微小看到宏大，从宏大看到微小。在这个从存在看到虚无，再从虚无看到存在的过程中，山中的几处野樱花屡次闯入我的世界。

在下山的路上，我想到还是写写天台山的野樱花吧。几年前，我在写临邛古城樱花大道时，就写过这些散落在山间的野樱花。它们经常在我的梦境里开放，我却沒有好好留意过它们。虽然我不写，它们仍然会开放，但我还是想表达跟它们的惺惺相惜，毕竟它们曾经伴随我走过了五个春天。

当我提起笔来，才发现一个问题，天台山的野樱花和古典诗词里的野樱花是不是一样的呢？原来，我并不了解它们。在百度上我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它们只留给我模糊的早春背影。我原谅了自己，毕竟我不是写科普的材料。

其实，野樱花在古诗里是不多见的，在世人的眼里，它们不如兰花优

雅，不如梅花坚贞，不如牡丹富贵，出世和入世的人都很难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身上。野樱花只是静静地开在山里，落在山里，直到有一天被白居易看见。

白居易被贬谪到江西九江，有一次在山里游玩，邂逅如云似霞的野樱花，立刻爱上了它，还把它移植到官署，从此山中樱花走进了大唐的庭院。“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劬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白居易《移山樱桃》）。后来回到长安，他又把野樱花移到了曲江畔，成为朋友们春天聚会的由头，“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元稹离开他的樱花小院时，还写过《折枝花赠行》：“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

回望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俗人，我不禁想问，如果白居易不是流落到九江，他会不会爱上山间的野樱花？也许正是樱花藏在深山的孤独契合了他的心境，即使无人问津也要盛开到极致，野樱花的坚毅与蓬勃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弦。

野樱花的命运终将被改变。从山里移植到民间，就成了人们喜爱的樱桃；从中国移植到日本，就被养成了国花。越来越多的人爱上樱花，而源头还是在中国的大山深处。野樱花还是那株野樱花，即使长在路边，即使与行人擦肩而过，仍然有很多人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它年复一年的绚烂。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这何尝不是宗华法师的心境，一如那句古诗：“处处山樱花压枝，春风尽属野樱红”！

油菜花高过城市

对于远离山野的人来说，野樱花是难得一见的，在川西坝子油菜花则是司空见惯的，每个人的故乡都盛开着一片油菜花海，只不过长大以后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

几天前，邛崃摄影人有幸在两河口拍到了海鸥飞过油菜花的影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毕竟海鸥在邛崃出现还是很难得。有成都媒体还以“海鸥作客世园会邛崃分会场”为题，进行了报道。我知道过境的海鸥不会一直等我，

我更关注的是这片离城区最近的油菜花。

这些天，频频在朋友圈看到油菜花开了。“故乡天下黄花”，油菜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故乡，我曾经执拗地以为油菜花在，故乡就在。小时候常听大人讲，有位邻居的疯病每年会在油菜花开的时候发作，等到春天一过又恢复正常。这件事我曾经信以为真，只是从未去验证过。故乡的油菜花越来越少了，每当看到他乡的油菜花开，郁积了一个冬天的心事就会蠢蠢欲动。然而，走近一片油菜花，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可以随时成行的，我对于油菜花的热爱，可能隐藏着叶公好龙的成分。

这天下午，送走客人后途经河滨路，我突然想起两河口的油菜花，几年前我曾经写过它们，也许花还是那些花，但看花人的心情却不太一样了。再不能错过今年的油菜花季了。我就近停好车，向河边走去，向春天走去。

这段河流在邛崃城西，人们称为西河，是邛江河的下游。作为清代临邛八景之一，“邛水寒雁”就在这一段，这些年仍然有不少邛崃摄影人蹲守在这里拍鸟，只不过他们拍到的不是大雁，而是众多白鹭和野鸭等等，没料到最近还拍到了海鸥。

一到河边，我就被眼前的春色打动了。河岸的野草不知何时已经转青，把河水染成碧绿的翡翠。小岛上的杂树发了芽，笼上一团团嫩绿的烟云。河对岸的油菜花倒映在水中，让硬生生的建筑变得柔软了。春天之美在于初春，到处是怒放的生命，我差点错过了。

踩着石阶过河，我准备沿着河岸走一走，打量西河和南河是怎么交汇的。邛崃被称作“两河口”的地方很多，说明这是一个水系发达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往往风景很美，在邛崃可以观赏油菜花比较出名的有两处，眼前是一处，离城市最近；另一处位于羊安镇，号称“成都千岛湖”。

城郊两河口，应该是南河风景最秀美的一段，自古至今，南来北往的候鸟都会在此停留。这里不只有宽阔的水面，更有郁郁葱葱的河心岛，就连人工建造的阶梯状河堤也已化作大自然的一

部分，清澈河水层层跌落，水声犹如天籁。河水长年冲积形成半岛，构架出美丽的田园风光，油菜花开正是它一年中最美的時候。

走在泥石路上，两边是高高低低的油菜花，我仿佛回到了故乡。花海中裸露着几块菜地，有三五个菜农正在劳作，一个说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拣了块沙地种点生态蔬菜自己吃。豌豆已经开花，胡豆正在包浆，丰收在望，菜农脸上写着笑意。偶尔有几个人像我一样，从彼岸来到此岸，在花海里拍个不停。

泥石路越走越窄，茂密的青草掩映着黄泥小径。小径时隐时现，我踩着青草前行，坚信从西河可以走到南河。很快来到两河交汇处，正有两个人在钓鱼，我推测这条小径就是钓鱼人走出来的。两条河交汇于一块三角形的油菜花田，前方是从城区通往南方的黄坝大桥，背后从近到远依次是白鹤山、天台山、大雪山；左边是城市，是人流如织的河滨公园，右边是乡村，一幢幢高楼如雨后春笋。

在开满油菜花的小山丘上，一只白鹭腾空而起，我的视线随之抬高，飞越花海，远处的高楼迅速矮了下去，被挡在了花海后面。“油菜花高过城市”，我突然乍现这篇文章的标题。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站在两条河的交汇点，面对平静的水面和盛开的花海，流连忘返百感交集。城市和乡村，在邛崃仅仅一河之隔，而且浑然一体，浓浓的乡村气息随时传到城市里来，这在很多城市是绝无仅有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两河口是最好诠释。

桃花的是是非非

如果说这个春天遇见野樱花纯属偶然，那么，桃花之行则是去赴一个约定。

接到青白江第39届桃花诗会的邀请函，就像接到一道桃红色的飞花令。这是我第一次以诗歌名义到外地参加活动，一路上竟浮现出30多年前从狮子山赶往龙泉驿看桃花的情景。

我对于桃花的初始记忆定格在龙泉。小时候，我是见过桃花的，桃花在

1980年代的故乡并不多见，我几乎没有机会吃到桃子。由于年深月久，龙泉桃花节只留给我匆匆一瞥的模糊印象，记忆中是桃花搭台、经济唱戏的调子，不知现在还在举办没？青白江桃花节则响亮地办出了文艺味，而且一办就是39年。如果说诗歌是孤独的，那么这份久久为功的坚持是很令人钦佩的。

青白江之行跟朋友说了很多次，却无一不落空，有时是时间不合适，还有点担心长途驾车的疲惫，最主要没把自己当作诗人，参加诗歌活动有点贸然。当桃花诗会组委会发出邀请时，我第一反应是问桃花就开了吗？随即表示今年一定赴会。

在乡村公路上穿过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几户人家的桃花迎面扑来。我赶紧停车，走回去拍了几张照片。这是今年我第一次见到桃花，而且就长在一个个川西小院门口，完美诠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这些桃树的芳华，印证着《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可它并不知道，像这样的擦肩而过，竟让我感受到了唐朝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的惆怅！

这几树桃花仿佛明白我们是去赴一场桃花盛会，提前站在路边迎接，绚烂地打开了桃花之行的序曲。当我站在青白江区姚渡镇凉水村龙门桃花沟，面对层层叠叠的桃花时，脑海里仍然是从油菜花里突然闯出的几树桃花，它们带给我惊喜，也带给我忧伤。

我写这篇随笔的动念，来自于路边这些桃树的感召。提起笔来，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竟没怎么写过桃花。“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我不写不是因为古人前辈已经把桃花写到了极致，而是桃花被世俗眼光附会的一些意象，让我一直不敢落笔。当我还在纠结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落入了俗套。

让我坚定不移地把桃花写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朋友圈看到的一幅桃花小品。这幅国画构图很简单，就一枝桃花而已。连我也没料到到自己会喜欢这样的画作，而且它刚好在我写桃花的时候出现。也许有人在桃花的艳丽里看到了俗，所谓“凡桃俗李”，但我还是在

俗之中看到了大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诗经》开始，人们就开始喜爱桃花，桃花成为了美好的象征。人们把美丽的人面比作灿若桃花，把美好的栖居之地称作世外桃源，把深厚的友情比喻为桃花潭水。还有三月春水初涨，被称为桃花水；秦淮河畔，王献之送别桃叶，让桃叶渡流传至今；望江楼下，薛涛手制桃花笺，填写一切人间美好。更有取名桃花坞、桃花岛的，催生出一段段传奇故事。

写到桃花坞，我想起几年前在暮春的江南，一个朋友在一杯下午茶里反复朗读：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直到把唐寅的这首桃花诗背得烂熟。多年以后，我常常梦回那个桃花氤氲的午后，“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此去经年，突如其来的沧桑感让我恍如隔世。

时移世异，古人因为桃花把农历三月称为桃月，其实现在才农历二月，各地的桃花早就次第开放了。看来如今的气候是要比古时候暖和得多，人们直把早春二月过成了阳春三月。唯一不变的是桃花的命运，依然是有人以桃花为是，有人以桃花为非。

成也桃花，败也桃花。有人走桃花运，有人命犯桃花，有人桃花薄命，还有人念叨着“轻薄桃花逐水流”。桃花总是被人为地贴上截然不同的标签。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还会使用桃符驱邪祈福。这又让我在看到桃树的时候，心里夹杂些不明觉厉的灵异。

此是桃花，彼亦桃花。曾经读过一本诗集叫《桃花错》，我读了几遍，还是不知道桃花在哪里错了？也许只有在每年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才会只看到桃花的美好。这时候，桃花就是桃花，是具体的、客观的。但是，一过花季，桃花就可能被抽象化、主观化，说不定还落得一地骂名。

庄子云：物我齐一。桃本无言，花本无辜，我们是不是可以还原其自然属性呢？即“蔷薇科李属，落叶小乔木植物”。其实，花本无心，是人心乱了。

夹金情缘

□陈 果



蓝空下，夹金山峰峦高洁，凛冽中透着庄严。夹金山村匍匐于山脚，安静如一匹马驹。青衣江的源头距此不过七八公里，国道351线与河道平行，抵近“青江源”时，撇下水流，兀自向上登攀。公路蜿蜒到山顶，往前，便从雅安市宝兴县到了阿坝州小金县地界。

阿泰的家，夹金山村最抢眼的三合院，就在国道351线旁，离“清江源”不远。“阿泰藏家乐”勒于石上，以大红油漆加以渲染，昭告路人、客人：阿泰欢迎您。

阿泰“家大业大”，却是“外来户”。

阿泰的老家硃碛乡泽根村泽根组，在夹金山村下游10公里处。2000年，阿泰初中毕业。读高中，念大学，阿泰也曾日思夜想。但是爹妈已被生活消磨成了皮包骨，而那一年，他的弟弟11岁。手中仅有一把草，喂了牛，羊就没了。阿泰懂事，放下书包，去邛崃学做皮鞋。老板没少夸他心灵手巧，肯吃苦。当中有一句，阿泰听了不乐意。老板说：

“学徒一般两年出师，你比别人天赋高，能省半年功夫。”要让阿泰乐意，后半句话，“能省”该换成“只要”。

阿泰想家，太想了。他想早点儿学到手艺，早点儿回家。

阿泰出师，果真只用了半年。回到硃磧，阿泰开起皮鞋店，自己做鞋，自己吆喝。藏乡硃磧未曾见识过绮丽繁华，对于市集、热闹、河水般汹涌的人流，却不陌生。

一个看鞋、买鞋，一个做鞋、卖鞋。半个夏天，能卡曼和阿泰混熟了。

其实以前就熟。同校，同级，教室只隔一堵墙，能不熟？不过，那个时候是影子熟。现在，不光声音熟、面容熟，就连对方笑起来额头皱纹深浅长短，彼此都心中有数。

硃磧不比别的地方只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逢场，而是天天有场赶。不爱出门的能卡曼，喜欢上了赶场。逮着机会，阿泰请她吃饭，送她小礼物。能卡曼总是拒绝，总是拒绝不了。

暑期将尽时，阿泰的心，空了。

能卡曼去了县城读高二。她想考大学。

一封信替阿泰追到县城。

一封信代能卡曼回到硃磧。

每天寄出一封，每天收到一封。

什么都没聊，什么都聊。有人抽烟上瘾，有人喝酒上瘾，阿泰写信读信比吃饭来劲。夏天已被秋风吹远，他的心中，仍是热辣晴明。日子为何像家门前的江水奔流不息？阿泰以前没想过。但是突然之间，他明白了，那是为了让互相倾慕的两颗心，日日渡向彼岸。阿泰心中也有一条河，河里流的，是蜜。

阿泰心中那条河瘦了，枯了。深夜，躺在床上，阿泰大睁双眼。寄出

的，收到的，所有信纸仿佛都铺在屋顶，构成了整个世界。一页页读，一行行念，阿泰看到了能卡曼的过去和现在，看见能卡曼一骑绝尘，自己形单影只。

“可不可以不读书？”第二天，阿泰寄出一封信，7个字。

字越少，意思埋得越深。能卡曼理解不了。

“天上的云，不和地上的羊子相会。考上大学，你会像天上的云一样飘走。”

“我想读书，想上大学。走出这片小天地，读书是一座桥。”

“青衣江上，多少桥通向对岸？你看夹金山，不止一条路到达山顶。”

能卡曼没有回信。

她自己就是一封信，就是阿泰望眼欲穿的邮差。能卡曼把自己“寄”回了硃磧。

“能卡曼读书读得好好的，被他拖了后腿。”只此一件事，“阿泰这娃不着调”，说的，听的，都是深信不疑。

竟然还有第二件。

2006年12月，一道120多米高的大坝，给奔跑的江水叫了暂停。阿泰的家，连同乡场，慢慢沉入水底。

新场镇建在水库上方，玲珑可爱。搬到新场镇，日子连同屋子，海拔都会抬升一截，硃磧人莫不如此认为，包括阿泰。但是阿泰，选择了“自主安置”。

他和能卡曼去了夹金山村。夹金山村当时还叫泽根村夹金山组，寨子不算小，但是山高地阔，人户像羊群撒在草甸上，显得稀疏微渺。

“有肉不吃，去啃草。”有人评说阿泰。

有人说得更难听：“这娃不让能卡曼读大学，不让人过好日子。能卡曼遇到他，丢了好前程。”

能卡曼眼里的阿泰，却是另一个人。

她从学校回来这几年，阿泰让她看店，自己开车跑出租。收车回家，阿泰不闲着，摆开架式做鞋。阿泰赚钱回来，也赚见识回来。她看重他的见识，胜于看重钞票。阿泰一句话，让能卡曼确信，自己选对了人。阿泰是这么说的：“相比走路，开车是走在了时间前头。如同爬山，后来者看见的风光，前面的人早已看见。”

甘孜州、阿坝州，阿泰去过几次。这些地方，公路沿线多的是客栈。游客是去看风景的。民族风、大千景，合起来就是“风景”。那里有的雪山、草甸、林海、溪流，我们有。那里的建筑风格、民俗风情让人着迷，我们和他们，一个妈生的。他们有的大熊猫，我们更多。他们能火，我们不火没道理。阿泰游说父母，10万元搬迁安置补助款，随他去能卡曼家，修建藏家乐。

能卡曼的爹妈吓坏了：“草喂进牛羊肚子能长膘，钱砸进去不冒泡咋办？”

一阵风吹过，这句话就传开了：“阿泰这家伙，烧火烧坏了脑子。”认识能卡曼的，都为她打抱不平：“姑娘遇上阿泰，成了半个傻子。”

能卡曼心里明镜似的。“阿泰藏家乐”的未来，铺展在她的眼底，图像声音俱全：汽车打着转向灯进院子，人还在车上，人声已传了过来——“今晚不走了，吃顿好饭，睡个好觉！”这边刚安排好，又有大巴开来……男男女女几



十人，大包小包还没放妥，就对着小院里的花花草草，对着远处近处的山，对着房前屋后的庄稼地，对着擦着庄稼地流过的宝兴河，“咔嚓”不停，“哇塞”不止……

梦想投进现实，阿泰藏家乐开门迎客。旺季，50多个房间没一间能得空闲。当年埋怨、指责阿泰的村民，如今

沾了阿泰的光。夹金山村已有10多家藏家乐，自家接待不了的客人，阿泰引流过去。

“阿泰这娃不着调”，这个时候，仍然有人这么说。

她是那块料？娃娃恁好带？照应店里店外，不要时间？人无三头六臂，可是阿泰，不让能卡曼干正事，而是去学摄影，做视频！学来这些东西，能吃？能喝？阿泰却说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功，说什么艺多不压身，说来说去，好像娃不是他生的，藏家乐不是他开的。谈完论过，人们多半还要感叹一句：“这个一根筋，犟拐拐！”

2011年，“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项目“海选”学员，相中了能卡曼。能卡曼也曾动心，想到每天睁眼一堆事，打了退堂鼓。“门票”被她扔掉，阿泰捡了回来。前些天，隔壁老人去世了。阿泰感慨说，“村子里八九十岁的老人，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却没有一个留下一张照片。”听到这句话，能卡曼也很伤感。这还只是开头，阿泰接着说道：“嘉绒藏族的历史、传统、文化，需要被发现、被看见，需要代代传承。这些事情，我们自己不做，谁做？”

能卡曼起先沉默着，听了这句话，不由接了一句：“情怀，我懂。可是情怀需要物质做支撑，就像建房立木柱，先得有柱础。”

“我们的嘉绒文化就是柱础。山上那么多树，你见过哪棵只有树身树巅，没有树根？”阿泰此言一出，能卡曼再没开口。倒是有一句话，在她的心间激荡：一个人不能只活在当下，活在未来，只有过去、现在、未来相加，生命才完整、饱满。

能卡曼接受了为期半月的专业培

训。老师没挑错人，能卡曼没辜负老师信任。作品很快证明了她的天赋，而她拍摄、剪辑视频，可以不吃不喝不睡。难怪了，能卡曼受邀去丽江参加艺术节，去广西出席影展。她的作品也争气，《色达麦隆》入选国际民族志影展，在COART亚洲青年艺术节上大放异彩。

时常有媒体到硃磧采访能卡曼，她也频频走出大山，去和外面的世界对话。村民们相信能卡曼是“这块料”了，相信拍照、做视频是正经事了，家里起房建屋、婚丧嫁娶，都会请她去拍摄记录。

能卡曼并不知足。她不满足于记录村子里的宏大场景、显要事物，她的镜头伸向了民族文化里的独特部分和村民生活里的日常细节，对准了“神”“人”“畜”界限分明的居住空间，对准了石灰粉勾勒在墙面上的天地、日月、星辰，对准了自然世界里的草木鸟兽。能卡曼用上了微信，注册了小红书，学会了发抖音、开直播。村子里，有形的，无形的，宝贝太多了：多声部合唱的穿透力、感染力；上九节上叠罗汉的矫健身姿；隐藏于嘉绒建筑里的历史与细节；牦牛毛手工作品的生产过程；时不时钻出森林的大熊猫、绿尾虹雉……在这些不间断拍摄、直播和随之而来的点赞声中，能卡曼一度疏远、遗忘了身为“阿泰藏家乐”女主人的另一身份或第一身份。

一扇窗户打开了。窥一斑者欲知全貌，能卡曼阶段性遗失的身份，被他们找了回来——寒假、暑假，“阿泰藏家乐”每日爆满，能卡曼不得不放下相机，穿梭于客房、餐厅、停车场、柜台之间，同阿泰轮换着下地、上山、去往

碉楼，甚至花六七个小时从海拔2200米的家，徒步到海拔3700米的牧场。

她或他，是陪客人去的。去看山，看水，看花草树木，看珍禽异兽，看按倒牦牛剪牦牛毛，看牦牛毛从捻线、编织到成为衣服、手包或玩偶的全过程，看叠罗汉，看多声部表演，看在她的影像里看到过的一切和一切的背后与周边。除了脚和眼，他们来时还带着手、带着耳朵，带着渴望归宁的心。他们摘野菜、挖土豆、掰玉米，拖曳着泥土的芬芳，把收获端上餐桌；他们从早走到晚，走到牧场，住进牛棚，看斗转星移，听风声雨声，在又一个黎明到来时，打开人生阅历里清新明亮的一页。这个时候的“客人”说是“学员”，更准确些。这个时候的能卡曼有一个身份比“老板娘”显赫：自然导师。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客人不知其然，她得说道说道，客人知其然，她得说出所以然。

“导师”下场，始自2016年。起先，有“散装版”游客要阿泰或能卡曼带他们走进村庄里的人家，走进密林深处，像土生土长的村民那样生活，同生根在大地、游走于山野、翱翔于天际的生命相识共处。客人总是要走的，当中有一部分真如离开时所说：“很快回来，带更多的人回来。”

他们带回的，多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暑假前两个月，“阿泰藏家乐”营期就已排满。研学、游学的团队一茬茬来，整个假期，夫妇俩总有一个不在牧场就在碉楼下、田埂上、某一片草坡或山林里，以及某条溪河的吟唱声中……

2024年9月是个例外。能卡曼被“传统织造技术传承与创新设计研修班”录

取，整整一个月，她在成都学习。

这一次，接到通知书能卡曼没有纠结去与不去。能卡曼是“花腰带编织技艺”非遗传承人，灵魂深处一个声音召唤着她，把祖宗留传下来的牦牛毛编织技艺传承下去。

能卡曼非遗工坊应运而生，她在这里讲授“非遗课”，展示各式各样的牦牛毛制品。衣服、手包、帽子、大熊猫玩偶……非遗工坊里的作品，能卡曼只是作者之一。她的身后，是30多位心灵手巧的阿姐阿妹、阿姑阿婆。捻线的捻线、纺织的纺织、印染的印染、裁剪的裁剪、制作的制作，最后经能卡曼之手投向市场。产品设计，主要也是由能卡曼完成的。这是她的短板，也是买家“槽点”的中心。买家有上门的“散户”，有分布在成都、杭州、上海等地的“代理商”。“代理商”无一例外听过她的“非遗课”，他们开着各式各样的店，捎带着为她带货。

我去“阿泰藏家乐”这天，离能卡曼学成归来还有一周。阿泰带我参观了非遗工坊，为我讲述他和妻子的创业故事。静置于挂杆、展架、展台上的手工作品五彩缤纷，有的好看，有的实用，也有一些既好看又实用。隔壁，能卡曼的“课徒”空间，又有惊喜等着。学员制作的动植物标本、碉楼模型，学员写生创作的美术作品，满墙的证书、牌匾，使得尚显简陋的工坊瞬间华丽起来。

一块“实践基地”的牌匾落款，乍一看，我以为是眼花了。定睛再看，真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逗笑了阿泰，笑过才说，“这个故事，得从两年前讲起……”

王者“菜窑”

□何 文



记得少年时，过春节家家都会煮猪头肉，用的就是大砂锅，一起炖的还有干笋、海带、红萝卜等杂菜。砂锅放在炉子上，开得“咕嘟咕嘟”的，冒出的热汽里带着诱人的腊肉香，饱含着浓浓年味。炖好的肉与菜就盛在砂锅里，是正月里待客的美食，每次从里面舀出一些热着吃，十分方便。存在砂锅里的菜吃到元宵也不会变质。代代如此，家家如此，这道家常菜成为了团年饭的味道，家的味道，尤其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美食后，在离家之后会更让人牵肠挂肚这种“故乡味道”，这味道也是外婆与母亲的味道。一起被记起的，当然还有荣经的砂锅。

川西雅安人家里，大抵都有过一些黑黢黢的土罐罐：炖菜的砂锅、熬药的药罐、装盐的盐钵，甚至起夜用的尿壶……这些东西全都产自荣经。“荣经砂钵钵，一元一角六。”这是一句曾经在雅安流传很广的话。说的人一般还要故意学着荣经的口音将“六”喊成“落”。用方言述说物产，更强调价廉物美。

盛产砂器的荣经被业内人士誉为“黑砂之都”。在历史悠久的发展与传承中，荣经砂器形成了独特的烧制工艺，并入选2008年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更深入了解荣经砂器，笔者亲赴荣经走进博物馆学习历史；踏入砂器制作坊参观制作全程，与匠人及非遗传承人交流。

进入位于颛頊广场后方的荣经博物馆，中庭矗立着用本地特产花岗岩制作的雕塑，艺术地展现了考古发掘场面：半掩土中的众多文物中，砂器尤其醒目。绕过雕塑踏入底楼的展览大厅，开篇展示的就是砂器，一组实景雕像还原采料、制坯、烧制等场景，穿行其中有置身制作间的感觉。再往前走，便从“生产车间”步入“产品展示区”。靠墙是一长列分成三阶的展示台，陶质的罐、钵、缸、釜、罍、豆、釜等造型古朴的器物摆得满满当当。这些全是荣经本地出土的文物，而能有幸在这里亮相的，至少是战国时期的，再晚一些的便只能静静地呆在储藏室里。阅读简介时，敬重之情油然而生，隔着厚厚的防护玻璃，仍能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这些器物，有的因时间太过久远，已退出当今的生活。而那些罐、钵、盆、缸还依然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用具。走进某户人家的厨房，会遇到嫡系后代。尤其是罐、钵等，像是一个模子制出来的。让人觉得熟悉而亲切，完全没有历史的隔阂。

据本土文化专家周安勇先生介绍，砂器在荣经的传承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砂器的主要原料是本地特产的一种被村民称为“白塔泥”的黏土。这种土粘性极强、无杂质，无毒无害，含有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铁、三氧化二铝等微量金属元素。制作的砂器抗腐蚀，耐酸碱，烹饪能保持食物原有的成分，储存食物不易变质。旧时有文人总结为“中正庸和，善融万物”。荣经盛产一种发热量高的优秀无烟煤，为烧制砂器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更为重要的是燃烧后的煤渣还是制作砂器的重要原料。在砂器漫长的发展史上，工匠们不断摸索积累，在实践中总结出夹砂陶的工艺，为使陶坯烧制时不易裂开，在陶

土中特意加入一定数量的砂粒或其它碎末。煤渣充当了这个功能，而且在窑中烧制时，煤渣里残余的煤会一起燃烧，使之内外面一起受热不因高温焙烧而变形。成器后，煮炖食物时也不易破碎开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荣经历史上就出冶炼的能工巧匠，汉代时邓通的炼铜铸钱之地就在荣经。相比铸铜炼铁的工艺，开窑烧制砂器，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荣经砂器因其用料、工艺等方面的特殊性，耐高温、不变形、烧不裂是其特性。自身不生锈，不与食物中的酸、碱、盐等起化学反应。砂锅有良好的透气性，所以可以比较长时间地保持食物不变味，这在没有冰箱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砂锅的加热和退热过程都是渐进的，可以用柴火烧，也可以用煤炭天然气，而最地道的是以木炭小火煨，温和中庸，食物的本味容易被充分激发出来，肉嫩汤鲜，最能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荣经砂器的产生，是源于人民对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一初衷从未改变。实用性与价廉物美让其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产生开始，无论世事如何变化，经历怎样的磨难，只要有人类生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荣经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砂器起源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位朝廷大官出巡，一路上爬坡上坎来到古城坪时早已腰酸腿痛，筋疲力尽与口干舌燥之余，官员命令手下去找开水来解渴，随从人员接二连三地找了好几户人家，都因百姓太穷拿不出烧开水的家什。官员的随从见状不断地威吓紧逼，总算有一户人家情急之下随手抠了一坨湿泥巴捏成了一个“泥巴锅”放在火上烧开水。没想到大官喝了这开水，连声说好喝！好喝！待大官走后，当地人家都依照着用泥巴做成各式各样的锅，放到柴火上烧，这一烧就烧成了现在的砂锅。这则传说经不起推敲，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砂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

博物馆内有这样一段文字：“根据考古发现，荣经战国时已有灰黑砂陶豆出现，秦汉时期开始有不少黑陶出土。当今的荣经黑砂传承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工艺，其烧制工艺在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后，荣经亦成为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坑烧黑砂产业基地。”出土的文物佐证，证明荣经砂器不间断地烧制了至少有上千年之久，可谓是“窑之王者”。

从博物馆里得来的认识，还是太过抽象。还得亲眼看一看砂器制作才不虚此行。博物馆后就是国道108线，沿公路往西走，转过一道弯，“中华砂器第一乡”的牌坊就矗立在古城村口。公路两旁的人家，户户屋檐下都摆满各种各样的砂器，有的还一层一层地垒成了一面墙，400多户商铺一家接一家地绵延了约一公里，这构成了108线上的一道奇观，被人们誉为砂器一条街。常有路过的游客停车选购砂器。古城村所在的位置，历来就是交通要冲，南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都从这里经过，南来北往的行人也促进了荣经砂器的销售。

因为烧制砂器的炉窑集中在古城村，烟火缭绕里的古城烟雨早在乾隆版《荣经县志》中就被列为荣经八景之一。

长长的砂器一条街，还沿袭着千百年来前店后坊的生产经营布局。穿过门店进入后院，就进入了生产作坊。

在砂器村各窑的作坊间，如果不特别指认，是分辨不出哪位是老板的。包括像朱庆平、曾庆红等这些早已名声远扬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与众多匠人们一样坐在“车位”前，手里都拿着一坨黑泥巴专心致志地各自塑造、捏弄着，像一个小工。

喊一声“朱老板！”，没人应。我提高声音再喊：“朱大师！”等了半天才听到一声应答：“等一下，我把手上的东西做完。”我循着声音，走进砂器制作工坊，只见匠人们各就其位，专心致志地做着手工，并没有因有人进来而

显得分心。在2015年就获得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朱庆平此时正坐在车位前，一身泥巴糊糊的他没因有人来访而停下手来，一团泥巴经他的手一捏弄，就变成了一个造型独特的茶壶，令观者惊叹不已。在他面前，除了一个可转动的被他们称为“车车子”的圆形转盘外，就只有简单的几样工具了，多数是就地取材的竹签、泥刀、锯条、卷尺、小刷子，甚至还有烧坏了的碎陶片。这与我们童年时玩泥巴用的东西没多大区别。凭借这些简陋的工具，他们却制作出了如此精美的砂器，更显出手艺的高超。根据不同器型熟练地用手工捏造、泥条盘筑、泥版拼接、拉坯成型等各种技法，再配以堆塑、印花、贴花、抛光等进行装饰……我甚至看到有一位女匠人用手指甲为器物塑鳞片，“掐”出的花纹逼真而形象，这是女性擅长独门绝技的新用途，真有武侠小说中那种顶尖高手折枝为剑随心而为的境界。听说熟练的工人从不用尺量器物，制作出的同一批砂器哪怕外口径达到30公分，大小误差最多也不超过3毫米，且壁体厚薄均匀，圆形器还经得起圆规测量，这全凭长年累月练出的手感。我亲眼看到，师傅将手轻触随“车”转动的坯体，根据触感去除赘泥，有些仅有眼屎大的一小坨。师傅们拿在手里的一块泥，如同在师傅心里是早已成型了的，在制作过程中他们手心合一，与泥坯神形交融。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朱庆平让我们站在边上等着，也不愿停下来先接待我们。

制坯与烧窑都在后院里完成。

事先就打听好了，今天将有一窑砂器要烧。这是外来人难得一见的场面。

烧窑是砂器制造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窑只有一名“总关火”，其职责相当于负责技术的“总工程师”，此时，也是他最操心的时刻。从采料到制作，以及制哪种器具？制多少？如何造型这些环节都可以交给其他人去做，唯有烧窑他必须亲历亲为。填装煤的多

少，与所烧的器具大小数量有关。不仅涉及成本，更关系到成品。作为一名“烧火匠”，还要对所用煤的发热量、入窑器具的晾干程度做充分的了解。每次装窑，朱庆平都会亲自指挥，哪一件摆在哪个位置，摆得端不端正，间隔大小是否合适，都要逐一检查后才将封窑点火。即便如此，不待起窑，心也还是一直悬起的。那怕是同一批泥料做的相同器型，若晾干程度不同，同一批烧制的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器物在窑中摆放位置的不同，受热也会不一样。在烧制的过程中，窑工和烧火师一起围在窑旁，静静地等待答案揭晓。

“炉火纯青”是一个成语，不只是形容火焰，还是称赞技艺。

掌握火候是考验一个烧火匠的另一个关键点，“火候”含了两层意思：“火”是温度，“候”是时间。

烧窑是最令人期盼也让人担心的环节。辛辛苦苦做了一月半载，如果烧坏了那就是前功尽弃。以前烧窑是要选日子的，有诸多的禁忌，就是因为窑火的可变性太大，不可掌控。所以，烧窑是砂器工艺最为关键的一环，

朱庆平、曾庆红等非遗传承人都是出名的“观火匠”，他们在长年累月的积累中总结出观看火色便知道温度的绝技。朱庆平在接受四川电视台采访时曾说：“最开始窑里面的火是红的，浅红的那种。慢慢烧到1100度它就会成淡黄淡黄的感觉，但是如果超过1250度后它的颜色是黄白黄白的了。如果再到了1300度火色就是纯白了，如果是烧的砂锅一般在开始发白的时候出窑，如果是烧的茶具就应该要等它完全发白。”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会考虑到不同的器物造型、大小，以及外界气温等各种因素。全凭师傅自己的经验掌控。

泥坯要在窑中借助火的煅烧才能升华为真正的砂器。在鼓风机的鼓吹下，有火苗从窑缝中窜出，起初火焰是黄色

的，慢慢会变成青蓝色，并发出呼呼之声。会看火色的老师傅，凭着火焰就能大致判断火的温度。要将土陶化，温度要高达1200摄氏度以上。烧制荣经砂器当前通用的窑是“馒头窑”，因其外形酷似农村蒸馒头的笼罩而得名。窑的下半边圆形浅坑用于铺煤等燃料，上面则摆放待烧的器物，再通过杠杆将上千斤的蒸笼形大罩移盖在上面，形成一个密封的整体。一件件待烧的砂器犹如待蒸的馒头，称呼体现了民间语言的形象与智慧。穹形且密封的窑腔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炉内温度均匀一致，在煅烧过程中避免砂器变形、开裂等情况的损坏。

烧制时间的长短，“总关火”完全凭自己的经验来做决断。一旦判断有误，之前的所有付出皆一烧而“烬”。盯着炉火一声不吭的“总关火”终于发出了战前动员：“抄家伙，准备起窑！”等在一旁的窑工这时如战士听到出征口令般，全都闻令而起各就各位，等待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早已穿戴齐备的窑工如整装待发的战士，听到出窑号令后，应一声：“开！”

于是一人压着横标杆将上面沉重的窑盖缓缓吊起。随着盖子与窑体分离，一股炙灼的热浪向四面冲出，站得远远的仍让人感受到脸上被烫了一下，逼得人往后退。只见原来黑不溜秋土里土气的砂器如新嫁娘掀开盖头，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热潮再一次逼得人们纷纷往后退，为即将出场的人挪出地盘。

主角换成了两名出窑工。两人头上戴着斗笠，却不戴正，帽沿前身压得很低，几乎将整个脸部遮住，像极了武侠剧中为保持神秘而故意用帽子挡脸的侠客造型。两人身上还披着自制的长达脚面的披风，像古代将军出征时穿的那种防护斗篷。就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铠甲”保护，窑工在1200度高温的火场中作业。靠得那么近，仿佛能听到裸露在外的皮肤发出滋滋的炙烤之声。两人各自手持一根顶有小钩、一丈多长的铁钎

作为“武器”，似一次次将手中的“长矛”刺入“火魔”的老巢，像抢出一件件的“宝物”。那阵势，如战场上的一次次冲锋。让人感受到气氛是紧张的、急促的。在抢，在赶，却又忙而不乱，手法娴熟，如一位剑术高超的侠士。脚步进退间，烧制好的器具被一件件从窑中挑出，又被准确地放入旁边的小窑里进入下一步骤——上釉。最忙碌、最繁杂、最关键也是最辛苦的环节，他们却举重若轻，真有些“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气势。虽然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几乎不说一句话，更多是用手势或简单的词语来交流，也靠长期合作形成的默契来完成工作。

上釉是烧制荣经砂器中独有的一项工艺，是与出窑一气呵成的工序。通红的砂器从烧制的炉窑中被出窑工挑出直接放进一旁的上釉坑中。在此之前，要先在釉坑里点火烘烤去除水份与湿汽，相当于是预热。从窑中移来的砂器要一码好，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松柏、杉树等含树脂的木屑（本地人称：锯末）迅速倒入坑内，砂器还未褪去的高温会瞬间将其引燃，只听轰的一声窜出一丈多高的火苗，火星飞舞中吓得人们又一次惊慌后撤。出窑工迅速用手中的铁钎钩来一个中间只留有一个小孔的铁盖将坑口封住，火势如被镇住般失去了威风，在小孔里探出一小撮火苗，挣扎几下就熄了。取而代之的是浓烟从小孔及铁盖四周不断地冒出，像不甘心被“按住”，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另一个工人这时操起铁锹铲来煤灰将四周的缝隙全部堵住，还用脚踩得实实的，只留出中间那个小孔，让烟缓缓飘出。

至此，出窑工序才算完成。

即便是在大冬天，豆大的泪珠子也早已在窑工的脸颊滚滚而下，会在他们在被煤灰染黑皮肤表面冲刷出一条条白色的“河沟”。汗湿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衣服也湿透了，整个人如从水里捞出一般。

出完窑，工人们也有些虚脱了，抓起放在一旁的大茶杯咕噜咕噜就是一阵牛饮。因喝得太猛，茶叶也被吃进了嘴里。汗出得太多，身体脱水厉害，太需要水份了。

窑工喝完水，身体便彻底放松了，他们会瘫坐在地上，或靠着墙身体才不至于倒下。若伸手在脸上抹一把汗，又变成了一个黑脸，不用遮挡也没人认得出来是谁，看上去充满了喜感。如果这窑成品多，达到了预期效果，一身的疲乏也会被收获的喜悦迅速冲去，他们就会点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享受闲暇时光。

人可以休息，砂器却还在闭关修炼。荣经砂器上釉有一个专用名词叫：闷烧！砂器移进还原坑里，除了一个小孔通气，四周全部封堵，锯末状的树屑在高温中不起明火却仍在暗中燃烧。通过闷烧还原，让砂器内部的矿物元素在密闭环境中发生一系列的化学、物理反应，把胎质中的石英、长石等矿物质金属溶解后析出在器物表面形成一种釉面。“出关”后的砂器才算作真正脱胎换骨，才是“耙泥巴”变成了响当当的砂器，不仅通体光洁油亮，在阳光下还会散发出银灰的色泽，轻轻敲击会发出清脆的声音，隐隐有金属音质。有人形容这是化妆，在面向世人前做最后的装饰，上釉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砂器的品相。上釉后黑亮黑亮的，特别惹眼。

至此，一件砂器算是大功告成。完成了“砂生”的飞跃，将踏入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

朱氏砂器第八代传人之一的朱庆平在提到自己身份时，自称是“捏泥巴的农民”。自谦，但也十分确切。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他，家人及乡亲全是制作砂器的匠人。自小耳闻目睹砂器制作的他，也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捏泥巴玩，算是练就制作砂器的童子功。到十一二岁，朱庆平已在家人的指导下成长为砂器制作的熟手。初中毕业的他，跟

随祖辈们的人生轨迹顺理成章地正式成为了一名砂器匠人。忙完农活，他就制作砂器挣钱补贴家用。

好学的朱庆平，很快掌握了从采料、走硝、粉碎、过筛、配料、搅拌、练泥、成型、初干燥、装饰、再干燥、入窑、预热、烧制与取釉等多达二三十个的流程，成为了一名能独立完成所有工序的师傅。除了家传手艺之外，他还虚心地向村里其他的长辈与师傅请教，到其他作坊观看人家的制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艺，渐渐成为了年轻一代中砂器制作的顶级好手之一。

年青的朱庆平遇到了好时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在其他地方的农民精心经营土地时，同样是农村的古城村农民却“轻农怠耕”，大力发展起砂器制作来。荣经砂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仅有120多户人家的小小古城村，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112个砂器烧制窑炉，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做着与砂器有关的事，直接制作砂器的工人更是达千人以上，专业营销人员也多达三十余人，每天的砂器被大车小车不断往外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成为抢手货。砂器一时名声大噪，生产出的产品完全不愁销路，还没出窑就有外地客商将车停在门口等着装货。每孔窑除了过年那几天，一年到头没空过，全都被火烧得发烫。说起当年的盛况，朱庆平用了一个词：红火！与砂器一起红火起来的还有古城人的日子，那时候，村里年青人完全没因为婚姻而发愁，主动找上门来的媒人多得很。朱庆平也是在那时结婚成家的。

盛极而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荣经砂器销量进入低谷期，生活用品逐渐被各种更精美方便的产品替代。这时的砂器因外形粗笨丑陋，更为致命的是易碎，俗语说“打破砂锅纹到底”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砂器还有慢热等自身的缺陷，于是被逐渐富裕起来追求更精致

生活的人们所嫌弃。而匠人们守着传统不懂得变通，时代淘汰你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弃你而去。砂器大量产品滞销，人工费及生产成本又增加，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生产厂家从上百家一下锐减至不到十余家，从事制作的工匠也减少到不到一百人，从业者全都在苦苦支撑。

朱庆平也就是这时开始思考出路的。已成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在正值壮年想着依靠这传家的手艺好好干一番事业时候却遭到当头一棒。于是他决定自费到著名的宜兴学习考察紫砂壶的生产与销售，经为期数月的学习结束后，他没有立即赶回荣经，又再到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旅游”了一番，考察市场，学习营销。这一趟花了几万块钱。朱庆平说，这次出去算是开了眼界，也让他开了窍，有了自己的想法。但在家人与厂里的工人们看来，他这是不务正业，不专心生产，而是成天“烧瓦片子”耍。花销的半年，其实是朱庆平淬火历练最为难熬的半年，他其实是在寻求突破的路上不断探索，寻求蜕变。从原料的筛选到器型塑造，再到烧制工艺的尝试……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重来。历时半年，他终于烧制出了一件砂器茶具，虽然入窑一炉只成功了一件，但他却有涅槃新生的感觉，证明自己尝试粗改细的道路终于看到了曙光。他后来向朋友吐露心声说，每试验烧一次，他都有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烧的感觉，每回看到出窑的失败品，他的心就碎一地。如果再失败，他也准备要转行了。好在这套质地细腻造型独特的砂器让做了一辈子砂器的老人们都暗自点头，后来还获得了优秀旅游产品奖项。同样是荣经砂器非遗传承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的严云杰为朱庆平题写了“黑砂之魂”四个字。能得行家的赞誉，这是最高的认可。

如今，荣经砂器制作在经过工匠们的不断摸索与改革后，正在向着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传统的生活器具已开发出龙形砂锅、砂钵等众多外形精致的砂器，受到了市场的青睐。砂器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食物“原汁原味”的功能，刚好满足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需求，深受居家美食者的宠爱。基于砂锅的特性，采用煲、炖、煮、烧、煨等专有的烹饪手段，衍生出了一大批深受人们喜欢的招牌菜。砂锅雅鱼便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道川西名菜，此菜将雅安两大特产特性完美结合，相互成就，让众多饕餮客心心念念。其他如砂锅豆腐、砂锅米线、罐罐鸡等也是深得人们喜爱。

如何融入现代生活？怎样在人们追求高端生活与品质上怎样做出探索？保健与时尚，艺术与适用，如何有机的结合起来是荣经所有砂器制作人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开拓艺术品之路，是正在进行的一次窑变。经过数年的磨砺，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走进朱庆平、曾庆红等人临街的店面，让人有一种走错地方的感觉，店里摆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砂器，人特塑造、梅瓶等各种摆件，茶具或带着强烈抽象风格的现代雕塑……色彩也不再是单一的黑，红、白、紫、褐应有尽有，仿佛是到了艺术品店，细看又全都是砂器的本质。我带着疑问求证，主人语气坚定地强调，店里的东西全是百分之百荣经烧制的砂器。这些“作品”，全是基于传统工艺上的再突破与创新，让荣经砂器制作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周安勇先生以出土文物为证，作出更详细的解释：在荣经早期的砂器中，就有很多用于表明身份的“礼器”。在两千多年火舞窑红的积淀中，荣经砂器在粗犷中蕴含着纯朴大雅，看似笨拙却暗藏本真至美，获得了更多有识之士的喜爱。古老的荣经砂器在一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中正在发生华丽的“窑变”。荣经砂器工艺品频频获奖，被爱好者高价收藏，“荣经土罐罐个个值万元”这句话正是对荣窑艺术品的市场认可。

近年来，荣经砂器产业已逐步走出低谷，成为了当地一项有前途也有“钱途”的行业。在作坊，见有不少女工人，她们粘满泥巴的工作服与一双黑手看不出特别之处，但金项链与金耳环在光线不足的房间内非常亮眼。据老板介绍，熟练的工人一个月能轻松挣上万块钱是很平常的事，这在本地算得上是高收入。手艺人吃香让年青人坐得住了，愿意静下心来专注技艺的提高，而不是像前些年一心想着往外边跑。“守着家就挣得到钱，哪个还东奔西跑？”一个砂器工人说出了内心真实想法。仅朱庆平一家，就常年有40余名工人。

荣经与宜兴的发音其实有些相近，但世人知道宜兴的多，了解荣经的少。宜兴知名得益于一种叫紫砂壶的砂器，而同样盛产砂器的荣经却是寂寂无名。同样是砂器，难道仅仅是因为颜色的一紫一黑，就形成一个红得发紫，一个深藏在民间的局面吗？有抱负的荣经砂器人会不断的反思与探索，会在工艺上不断的钻研，也会在艺术上不懈提升，在保持民间实用器的立场上不断开拓创新，希望通过努力让荣经黑砂工艺也能像宜兴紫砂一样，涌现出像明朝时大彬、清代陈鸣远、当代顾景舟那样的大师，让荣经黑砂与宜兴的紫砂一样大红大紫，享誉世界。

在朱庆平的作坊里，还挂有一个铜质的牌子：“荣经县朱氏黑砂教育（研究）基地”。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他还负有培训砂器制作传承人的责任。朱庆平还是荣经职业中学砂器专业班的特邀老师，不定期为学生授课，免费提供原料让学生们制作砂器，让学生来作坊练习。朱庆平说，砂器烧制手艺不能断在自己这一代人手里，而应该通过各方的努力将其发扬光大，将窑火烧得更旺，让荣经砂器走得更远。

专注技艺、积极上进、有产业情怀，正因为有这样的砂器匠人，荣经砂器的窑火才得以薪火相传，千年不熄。

石儿山下的漩涡

□代学宁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在大自然里，人类是渺小的，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虽然人的一辈子会碰到许多人并经历许多事，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后，曾经那些无比清晰的记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旋转消失在时间黑洞的深处，一切过往也会变得遥远而模糊，让人说不清也道不明。也许只有山川河流才可以清晰地记得那些历史过往，然而遗憾的是它们却总是沉默不语，只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比如在石棉县大渡河旁，石儿山下的故事……

“石儿山”是坐落于石棉县城里的一座小山，石儿山山脚下就是大渡河的老鸦漩，土司制度时属百户所管辖之地。

石棉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矿物质名称来命名的县城。作为县治，它的建置时间并不长。1951年，为了开发石棉矿，西康省人民政府分别将汉源和越嵩（现称：越西）的一部分划出合并为“石棉

县”。1952年，经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正式在此设县，并将“绵”改为“棉”，始称“石棉县”。

石棉县位于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它的建置时间虽然很短，但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石棉县的南边是越嶲和冕宁，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也是彝族、藏族的杂居区。由于地处于云贵高原的边缘，石棉县四周高山林立、河流密布，不但河水湍急且民风彪悍。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大渡河，在经阿坝金川、泸定等地后最终来到了石棉，它横亘在南北之间，作为一道天然的地理分界线阻隔了中原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往来。

在古代，石棉县属于蛮夷之地，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事就发生于此。如今孟获城遗址尚存，其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旖旎的风景，常引得旅人前往观光。

据《石棉县志》记载，约在战国时，居住在今青海湟水两岸的部分羌人曾沿着大渡河迁徙到此，并与当地部落氐族融合形成笮，又称越嶲羌。到唐代，唐王朝与吐蕃、大理在这里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吐蕃曾一度占领大渡河西南地区，当时大量藏民因此迁入此地，称之为西蕃族人。大渡河流域因此成为了中原与边国长期争夺的地方。

到了宋代，曾经建功立业的宋太祖赵匡胤面对大渡河这一天然屏障，也深感难以逾越。公元965年，宋太祖遣大将王全斌伐蜀，得胜复旨时，宋太祖以玉斧画图曰：“此外吾不有也。”于是，宋太祖放弃了对大渡河以南地区的征讨。

1252年6月，忽必烈奉命南征大理。1253年8月，蒙古铁骑在他的亲自率领下从陕西出发，由北向南进入四川，沿着大渡河流域一路南征，此间，先后越过大渡河、大雪山、金沙江等险

绝之地。不久，蒙古人的弯刀战胜了南宋、吐蕃和大理，建立了元朝。一路南下的蒙古人成了石棉县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在此驻兵戍守。明朝初年，天下战乱，藏民战败，西蕃族人被迫西迁，此时彝人迁入，但仍有部分西迁的藏民不愿离开这片早已视为家园的土地，于是他们滞留在松林河两岸的高山密林里。在随后的数百年里，因民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不断发生争斗，在无数次的分分合合后，民族之间决定共同享有这片土地。

从元朝开始，石棉这块土地上有了土司管制。元朝以后，这里虽然被收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朝廷却从未在此设县。到明末，开始在此建立屯垦农场，住有百余户人家。清康熙年间，此地开始设立松林地千户所和老鸦漩百户所。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才彻底废除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后，先后在此地设立有政治指导区、屯垦委员会等机构，之前的老鸦漩百户所被撤销改设为乡，后又建农场。在解放前一直以来，这个地势并不开阔的山凹之地依然荒芜落后，人们大多散居在大山上，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实行的是汉彝分治。

二

石儿山位于大渡河与南桠河的交汇处。从北向南奔腾而来的大渡河在县城以西不远处突然拐了个九十度的大弯，在此展开双臂接纳从南向北奔腾而来的南桠河，两条河流交汇后自西向东滚滚而去。

这是两条古老的河流。据《石棉县志》记载，在远古时期，大渡河和南桠河都是蜀水流入西昌湖的古老水道，后因云贵高原升起，西昌湖抬升，湖水才倒流进蜀湖。再到后来，西昌湖逐渐萎缩形成了邛海，而古河道也被隆起的菩萨岗截分为两断，南段形成了安宁河，

北段便成为了南桠河。发源于冕宁与九龙交界处的南桠河从高高的南部山上向北奔流而下，在石棉与大渡河汇合。在大渡河和南桠河的冲刷下，因此形成了一片狭小而零碎的河谷地带，石棉县城便建在了这个仅有数平方公里的河谷上。两河交汇处的东部堆积起了一座小山，这便是“石儿山”。山下，因南桠河与大渡河交汇时剧烈冲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叫“老鸦漩”，历史上的老鸦漩土司百户所因此而得名。

石儿山其实不过是一座有三四层楼高的小土丘，海拔只有八百多米，与四周动辄两三千米高的山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当地人还是把它叫作山，这大约是因为一代枭雄石达开曾兵败于此。

据当地人讲，1863年石达开在此兵败后，为了殉节，他的王后、王妃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跳入了波滔滚滚的老鸦漩。据传，在他们落水的地方后来露出了一块就像小孩脑袋的石头，人们坚信这石头是由石达开的儿子幻化出来的。从此，人们就把这座小丘叫作石儿山。

三

石达开曾经闪耀辉煌过。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书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最终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非凡的。正如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韩孟钧在其撰写的《翼王亭记》中写道：“莫隆于辛亥革命，而实太平天国开其先……”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动摇了清廷的根基。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以及石达开的出走注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灭亡。“天京事变”致使韦、杨交煎，瓦瓿断裂不可复振。此刻备受猜忌的石达开也深感性命之忧，他决定远离天

王另起炉灶。1857年5月，25岁的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带走了十万精锐（有说20万）。然而，另起炉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更好的思想纲领，翼王的队伍像流寇一般四处征战，辗转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湖北、四川等地长达五六年之久。1862年1月，队伍再次入川，石达开决定在四川建立“根据地”、“扬天朝之旌旗，而宣太平之威德。”此后，队伍在四川与清军作战于长江一线，交战长达一年依然无法横渡长江。在1863年1月的横江大战中，因部将郭集益、冯百年的叛变，石达开的队伍开始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守云南。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部渡过金沙江再次入川，队伍穿越大凉山一路向北，计划渡过大渡河经雅州（今雅安）进袭成都。5月14日，他亲率三四万主力部队经冕宁小路抵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此时，北岸尚无清军防守，队伍本该乘机渡河，但石达开却让队伍停下休整。

据传，队伍行进至“洗马姑（今回隆乡）”时，石达开的一位王妃为他生下了一个小王子。小王子的诞生让他欣喜若狂，加之一路奔走，部队又需突破清军的重重包围，将士们也显得有些疲惫。于是石达开下令大宴三军，队伍晚一天渡河。石达开全然没有觉察到危险正一步步地向他逼近。他更不知道的是，川西的天说变就变，大雨和洪水说来就来，全然没有任何征兆。

就在当晚，天降大雨，大渡河河水暴涨，河面更宽阔了，河流更加汹涌，原本就逾越艰难的大渡河更显得无法渡过。这状况给清军布防赢得了时间。很快，四川总督骆秉章调集各路清军与土司兵勇在大渡河两岸设下重围：四川布

政使刘蓉部驻富林，负责前线指挥；提督胡中和部驻大渡河北岸；总兵唐友耕及雅州知府蔡步钟分扼大渡河上下游，以阻太平军渡河北上；南字营的王松林断其南路；土司王应元据守紫打地以西的松林河；同知周岐源和彝族土司岭承恩则阻其东路，岭承恩还用巨石古木堵塞南面山路，切断太平军的退路……

此时，石达开遭受了“四面楚歌”的厄运，被围堵得死死的。

河水的怒吼声与清军官兵的呐喊声混杂在一起，直逼太平军大营。

紫打地以西有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汇入大渡河的河流叫松林河，渡过松林河西进，向泸定和康定进军，便可以突破清军的围堵。在多次强渡大渡河无果的情况下，太平军队伍决定强渡松林河。然而松林河是松林土司王应允的地盘，遵照朝廷的命令，王应允早已收走了所有船只和粮食，坚壁清野，还组织土兵与清军配合对太平军进行阻拦和攻击。

无论是强渡大渡河还是松林河，太平军都遭到了强力阻击，每一次冲锋都惨遭失败，军队损失惨重。5月24日，在太平军位于后方马鞍山的粮草大营又被清军偷袭，粮草尽失。

6月5日，在太平多次强攻都惨遭失败的情况下，石达开决定收买土司王应允。石达开令士兵隔河向王应允射去一封书信，信中许以千两白金和两匹良马，只求土司王应允让他的队伍渡过松林河放他们一条生路。然而，王应允拒绝了石达开的收买。

收买不成，只得再次硬着头皮进攻。太平军左冲右突，猛冲猛打，依然毫无战果，将士们死的死，伤的伤，溺水的溺水，队伍几近损失殆尽。直到6月10日，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已只剩下六千余。

石达开并非仅是一介武夫，更不是怕死之辈。如今见大势已去，自知已穷途末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带领队

伍去实现“理想”了。为了不让仅剩的将士作无谓的牺牲，他想要通过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的生路，他自知自己唯一的本钱也就只剩这条命了。

万般无奈之下，石达开决定向清军投降，舍己以保全太平军将士的安全。他给唐友耕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求荣以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阁下如能依书赴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诛戮？则达一人可以自刎，三军饬以全安。然达舍生果能出全吾军，捐躯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不为辱。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伤。”

一代枭雄，此时像一头困兽，沦落到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境地。

清军接受了石达开的投降，却没有信守他们的承诺。6月13日，石达开带着宰辅等几名随从和他年仅五岁的儿子石定忠来到洗马姑清军唐有耕的兵营，但却在谈判时被捕。18日，唐有耕押送石达开和他的儿子至成都，随后他们被凌迟处死，剩下的两千多名将士也全部被杀害。

这一年石达开32岁。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王后和王妃们后面也不甘受辱，亦抱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投了河殉了节。不少士兵纷纷投河自尽，他们跳进了大渡河的漩涡，与石达开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从5月14日到石棉至6月13日兵败被捕，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石达开的命运留给了后人太多的唏嘘和感叹。

许多人说，如果石达开在清军还没有完成围堵部署前渡河，或他的儿子晚几日出生，又或他不大宴三军，继续进军……也许他就不至于兵败于此，毕竟此前他的先锋赖裕新就渡过了河。倘若真过了河，事情又会发展成怎样一种局面，但至少应该不会败得那么快与窝囊

吧。也有人批评骆秉章不讲信用，但这些感叹终究只是马后炮，“后见之明”不能改变他失败的命运。

石达开的失败让骆秉章又一次立了功。作为胜利者，他头上又加持了新的顶戴花翎。石达开被消灭以后，清廷加封骆秉章为太子太保，后又赏一等轻车都尉与戴双眼花翎，其余人等也一一得到了论功行赏。松林地千户土司王应允也因阻击石达开有功，被朝廷封为土都司加副将衔，世袭。

一百多年过去了，大渡河的一切都归于平静，石达开也成了历史，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在当地的小孩中衍生出了一种“田”字格子游戏。孩子们画出一个“田”字格，在每格中再填上“太平天国”四个字，通过剪刀石头布的博弈，输了的一方就抹去自己方格中的一个字，赢了的就添上被抹去的字，直到把对方全部消灭。但这些孩子却大都不知道这游戏其实讲的是太平天国的故事。

四

如今，石棉的石儿山已经被打造成了公园。整个山体堆积着许多的花岗岩石，西侧山崖像刀斧所劈一样齐整，条石铺成的小路通向山顶。上山入口右侧有一岩石，岩石上刻着“灵巖勝蹟”四个红色大字。公园内危崖旁立有石围栏，栏杆上刻有公园的来历以及传说。其间，第一条栏杆上便写着：“石儿山又称灵岩，旧称老鸦（当地读音：wa）漩。山岩陡峻，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景色迷人。老鸦漩，就在这石矶之下，伸入河道的巨石挡住了汹涌的河水，形成了大小无数无数的漩涡。据说漩涡之上的崖边，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就像一个孩子，人们说，那就是石达开的儿子，这就是石儿山。”

公园最高处建有一亭，名曰“翼王亭”。原亭建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但后来被毁坏，现在的亭子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建的。

亭子后面立有一块石碑，石碑被镶嵌在石框中间，严实稳固，碑顶为倒梯形，碑文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据有关人士考证，这是原碑，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九日 西康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兼任教育厅长韩孟钧造并书。”亭前立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翼王亭已于2011年被评为雅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英雄何其悲壮，让人联想到楚汉相争时项羽败垓下，令人扼腕叹息。翼王之悲壮，莫不如是。正如时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在其所撰的《大渡河怀翼王石达开并序》中所感慨的这样：

……

洪波忽涨大渡河，阻我北征奈若何。
天昏不见秦淮月，食尽惊闻四壁歌。
楚歌四壁非吾惮，斩将追奔吾所惯。
苍天有意误元元，忍驱饥卒拼一战。
剑光寒映江潮起，蛾眉慷慨投春水。
明朝单骑叩胡营，非战非降是求死。
一死宁求保六军，从容就义古蓉城。
蓉城此日无颜色，江东子弟尽捐生。
才气无双怜项羽，英风异代抗田横。

……

据《石棉文史》中记载，1942年“石绵大桥”竣工时，为纪念石达开的英雄壮举，在当地士绅和政府要员的捐助下，西康省政府、西昌行辕以及工程指挥部在石儿山上修建了翼王亭和纪念碑。后来，因纪念亭损坏，导致于右任、林云陔、熊式辉、白崇禧、刘文辉、张笃伦、刘万抚、杨学端、韩孟均等多位知名人士撰书的碑文也被毁坏，仅留下了一座《翼王亭记》碑。如今，经重建后仅在翼王亭南侧山腰上重刻了原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所撰的《大渡河怀翼王石达开并序》、原国民党陆军第一百三十五师中将师长刘万抚撰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殉难碑》和赖秉权（即：赖执中）撰曹瀋文所书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三座石碑。

公园虽小，但布局合理，小巧而精致。错落之间，有蜿蜒步道，偶有大小不一的乱石散布其间，花草、翠竹、回廊、栏杆与鱼池相映成趣，曲曲折折的小径和高低错落的廊庭倒显得有些幽静了，只有少许游人和市民游玩。夜晚，

各色彩灯映照十分优美，但因为山脚下便是滔滔大渡河，河风吹起时便颇有些阴冷。

五

石达开兵败的许多年后，如他所愿，清王朝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石儿山又一次见证了在新中国征程中辉煌的一段往事。

1939年，为了打通国际通道，保障战略物资的运输，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乐西公路，开通四川到云南的通道。

这是一条用生命铺就的公路。据有关史料记载，乐西公路全长525公里，在修筑过程中，政府先后从四川省的乐山、夹江、犍为等19个县及西康省的汉源、荣经、西昌等17个县征调过约24万民工。到公路竣工时，死伤人数已达三万多，平均每修筑一公里路就有8个人死亡。特别是修筑最艰险的岩窝沟路段时，伤亡人数尤其惨重，仅仅7公里的路死亡人数就达1400多人，平均每修筑一公里路就要死20个人。

乐西公路路段正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不毛之地”，山高沟深，途经汹涌的大渡河，加之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粮草常断，筑路过程之艰辛，难以想象。

修建大渡河钢索桥（后称：石棉大桥）是乐西公路建设中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是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钢索桥，也是中国的“第二大公路吊桥”。乐西公路大渡河悬索桥的建造者郭文复认为，大渡河钢索桥已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当时的中国建桥技术落后，建材匮乏，造桥所用的钢索等材料甚至都需要从美国购买，要在汹涌澎湃的大渡河上修公路桥梁难度可想而知。

石儿山算是见证了石棉大桥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

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

处长兼乐西工程总督赵祖康在其《大渡河钢索悬桥落成记》中记述了修桥的艰辛和官民一心的壮举：

乐西路长五百余公里，土石工程凡一千百万公方，桥涵一千三百座，而大渡河之桥工为最巨。路最高处海拔二千九百公尺。山则危峰峻岭，谷则高沟深壑，天则寒燠不时，地则沃瘠不一。募工不得，粮食不给，可谓难矣。

……

不知其数十百员工，数千百往返也，及其兴工建筑也，或订计划，或主工役，或采粮料，或司转运，或供医药，或督施工。它若文书、人事、出纳有司莫不各有专责，悉力以赴。所最感困难者。则于粮价高涨，财源支绌之际。每有款不应时食不济工作之苦，犹幸沿路地方长官、士民、军队皆能热忱援助，输其人力。而中枢层峰两省首长亦常以路长、地险、时艰、工巨为念，温旨屡下，慰勉有加。于是全路员工群情奋发，再接再厉，一德一心。

工程既竣，沿途军民莫不欢欣鼓舞。“所经各县城、镇民众夹道欢呼，爆竹之声不绝于耳，其工程人员则有喜极而泣下者。”

除了赵祖康，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主任的戴笠也写下了《修建川滇西路大渡河悬索桥工记》，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大桥北端如今还立有一块石碑，仅露出一截，石碑上写着“群策群力”的字样，下面记录了一些参与设计、施工和管理的技术人员名字。

乐西公路通车不久后，因日本人切断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最终并未起到国际通道的预期作用，但在促进宁雅社会和经济、改善人民交通出行条件等方面依旧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1950年3月25日，为阻止解放军过河，国民党溃军、汉源县县长兼民团司令钱炯尧下令将大桥进行烧毁，最后烧得只

剩下了两根悬索主绳，来往群众只得重新靠渡船过河。所幸的是，1952年石棉县建县后，西康省交通厅对悬索桥进行了修复，大桥重新被命名为“石棉大桥”，由时任西康省省长的廖志高题写了桥名。1990年，又在大渡河上新建了钢筋混凝土大桥以后，大渡河钢索桥被列为了文物，仅供行人通行。

在大桥南端，石儿山与桥塔相夹着一条甬道。甬道边立有一块石碑，掩映在路边草丛中，这一石碑乃是赵祖康所撰写的《大渡河钢索悬桥落成记》碑，碑上的一些字已被凿去。大桥两端深埋着厚重的桥墩，桥墩上架设着碗口般大的钢绳，两端桥头立有一座高大敦厚的桥塔。褐色的桥身布满着黑色砖纹，粗大的钢索被岁月磨得光溜，历经风雨侵蚀，斑驳与光亮尽显沧桑，甚是古朴雄伟。

六

历史总是如此巧合，1935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来到石儿山，同样面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大渡河难以逾越的天险。然而，这是一支有思想、有信仰和目标明确、意志坚强的队伍，勇猛顽强的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大渡河，并飞夺泸定桥成功，妄图将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国民党，妄想落空了。

红军在石棉强渡大渡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安顺场也被重新定义，它不仅是翼王的悲剧地，更是红军的胜利场。

站在石儿山上，抚古思今，前面是绵延的大山，脚下是奔腾的老鸦漩，上游便是见证了奇迹的安顺场古战场。千万年来，大渡河水昼夜奔流不息，行至乐山路段与青衣江、岷江交汇后，相约一起奔向了长江。

历史已经远去，石儿山依旧沉默，或许它的无声无息，恰是将一切只留给后世任人评说。

故乡的杨柳岸

□ 杨蕊



川西小城荣经县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有一段被人们称作“杨柳河”，河名源于河岸边一排挺拔的垂杨柳，这与宋代词人柳永所作的《雨霖铃·寒蝉凄切》里“杨柳岸，晓风残月”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出生且有幸成长在这杨柳河岸边，后来又从事水利方面的工作，想来这大抵是从出生起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河岸的杨柳树主干很直，枝条却是自由垂落，有风便会摇曳。风起时，似千万条绿色的丝带飘荡，又像无数个晃动的铃铛相互碰撞，美丽如妙龄少女在岸边翩翩起舞，甚是美好。杨柳岸，有风有月。荣经小城夹在汉源的清风和雨城的雅雨之间，素有“家在清风雅雨间”之名，小城既有凉风习习的干爽，也有雅雨纷纷的湿润，这清风与雅雨的交汇里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夏天傍晚的杨柳河岸。

每到闷热的夏夜，一排排垂杨柳便摇曳生姿，像给绵长的河岸挂上了一大串碧绿的珠帘一般，长长短短又层层叠叠。如果再逢上下弦月，待残月攀上柳梢，河岸边吹起晚风，这时乘凉的人、散步的人、跳舞的人和摆摊的人都出来了，河岸边显得惬

意无比。

老人们会三三两两摇着蒲扇坐在藤椅上，借着月光聊着“岁月漫长也短暂”的感叹；中年人却结伴而行，或推着婴儿车享受天伦之乐，或甩着手膀子大踏步前进在绿道上，边走还边聊着一天的过往与得失；小孩子们则是在新建成的宽敞河堤上你追我赶，好像河风追着他们在捉迷藏一般，有的也会在岸边坐摇摇车、玩挖沙子，尽情享受童年的乐趣；摆摊的年轻学生们则是打着充电灯，小桌子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月色的衬托下显得很不好看，如果遇上买卖了，也是要讨价还价一翻的；小吃摊位前的人来来往往，吃上一碗红糖冰粉，一天的炎热也就挥之而去了；最是热闹的要数河岸边跳广场舞的嬢嬢，她们跟着音乐节拍，吹着河风，大方又自信地跳跃，以此向一天的疲倦挥手再见，也对明日的憧憬致以期待。

往来于杨柳河岸，偶然遇见熟人，大家点头一笑，也会寒暄几句互相问候，又各自离去。汗水随着河风吹干，笑意写满了双眼，若是抬头望见月儿，再看看平静的河面，不免会有“此处西南待好风”之感。

在杨柳岸伫立而望，还能清晰地看见近处兰家山上的文严塔，夜晚塔面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十分夺目。文严塔日日夜夜俯视着脚下流淌而过的杨柳河，虽无言语，却好像老朋友之间，只可意会，无需多言。塔与河，一个光彩靓丽，一个安静流淌；一个立于高处，一个蜿蜒在低处；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屹立而坚挺，一个不舍昼夜……这些给夜晚的荣经县城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人们往来于杨柳河岸，总要不自觉地看看高塔，又看看河面，好似帮两位老友传递着情意一般，想来很有些意境。

杨柳岸还有一碗特别的面，荣经人民亲切而形象地叫它“挹挹面”，“挹”字使得做面的动作感油然而生。吃挹挹面的人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一点，一茬茬地来又一茬茬地走，络绎不绝。在荣经有这么个说法：随意挑一家挹挹

面店你都不会失望。面要挹，类似鞭挹之意，通过反复拉伸、与案板的摔打，面条便会越来越软，也越来越有劲道，往往几根面也就成了一碗面。再加上口味多样的原汤牛肉、红烧大肉、清汤杂酱、美味三鲜等臊子，一碗热气腾腾又香喷喷的挹挹面便生成了，荣经人元气满满的一天从一碗挹挹面开始。

坐在杨柳河岸边的挹挹面店里，挹面声与吆喝声此起彼伏，汗衫与西装比邻而坐，清汤与红汤交相辉映，五湖四海的人相聚在小小的一方天地，目的统一而简单，都是为了这小小的一碗挹挹面所带来的舌尖上的快乐。吃完面往往还要喝几口面汤，不管红汤还是清汤，喝过才算把这一碗挹挹面给吃透彻了，这里的人们习惯用一碗面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朴实又充满仪式感。

大抵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独特的碗面，它不仅承载着味觉的美好体验，更是远方游子心中的一方思念，好比炸酱面之于北京，热干面之于武汉，小面之于重庆，拉面之于兰州……有面食文化的地方，往往会更有烟火气，也就更容易牵动在外游子的心吧。

已至而立之年，也算见过一些山水，我感受过额尔齐斯河的清澈凛冽和秋意渐浓，也在如玉的赛里木湖岸信步而游看雪山与湖面的神奇碰撞。我也曾泛舟在如画的漓江上体会“远山青如黛，寒水碧生烟”美景，到洱海有风的地方，蹬着自行车闻着各种花香，看鸟在水面上自由飞翔……每每回想，但即便走遍万水千山，最好的山水还是来自故乡，来自故乡的那条杨柳河岸。

依托多年河湖长制工作的耕耘成果，如今的杨柳河水比往昔更加清澈明净。再次站在杨柳河岸，看恣意潇洒而去的一江碧水，似能体会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冷落清秋意味，但更多的是人间皆安的烟火味道，是绿意，是平和，是心安，也是归处，这些都承载着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杨柳岸还是依旧会晓风残月，却不是一样的晓风残月了。

硃碛藏寨手记

□田震琼



远山的呼唤

一种生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开始了。

硃碛大山里接连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可以看到山顶了。山村静谧安详，秃鹫在山顶盘旋。然而，人心却很难合着这种安详而清静，老子说的“静极生动”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逃离凡尘俗世，逃进深山老林，最终只是从一个凡尘跌入另一个凡尘。也许世间只有一个能让灵魂获得终极自由的空间，那便是自己的内心。但，这真是凡人难以到达的境界。

也许，让心安静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做好当下该去做的事情，毕竟人生里的好天气可不多。

想起前几天的一路风尘，恰似一场对自己的洗礼。从西安到成都，我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不敢有一丝的放松和懈怠。

一年前我曾来过硃碛，也不知道是何渊源，如今我又再次来到这个与自身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藏地。我完全听不懂本地语言，好在朋友们能在藏语和普通话间自由地无缝切换。但语言的隔阂还是深深影响了我与当地村民的交流与沟通。

在硃碛大山里，我随时可以去拜访那些深山中的动植物。对于我这个愿意浪迹在荒野的人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治愈方式。

距离我从黑龙江出发到硃碛已经有月余。我依

旧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走，最终要去向何方。只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座山叫“夹金山”，硃磧就在山脚下。夹金山是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也不知道夹金山为什么对我有如此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有我要画的画么？还是因为这里是自己的心安之地？十年前，我携妻子和孩子一家三口去到云南大理苍山脚下；十年后，我孤身一人来到了不知道能栖身多久的硃磧嘉绒藏寨。近几年，我在自己的车上睡觉和做饭，过着“以车为家”的日子，也不知道这种生活是否现实，我又能坚持过多久。可能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以及这些年来经历的人和事儿，我在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是一个不讨喜的人。所以，我要让自己可以随时出走，让自己在遭遇莫测的时候，不至于无处安身。

夜晚来临，居住的藏房前两盏LED灯发出了微弱的冷光，我抬头看见近在咫尺的大山黑得像一块黑色的剪纸。我不禁疑惑道，这里真是我暂时的安身之所么？可是为什么我内心深处那种被人像垃圾一样抛弃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祥之人。父母总跟我说：如果不愿意在外面待了就回家来！是啊，即使我再怎么穷途末路和一无是处，父母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只是如今我也成为了一个垂垂老矣之人，又怎能忍心回去继续给年迈的父母添堵！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是幸运的。萍水相逢的缘分为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在硃磧大山深处除了有吃有住，甚至可以无所事事。但，偶尔还是有些心慌！基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原本打算租住一个房子的，但好心的朋友怕我没人照顾，拒绝了我的请求。

夹金山下有座孤零零的房子，看样子好久没有人居住了，房子的周围环绕着各种树木。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把它租下来，假如能租十五年，那时我就年逾古稀了，此生也应该了无遗憾了！

还是回到现实吧！其实我是借住在朋友家，偶尔帮着他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剩余时间则一边继续收集绘画素材，一边进行博物画创作。朋友家地处两山夹一沟的地理位置，门前只有一

条双车道的国道，还很窄。每天会有小车、挂车、工程车从门前经过，偶尔也会有牛、羊、猪在路上晃悠。

未来还将面对怎样的日子，我其实不得而知。既然我已被大山呼唤而来，就学着大山的样子沉默不语吧，也祈祷被山神眷顾。既来之则安之，我在硃磧嘉绒藏寨的流浪生活才刚刚开始。

在夹金山村

起风了，有些凉意，但太阳还高悬在空中。黑熊（狗的名字）眯着眼睛躺在地上，美美地晒着太阳。几只白鹁鸽和红尾水鹁在黑熊四周悠闲地觅食。近来，院子里堆积的枯叶越来越多，过几天就得清扫一次，毕竟夹金山下硃磧藏寨的深秋已至。

趁天气好，我徒步到不远处的“凉水井”拍了些素材，为绘制绘本做准备。上山的水泥小路旁就是轰鸣作响的溪水，路边的植物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见陌生的我就拍。距离小路十几米的地方一头黄牛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在它不远处还有一只山羊只顾自地低头吃草。我走近小黄牛，然后“哞哞”地学着牛叫，小黄牛竟然主动走到了我身旁，我抚摸了它的头。在这荒山野岭中，这种忽然被信任的感觉很奇妙。

成片的“鸡骨柴”的花蕊上，落满了正在忙着交配的斑蝶。野刺梅的红色扁刺显得格外显眼，另一种野刺梅的红色果实又很大，可惜很难近前，因为刺太多。胡颓子科的牛奶子果成熟了，顺手折了一枝挂满小果的，一边走一边吃。路边水沟里一些黄色的小花引起了我的注意，花很漂亮，回家一查原来叫“波缘凤仙花”。不知道这花是人种的还是野生的，大概率应该是野生的，谁会在这荒野中种它呢。

我住的房后有棵核桃树，树叶基本掉光了，绿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本想找几个掉在地上的拿回来吃，可是在荒草中翻了半天也没捡到一个。后来我在树上摘了几个，拿回家用铁管把外皮砸掉后放在太阳下晒干，新鲜的生核桃确实好吃。

在淘宝上我花重金定制了一个画架，又买了一些整开的水彩纸和针管笔。硃磧藏寨的夹金山村暂时还没有开

通快递业务，只能寄到镇上后再去取。在我生活的阿泰藏家乐，除了有我自己住的房间外，藏家乐的女主人小丽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间画室，并帮我选了一间采光比较好的。小丽说反正现在藏家乐的客人不多，也用不了这么多房间。但对我来讲，这种好意却是有些令人诚惶诚恐的，虽然小丽只是希望我能振作起来，多创作一些作品。

在我没来硃砂藏寨之前，每天被“拉肚”折磨得够呛，神奇的是到了这里后竟奇迹般的好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换了水土的原因还是换了心情的原因，总之恢复如常。据说胃肠的好坏和情绪息息相关，它们互为因果。

都说入乡随俗，其实随俗还是有些难度的。一天下午我给黑熊喂食，发现它的饭盆里还剩着上午没吃完的食物，我顺手就倒在了院子中央的火塘里，当时我心里也感觉哪个地方有些没对，但还是那样做了。后来小丽发现了火塘里的狗食时，默默地把狗食铲了。虽然她没有怪罪于我，但一问才知道我犯了忌讳。对于嘉绒藏族人来讲，火塘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希望自己以后引以为戒吧！

古碉楼

我在硃砂藏寨手绘《嘉绒藏寨博物志》的创作，是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古碉楼开始的。

我所居住的夹金山村基本上没有什么景点，虽有“红色景点‘凉水井’”，但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剩下的就只有一座古碉楼了。一些去夹金山垭口的游客，路过夹金山村时也会来看看古碉楼；还有一些是来藏家乐休闲的朋友，借着茶余饭后“消食”的时间也会到古碉楼转转。我想大家可能只是因为没什么可看，所以才勉为其难地顺便去观瞻一下。我也不知大家去看碉楼时抱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去感受到了远古的回声呢还是去赞叹了古人的智慧，抑或仅仅只是因为好奇？这些我都不不得而知。

据当地的村民听家里的老人说，曾经在修缮古碉楼的时候挖出过子弹壳和人骨，据此是否能说明古碉楼曾经历过或大或小的战争的洗礼呢。问过当地的很多人，可谁也说不清楚古碉楼到底修

建于何时，到底又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当地旅游局为开发本地旅游资源，而对碉楼进行了修缮，这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了。

在作画的过程中，我三番五次地登上过这座五层古碉楼，我发现碉楼内部的地板和房梁都还比较新，只是稍微做旧了一些。

距离碉楼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一户人家。听这家的老人说，当年有红军在碉楼里住过，也有很多红军战士曾在他们家的那棵老核桃树下休息过。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碉楼南面一公里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饮马的“凉水井（现称：红军井）”所在地。

李锦女士在《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一书中说：“‘硃砂’的称谓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乾隆征讨金川之役的相关记载。即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川提督董天弼议另开木坪尧磧一路，以攻金川，随后遣游击陈圣矩领军往木坪，驻守于甲金达（即夹金山）。后陆续派遣的军队前后相继，在小金，即甲金达对面山梁建碉房。现在，硃砂泽根村夹金组还保留了一个四角残碉，旁有残垣，扼硃砂通往夹金山的要道，应当是于乾隆年间征讨金川之役时修建。”

如果按这个说法，那就说明此碉楼跟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应该有些关系，关于这段历史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一书中有详细记载。根据书中所描述，夹金山村的这座碉楼也确实那个时期修建，而且是汉人所建。现在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里也能看到三座碉楼，据说是乾隆皇帝当年专门为征讨大小金川而修筑的模拟战场。八旗军中的精壮将士二千余人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健锐云梯营’”，日夜在此演习山地战和攻坚战。

在画古碉楼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其内部结构，才知道乾隆当年攻打金川时为什么那么费劲了。

古碉楼依山而建，第一层靠山的两面没有任何瞭望孔和射击孔，墙体厚度达80厘米左右，全部由石块垒叠而成。难怪当年乾隆大军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还是攻不下这座古碉楼，最后还是依靠重炮取胜。

第二层开始，三面墙体上都有射击

孔和瞭望孔，楼层之间有梯子相连。这梯子有些特别，它是由一整根圆木制作而成，每隔五十厘米左右用斧子在木头上砍一个蹬。至今，在西南山地的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区，都还可以看到有人在使用这种梯子。古碉每层楼的地板也是天花板，上面都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孔，用来供人上下楼。

除了每层必备的四根木房梁以外，碉楼的第三层在二层的基础上又多出了十几根一米长的短梁，这是为了给四层的巡逻回廊准备的。这一层四面墙都开始有了射击孔和瞭望孔，一般一面墙的瞭望孔在中间，两侧为射击孔。

来到第四层，跟其他几层最大的区别就是南北两侧均有一个可以出入的门，门上有门栓。北门可以通向楼外的山梁直至下山的台阶，南门可以通向外面的U型巡逻回廊。

因为古碉楼是下粗上细的锥型形状，所以第五层的面积和高度相较而言都比较小。这一层可以通向楼顶，楼顶对于古碉楼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除了站得高看得远以外，更利于战斗。

古碉楼墙体上对瞭望孔和射击孔的设计，是嘉绒藏族人民当年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尤其是射击孔的设计可谓鬼斧神工：射击孔是斜的而且内大外小，里面可活动的范围有八十厘米，外面的孔却只有十厘米左右大小，仅能放下一个枪管或一只箭。虽然我没查到当时嘉绒藏族的士兵们使用的是什么武器，但根据清军使用的武器看，那时的藏族士兵也一定开始使用火枪一类的武器了，而且可能比清兵的还要先进很多。

我尽力认真画完了这座古碉楼，虽然还是有很多遗憾，但我毕竟不是学建筑学出身，本来对于建筑的内部构造也属一窍不通，只是仅凭着一份对博物学的爱好和热情，记录着夹金山下这座嘉绒藏寨的一事一物。

我来到碉楼藏寨已经有一百多天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收集素材画一些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我不敢说我的画多有意义，我只是仅凭一己之力画一些大多数人不愿意画的、仅属于嘉绒人的一砖一瓦与一草一木……

我能暂时不去为吃喝拉撒犯愁，在此要特别感谢阿泰藏家乐的阿泰和小丽夫妇，因为他们的鼎力相助，我才能吃

住无忧地画画。未来我还有太多的创作要在这里完成，希望自己能坚持到底，完成《嘉绒藏寨博物志》的手绘创作。

在藏寨学种地

我跟着阿泰和小丽夫妇一起把莲白栽种到了地里，至此，春耕暂告一个阶段。

夹金山上的冰雪消融后，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碉楼寨子开始回暖，藏民们也开始了一年的耕种。夹金山村在两山夹一沟的地理条件下，耕种的土地里充斥着大量的石块。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们，凭借着聪明才智将锄头制成了犁状，因此解决了锄头无法刨进土里的问题。

如今藏寨里依旧还在使用着传统农具，但大部分的田间劳作已由现代农用机械完成。想在土地里种粮食，第一步是要翻地，以此让闲置了一冬的硬地变得松软起来才行。

小型旋耕机是春耕翻地必不可少的机械。一开始耕地机是有轱辘的，待从其他地方开到现场后，再将轱辘卸掉替换成松土轮。松土轮就像是一排强劲有力不断向前滚动的大爪子，一旦开动后就深深地向土里挖去。伴着柴油机的轰鸣声，新鲜的泥土在轮下翻滚起来。去年留在地里的玉米根部被松土轮毫不费力地连根拔起，同时泥土里去年的地膜也随之缠绕到了这些铁爪子上，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一下，不然耕地机的爪子就只剩下“指甲盖”了。我们同时使用了三台耕地机进行作业，不到半天功夫几亩地的土就松好了，然后就可以上“开沟机”了。

男人们正热火朝天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这时女人们已经开始手工挑选合适种植的玉米种子了。挑选好的种子就像准备好子弹一样，待装在像枪一样的播种机里下种。女人们就像是“咔嚓咔嚓”地向土里开枪的人。据说一台小型播种机一天的工作量机相当于五个人的劳作。确实，没等男人们翻完地，女人们已经先坐在地头聊天喝茶中场休息了。

地翻好后，种子也播下去了，来帮忙的亲戚朋友们完成了耕种任务，便都各回各家了。可我和阿泰小丽夫妇还有后续的活计需要完成，因为耕地属于高

海拔地区，要比低海拔地区冷很多，所以耕种后要在土地上再覆盖一层地膜。我和主人家及另外请来的两个帮工共四个人便开始分工明确地盖地膜：我负责拉地膜；主人家负责在铺好的地膜两侧培土；两个帮工负责在每隔五六米的地膜上压一块石头。我们四个人耗时差不多一天，总算是把几亩地全部耕种完，我除了腰有点疼外，其他都还好。

经过两周左右的时间，玉米苗已经钻出地面，生命的翠绿在地膜下若隐若现，这时就需要我们帮它们钻出地膜呼吸大自然的空气了。给每株玉米苗抠洞也是一门技术活，洞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了地膜不起作用，小了苗出不来。

烧磧藏寨种的玉米其实不是给人吃的，都是用来喂牛的。牛除了吃草，对玉米也可谓情有独钟，算是对其日常营养所需的一种主食。这里的农人一般会在玉米地里套种其它两种作物，一种是洋芋（马铃薯），另一种是莲花白。玉米喂牛；洋芋“喂人”；莲花白喂猪。在玉米地里套种莲花白似乎是这里农人们的不二之选，家家户户都要种，因为每家都会养猪。

至此，地里跟春耕有关的农活基本就干完了，就等着丰收的日子到来。

我在七岁的时候就离开农村举家搬到了县城，从此就再也跟农田没有了关系，没想到如今年过半百，又弯下腰在农田里实实在在地干起了农活来。有时候我也会感慨一下，觉得生活总会给自己带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无常，虽然不知道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好是坏，但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修 山

我的家族所有故去的人，都被埋在东北平原靠近松花江畔的一片不足几百平米的土地上。那是一个长满荒草的土包和几块竖着灰色墓碑的所在地，也算是我们家族所有人的归宿了。这印象忽然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好了歌》的一句词：“荒冢一堆草没了。”我作为家族的一员，按理未来的长眠之处也会在那个土包上，但，我已经默默地在心里决定死后不躺在那片荒凉之地了。我们家族故去的一些人里，有三十多岁因喜欢喝酒而废掉的，有因病早亡的，也有在睡梦中与世长辞的……他们都庸

庸碌碌地在这世间走过一遭，死后却没有人记得他们。

每年春节，我都会回老家去坟前烧点纸钱、点柱香祭奠一下故人。如果人真的有灵魂，他们此刻应该是幸福的吧。春节期间，东北笼罩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那些被厚厚白雪覆盖着的坟苗愈加显得苍凉，当寒冷的北风在坟头呼啸而过，纸钱也随风不知飘向了何方！

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我先在云南大理生活了近十年，还记得每次去爬当地的山拍花，总会路过数不尽的墓地。偶尔我也会凑近墓碑看看，看到的也只是一些陌生的人名和生卒年月，目光一移开也就忘了。有时候我会想，在这不计其数的坟墓里，所埋葬的躯壳到底都曾有过怎样的一生呢？估计也只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是谁了吧！

我们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便是人生的终点就是死亡。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也亲临过别人的死亡现场，但总是觉得死亡距离自己很遥远，甚至不太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死。每当想起人生的倒计时，内心总是会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人们索性便不再去想它。

关于身后事，年轻人是肯定不会去多想的，因为还有大把的时间去享用这美好的幸福生活。但当你过到五十岁还身患疾病，就不得不考虑死亡的事情了。一个人除了努力使自己延年益寿外，要知道每个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得考虑死了以后自己会去哪儿？会不会也像活着的时候自己贷款给买个“宅子”？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找一块风水宝地，并亲手建一个属于自己的长眠之地？关于这个问题，夹金山下的烧磧嘉绒藏族人给了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

六年前因偶然的机会有幸来到位于四川省宝兴县的烧磧藏寨。出生在东北的我来到这片陌生之地，还是被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所震撼到了，就像十年前我初到云南大理一样。

很早就听说烧磧藏寨有着一个不成文的风俗，就是人过了六十岁就可以考虑为自己修坟山（活着的时候给自己修建一个坟墓）。坟山一般都选址在自家

附近的山坡上或农田里，甚至有的在自家院子内。至于为什么叫“修山”，现在还没有定论，嘉绒语大概的发音是“根左尖”。也不知道这“尖”和“山”有没有关系，如果从坟墓的外形看，确实像一座有尖的山，外形酷似汉族人房屋的山墙。“修山”不能根据汉字的意思来解释，修山的规模也大概率会依据主人家的经济条件而定。从用料来说，硃磧嘉绒藏族人修山主要以就地取材，用石头、烧制的红砖和大理石为主，不一而足。虽然坟墓的样式多种多样，但基本大同小异。

坟山修建完成后，约定俗成地在其顶部和四周要种上鳶尾花。据当地嘉绒人讲，种鳶尾花的目的是因为花根有助于固定墓顶的石板。在古希腊，有将鳶尾花作为众神和人类之间使者之花的传说，负责传递信息和命令。鳶尾花也被认为是将人们的灵魂带往天堂或地狱的导引者，因此也被赋予了灵性和超越性的含义。西方赋予鳶尾花的这种含义，似乎与嘉绒人在坟山上栽种鳶尾花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也不知道东西方之间的这种文化巧合是何种关联，说不定这是古代历史上某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嘉绒人对鳶尾的种植，在跟日本人的使用上就更加有异曲同工之妙了。1860年4月中旬，俄国植物学家卡尔·马科西莫维奇来到了他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日本。他意外地发现日本贫民家庭的茅草屋上生长着许多漂亮的花朵，这正是他日夜思念的鳶尾。鳶尾似乎非常适应屋顶的环境，它们用肥实的根部紧紧地缠住屋顶的茅草，既固定了自身同时又加固了脆弱的屋顶。日本人将鳶尾花种在自家的房顶，而嘉绒人却是种在墓顶。

在后面绘制硃磧嘉绒藏族人修山的过程中，我采用了博物学的某些方法描述修建坟山的大概过程，着重于修建过程中的仪式仪轨，暂还不涉及人死后的葬礼部分。素材基本来自于我在硃磧藏寨的所见所闻，同时也参考了人类学家李锦老师著作的《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的部分内容。我猜测李锦老师当初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所选择的地点可能与我现在所居住的村子不同，因此修山的有些过程细节有所区别。我比较注重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所以格外留意在仪

式中所使用的植物。

一 年

一年，太短。

其实也没啥，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每天还是吃饭睡觉画画，所不同的是我学会了喂猪、喂牛、喂鸡、喂鸭、喂狗和喂自己。性格使然，青灯孤影相伴，我已经不适应和人相处，只能找一处清静之地闭嘴画画。事实证明，劳动确实能治愈一切。

这一年过得稀里糊涂的，我继续浪费着自己有限的生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发呆上。我渐渐地适应了一个人的日子，虽然有时还是会歌舞升平，但事后总觉一切都跟自己无关。

这一年在夹金山下拍到了十三种杜鹃，画了三十几幅小画。画了一年的画对我来讲是一种救赎，画画是一种心理按摩。有时书看多了，也会让我更加的不知所措和心慌，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往经历里的一些愚蠢和丑恶。

二〇二四年对我来说虽然毫无波澜，但突然来到硃磧这个陌生的地方，还是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平时除了去县城取快递外，我基本是“画地为牢”。期间只开车去了一趟成都，算是离开硃磧最久的一次，也不过是几天而已。

在藏寨，平日除了家人偶尔的问候外我几乎无人问津，自己更是没有过多的打扰他人。从刚开始的频频恶梦到后来的几乎记不住自己做的梦，我觉得这是一种向好的状态。

最值得骄傲的是，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的实施，而且实践证明自己的选择基本是正确的。不太敢畅想未来，因为怕太过于美好。

我虽身居偏远之地，但这一年还是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也有幸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与鼓励。闲暇之余我写作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阅读量居然接近两万，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这一年依旧穷困，依旧无家可归，依旧老哥一个，依旧一事无成……但没有被饿死，也没有露宿街头，更没有孤独寂寞冷或彻底躺平……

在经历了夹金山下硃磧藏寨的一个春夏秋冬之后，我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场生命周期的循环，不完美但没有遗憾。



为夜晚，腾出好看的轮廓（外三首）

□ 钟 渔

必定是有什么在水下动荡了，才把
大批轻浮的泡沫，挤出新的一年

拿掉头顶的帽子和它
试图遮盖的白发，体面地生活

每个虚假的笑脸，都是
一次深重的雾霾
拂开草丛，拔出背后的的匕首

撕碎那些华丽的，表面文章
给新的一年，让出一条血路

能被遮蔽的道路，都
不属于我们
最珍贵的方向，不一定在谁的嘴里

递给我剪刀，着手修剪掉那些
白天的细枝末节，为夜晚
腾出好看的轮廓

我们都是夜晚的火苗，就要跳跃而出
漆黑的火膛

俯瞰南海

投射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影子
划过凝固的海岛，他们为大陆和海洋
故乡和远方
引领出一条航道

像云雾中的孕妇
分娩出无数的船只，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抱住
十五世纪的旅行

亚洲通往欧洲和非洲的捷径
——马六甲海峡，比一只海鸥还瘦
都攥在船长的手心里

他要是一松手，航行的人
瓷器，锡器，丝绸和船一起
都将沉入海底

当今天的航班和新的太阳
一同升起
黄金与象牙结合在一起
锻造出永恒的审美，那些默默的祈祷词
都吹向海风的国度

季候风，吹来了密密麻麻的船只
和瓷器
也吹走了多少故土难离仍然要离开的
游子啊
都恍如蚂蚁

南海，摆在史册里的一座山峰
一直被翻阅，无可注解
多少对新大陆的探寻，多少异乡的眺望
都只能化作一波又一波的海浪
在心底翻涌

返回星空

——悼念一位诗人

1

江湖上你的传说，很早就有了
我们相逢得很迟

但时间，不影响人与人的缘分

2

三月的花楸山上，我们
共同举起的酒杯
亮晶晶的
还悬在空中，如坠落凡间的星辰

而今，你作为另一颗星辰
返回星空

3

七月的诗会，你的缺席
是大家秘而不宣的一种遗憾

大雨，催生了一个诗人
大病，带走了一个诗人

4

生前，你把每一次相逢，都写进诗里
你把那么多诗人，写进书里
风，还在不停翻阅

我们为你写的诗，却都留在你的身后了
风，在无声地哭泣

5

诗人，你借由什么方式
一片云朵，一阵风雨，还是一朵花开
让我们总是想起了你？

——因为你写过它们？

那么，那些你未涉及的细节
是不是，我们遗忘你时的空旷？

6

一些人的离开
总不是真的离开，你看

窗外的鸟鸣里
我们总能读出你写过的一片绿

当我们写下一行诗
都有一个崭新的词，被风彻夜地吹

小 寒

算算过去的光阴，这不是
最冷的日子
关于未来的预测
这可能是最好的冬日

阳光似有似无，阻止不了
人们隐秘的心思
一些坚韧而有力的种子
在冰冻的泥土下
孕育

更多的人在观望
不做点什么，是不行的
我把一盆开得正好的兰草
换了盆

一样甘苦（组诗）

□ 王 进

老屋重构

不管山梁还是沟壑，老屋都要有
小路通往屋后的核桃树
有一道院墙和高坎
挡住后山落石和野兽。在高坎
可以看到是否有亲人回来
玉米喂猪就行了，一年四季
青菜萝卜都要覆盖贫瘠或者肥沃的土地
让日头在猪粪牛粪里聆听
种子发芽，庄禾拔节的气息和心跳
老人是不可或缺的，不管他是
老祖、老爷、父亲或者自己
逢年过节，墙根到房梁才会攀爬
追逐，喧闹和忙碌
彩铃骤响，首先竖起耳朵的
是花猫、小狗和林间山雀
一束茅草在坟头静立不动
夜晚，每一次咳嗽
天空里的星星都会睁大眼睛
看看这阑珊处里的灯火

父亲把种子埋进冬天

树叶飘落，大雪来临
父亲不能背回沟里的柴禾
只得削去土豆屁股
把衔着胚芽的头部埋进土壤
窝里垫着草粪，撒了磷肥
培土之后再盖一层
崭新的薄膜。父亲要让带伤的种子
就像自己衰老的暮年，暖和而不忘春天
父亲又给牛皮菜莲花白除草垒土
把快要“垮杆”的叶子切碎和面
端给两头肥猪和五只大红公鸡
风雪交加，父亲才坐到火炉旁边
将疼痛按摩到骨节和皮肉
嘴里不时发出，屋外土豆生长

与雪花碰撞的声响
猪喂到不愿再进食的时候
父亲就通知我们回家。一切就绪
躲到远处不见踪影的父亲
那是进入最寒冷的数九。平日
年猪跟父亲摇头摆尾，朝夕相伴
今天，在大家的簇拥下
自己走出圈门，一声嚎叫
把父亲埋藏在冬天里的难言之隐
全部唤醒

蜘蛛网

父亲把方圆十里耕耘得
就像一张蜘蛛网。最粗的纵线
从这座山头牵到那座山头
从体内一直到大理石廊柱
亲戚、朋友、知交的路数
犹如小溪顺着小径来了又去
那些整齐方正的网格
常年粘着小麦、水稻和玉米
油菜开花，蝴蝶自由起落
秋天的凹槽，蜂蜜一样的清油
汨汨淌进我们的童年
一年四季，父亲都在这张网上
吐丝，补漏
所有飞来的贫穷、疾病、横祸
父亲都把它们粘贴起来
背对我们，大把塞进自己的嘴巴
时间久了，父亲的颧骨和腮部
成了大地一个个移动的山脊
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也听到
干果掉落地上，而没有留下
任何痕迹的空响

一样甘苦

如果有人把我们捧在手里

就会像干果一样滋润和甜香
 臂膀放在两侧，过滤从指缝
 飘在脸上的雨水。长尾巴的松鼠
 抛来媚眼，那是很迷人的
 蚯蚓在蓬松的土里抛掷响器
 歇斯底里，我们哪儿也不愿去
 唯有惊蛰是不可回避的豁口
 翅膀尚在瞌睡，就得飞出母亲
 入冬时节覆盖的第一粒尘土
 赶在清明露珠跌落之前
 迹象枝头，大声呼唤母亲
 回声，在角质透亮的碑林
 穿梭碰撞，一叶一心，两叶一心
 我们飞翔，也是在被飞翔里面
 滚烫，无比黑暗的天空
 我们就像划动一双肉质的船桨
 在火焰烧焦的黎明之前
 停泊下来。那儿正是
 蒙山顶上最恰当的茶处
 不管扬子江是否还要流淌
 只要云雾还像母亲匍匐在山上
 世界就不会有多余的咳嗽
 卡住我们的喉咙

梨花三月

那些被修剪过的枝头，梨花盛开

犹如李锡荣从尘埃端出的一碗青稞酒
 把高原水袖定格在三月的汉源湖
 疤痕愈合，托着阳光和笑脸
 从相对的角度映照出来，柔嫩与芬芳
 梨花三月，犹如一把吉他
 冲锋陷阵，尚存伤感和回味的颤音
 三尺讲台，沿着牧人的足迹
 铺展草原，成就藏羚羊
 每一次的驻足和奔跑
 还有，一撮米粒诱惑一只大红公鸡
 心跳，如同江津老白干倒进一杯杯
 月黑风高的夜晚。经历三冬
 洁白的花瓣都精心呵护粉嫩的花蕊
 一簇簇，一团团，直至漫山遍野
 它们不曾老去，却断然香消玉殒
 犹如大个泽旺音符里的嘉绒
 穿越大渡河峡谷，最后在西夏王国
 断裂生锈的三弦琴头停歇
 踢踏王子——白玛舞动苍穹
 “洛德”是一只矫健的雄鹰，利爪
 紧紧抓住这贫瘠或者肥沃的山川河谷
 我们都带着阿尼玛卿雪山的涓涓细流
 凭借田文蛟写的《点亮希望》
 回溯。不曾离别，春寒料峭已经开始
 疯长。断定，下一个三月
 又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带雨梨花

我从未看清他们的面孔
 只记得白刷刷的岩壁
 飘着棕绳
 恍惚间移动着几个身影

只记得在放学的路上
 在某个拐弯的路口
 猛然轰的一声
 谁家还未熟透的苹果
 就掉进我的书包里

铿锵作响，我一路小跑

□
乌
枝

石匠的歌谣

像风里流荡的
 铁钎的回音

石匠的歌儿
 就不知从哪个山腰迸裂开来
 和着谁家孃孃的叫骂
 此起彼伏

多年后，我又重走那条山路
 沙哑的孃孃早早捧上瓜果
 而石匠的歌谣
 我再也没有听到

油菜花开，抑或乡愁写意（组诗）

□ 语 一

每站春天都如此辽阔、富足

得到阳光加持、雨水宠信
万顷油菜应和着清脆鸟鸣吐蕊织锦
左手江山，右手爱情
从村庄田园到霓虹拐角
三月，有光芒璀璨的黄袍加身

——目光所及，遍野黄金
每站春天都如此辽阔、富足
足以安放折返的翅膀
流浪的诗句和天空的镜子
也容雷电、断层、质疑与肤浅发生

赞美，从隐喻和象征开始

春风得意，一个带电眼神
潮涌的小太阳就占领三月封面
成为百花宴主角。春天旗手

春风得意，吹响一串口哨
便将满屏芬芳牵引
把故乡明媚装进游子行囊

刻意跳过大地序言
赞美，从隐喻和象征开始
“扎根。坚守。躬耕秋收……”
拥有尘世温暖符号与年代金质标签

——有种盛开叫暖春
有种情怀，叫油菜花开

葳蕤、纷扬章节制造的更多惊喜

源自一条儿时小道对精神原乡的虔诚回访

掏出春天的舍利如举起乡愁

肆无忌惮恣意盛开
对着高清镜头齐刷刷地掏出体内焰火
掏出春天的舍利如举起乡愁
那么炽热、浩荡和壮观

时光深处，故土路口
株株油菜花以炊烟身姿站立
始终保持果实间距
拼接成一壶岁月老歌——

单曲循环。朵朵恒温的音符
拉长夜，醉了异乡孤月

金色海岸许下万丛春天

波光翻涌，馨香荡漾
春色撩人饮下三月蛊毒
或阡陌莲步行吟，花海与蝶炫舞
琴键上反复练习抛袖——
闪耀恢宏的背景推送春天献词

抖动图腾，同刺绣的青春久久凝视
稳不住一瓣雨露的颤栗
似只误闯入梦境的黄蜂
一个侧身，便与两个朝代撞怀
复古爱情花期漫长

捂不住滚烫誓言
——金色海岸许下万丛春天



沫水流经

□ 王尧江

姜城脚下
去打捞一条河的记忆
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文明
那些被时间定格的刀光剑影
对话，被锈蚀封住了嘴巴
对它，我们欠缺了太多的文字

零落的碎片被拼接
线装的方志慢慢展开
遗失杆子的箭镞在飞
浮出水面的金戈剑戟
发出了尖锐的撞击声
大河的雾气聚成一尊尊
伟岸的雕塑
河畔注入殷红的血液
沫水的来世丰盈起来

沫水东岸
石羊石马蛰伏在草丛
东汉上计史王暉在石棺一梦千年
——千年如一梦啊
沫水轻拍，和鸣声起
有人从石棺惊醒
石壁上的图腾轻歌曼舞

长在石头的记忆鲜活起来

佛图山擎着汉朝的弦月
漫游边陲小城
幽光穿过竹林亭榭
莹亮碑阙上的八分隶书
“明月开天，荷花出水”
远隔时空的吟叹
钩沉一段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往事
复活在长河里的记忆泛起了星光

姜城与沫水交响
人的故事与河的文明
交融成城的历史
复国梦碎，身遭屠戮
姜维的浩然气直冲云霄
金井阁，姜冢里没有骨骼
一粒斗胆把英雄的基因植入水土
也把“姜维”的名字写进一座城

沫水东逝
张斐，那回不来的壮烈身躯
以云雨的形态壮阔了沫水
抗日飞将军乐以琴

把热血洒在江南长空
身后抚恤金建起的伯英中学
是英雄对故土的反哺
诗人玉杲，壮歌远行
沫水与黄土激扬，一篇史诗
掀起了大渡河支流的波澜

戎州“死灰庵”，贬谪流徙的黄庭坚
心境如居所名
一包产自沫水山溪的绿菜干
甜香的滋味抚慰了一颗颓丧的心
表嫂史琰玉的才与情
驱散世态炎凉
蔡蒙山下，沫水之滨
珍馐与才女的贤淑之名
流淌为一曲《绿菜赞》

沫水河畔
历史以叠加的方式存在
残垣沿河岸匍匐在黑土下
黑土之上是鳞次栉比的芦山新城
残垣毗邻，建筑以仿古的形式呈现

仿古是对久远历史的追思和挽留
千年时光浸润了方砖
坑洼的沧桑隐藏着久远的文明基因
长出姜城故事

古城在时空世事涤荡中涅槃
又以另一种形态重生
新城，掀开千年前的伏笔
续写英雄之城的传奇
建筑，丰满了他的肉身
汉魂浇筑、灾后重建的浴火铸炼
升华了他的灵魂
传奇古姜城，在新时代
又有了新历史的厚重包浆

远古的回音在河畔激荡
如沫水翻动的浪花
被河水带往文明的大海
像月光播洒在流经的土地
大河回漩起落，奔涌向前
命运，故乡，姜城故事
恒久繁衍在沫水流经之地

□ 聂振生

上里古镇

唐宋的虫鸣
躲在花格窗下
青瓦照见岁月的沧桑

从木制楼阁
眺望到宋词里的时光
一把油纸伞
收留着恋情
花香牵动烟雨
青瓦飞檐
勾住春汛和传说

油纸伞撑开花期
红灯笼照见古镇的历史
古老的二仙桥
是岁月逗留的风云
韩家大院的雕刻
逗留岁月的悲喜

粉墙映着岁月的风云

挂满腊肉的枕河老店
探出水墨的画境
树影上
滑下乡愁里的燕子

黄茅溪的弦
拨慢历史的进度
蜻蜓滑入梦乡或往事
高大的榕树
遮住岁月的风霜

茶馆的藤椅
晃动着岁月的风雅
茶烟描画着历史里的人影
故事压住女子红艳的长裙
耸立的文峰塔
是历史苍劲的伏笔

亲情和乡愁的守望者

——浅议罗大伦散文集《故土难离》

□徐 良

人们常说，作家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被剧作家史航评价为“是个老福尔摩斯，是个针对美的侦探”，一生爱写作、画画、做饭的汪曾祺，到老都童心未泯。颇有反叛精神的法国评论家、思想家乔治·巴塔耶也作如是观。显然，这并非贬义和调侃。因为，作家往往对社会和生活抱以最美好的理想（甚至是幻想），而且还近似固执地不改初心，哪怕是被现实伤害得头破血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其实是一个作家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禀赋。

翻开罗大伦的新散文集《故土难离》，洋洋洒洒四十多篇文章，虽以“童年时光”“故土难离”“温馨亲情”“情系洪雅”四个章节名称予以区分，但其核心始终难逃一个主题，那就是亲情和乡愁。作家罗大伦拥有一颗“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般的赤子之心，把生活中最美好的亲情和乡愁，视作他文学、生活乃至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滋养。

亲情是根，无法割舍；乡愁是须，千丝万缕。从前的记忆就算青涩，回首也只剩下美好。所以，从罗大伦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故乡》到散文集《童年的酸鼻子树》，再到眼下这本散文集《故土难离》，罗大伦都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书写亲情和乡愁。



◎故土难离 罗大仝 著

甚至包括其小说《萤火虫之约》，也氤氲在浓浓的乡愁之中，带给人们以心灵的温暖、精神的慰藉和现实的思考。当然，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罗大仝的经历可谓丰富且坎坷，尤其是在走出小山村，离开故乡以后，他漂泊过省内外很多地方，说他阅人无数、饱经风霜也并不为过。时间和距离，并没有模糊故乡的模样，反倒增强了他对亲情和故乡的思念拉力，千回百转，最终还是依了那一颗“长不大”的内心的牵扯，辗转半生，又回到了这一方故土。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对亲情和乡愁如初心般的守望，如潮涌般的倾述。

罗大仝的散文集《故土难离》，紧扣亲情和乡愁这个主题，赞美亲情、抒发乡愁、感叹命运、思考生活。文集收录了《童年的酸鼻子树》《儿时的记

忆》等带有明显乡愁印记的优秀旧作，也收录《怀念儿时的冬水田》《母亲的泪花》《遥远的牟河坝》《坐在故乡的土地上》等其他篇目，从更细腻更广阔的视野丰富与升华了乡愁这一主题。文章既生动描写了杀年猪、九大碗、偷青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独特民俗，也不乏机智的记录了拾稻穗、放牛、走亲戚、玩弹弓等青涩而快乐的童年趣事，向我们呈现了更高层面的现实意义和人文观照。正如陈建功先生在其推荐语中所言：“本书怀着对乡土的挚爱，以少年般的诚挚勾勒出故乡的山川风物、邻里乡情、民俗事象、自然生态，为读者展示了大西南的乡村景象，描绘出不同时代的农耕文化风貌。此书中既流淌着对生命的慨叹，又展示了人性的淳朴和美丽。其寄托着作者殷切的期盼和深切的思念，也传递着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变化。”

高度和深度，是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向度。如果说洞察社会、挖掘人性是文学创作的高度，那么书写亲情和乡愁就是文学作品最感动人心的深度。作家罗大仝拥有宝贵的禀赋，多年来始终作为一个亲情和乡愁的守望者，目之所及皆是对亲情和乡愁的守护和赞美，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发掘。他质朴温情的笔触，他对生活的独到感悟，以及他对亲情与乡愁的深情笃定，令人动容。这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和深情不移的坚守，成为了罗大仝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思想动力，也成为了他亲情和乡愁主题书写的独特标识。

当下，我们新时代的生活如火如荼，如日方升，许多更新更有时代感的美好正不断地涌现在人们面前，相信这个亲情和乡愁的守望者罗大仝，以他的宝贵禀赋、敏锐感知和深情文笔，能为读者带来更多更新更美的关于亲情和乡愁的新呈现。

“溯源”与“追远”

□高富华



◎又见茶马古道 高富华 著

茶马古道是一条文化的血脉，也是民族彼此相融的和谐之道。

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景迈山是著名普洱茶产地，也是滇藏茶马古道的起点。

起源于四川盆地边缘雅安，穿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延伸至西亚、南亚的川藏茶马古道，无论在历史来源、规模和生产传承上，都要比滇藏茶马古道更加源远流长。

2004年，成都举办“茶马古道”摄影展，展出了清末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拍摄的照片。同年，来自中国各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约雅安考察茶马古道。也是在这年，我们踏上了茶马古道的考察之旅。

从三交坪到化林坪，从这“坪”到那“坪”，我们翻越了2800多米的飞越岭，看到了花岗石上星罗棋布的“拐子窝”，找到了当年方苏雅拍摄背夫的地点，也拜读了甘孜作家蒋秀英的《恢宏千年茶马古道》一书。

后来，机缘巧合下，我在茶马古道上走了几个来回，对茶马古道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在我看来，川藏茶马古道分为两段，“背夫茶路”和“雪域茶路”。

从雅安到康定是“背夫茶路”，由于山路崎岖，

马匹通行困难，只得靠人力背运。从雅安背运到康定，背夫每天跋山涉水，艰难地行走十多天，才能到达康定。

从康定到拉萨是“雪域茶路”，主要靠牦牛运输，边走边放牧，感受着四季的变化，需要一两年才能走个来回。

这段318国道的前身是川藏公路，而川藏公路的前身是康藏公路，而康藏公路的过去，就是“茶马古道”。

雅安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也是康藏公路的起点。随着康藏公路的建成通车，茶马古道早已湮没在大山深处。而路名的不断更迭，康藏公路这一名称，也渐渐地被世人淡忘。

从遥远的茶马古道到新中国建设的康藏公路，再到今天的G4218雅叶高速公路，都是从内地跃升到青藏高原的“天路”。

更耐人寻味的是，它们“跃升”的地方，都在雅安。

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将来，为什么选择的都是雅安？

摊开中国地形图，有一道南北向的横断山脉横亘在中国西部，成为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天然屏障，长江、黄河、澜沧江都源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大江东去，却被横断山脉“横断”，黄河被硬生生地拦回，重新回到青藏高原，向西向北再向南，经千转百回，这才找到一条出路，向东奔流到了黄海；东流的澜沧江更是“委屈”得要命，最终逼得南流出了国门，流进了印度洋；只有长江，尽管曲曲折折，蜿蜒东流，在横断山脉的万山丛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浩浩荡荡地流进了东海。

雅安的东面，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雅安的西面，是峰峦叠嶂的横断山脉。

G318线从上海到雅安，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等省（市），到了四川省雅安市，尽管“长途奔袭”了2600多公里，只爬了500多米的“坡”，因为雅安市区的海拔高原不到600米。而从雅安继续西进，就一头扎进了横断山脉中，在不到100公里

的路程上，海拔高度就抬升了2000多米。

在很多人眼里，雅安、甘孜是邻居，四川、西藏如一家。

雅安是“康藏门户”，固然不假，但这“门户”有点特别。推开门户，一道“门槛山”挡住了“门户”。这道“门槛山”何其了得，是一道从第二阶梯向第一阶梯过渡的“门槛山”，陡然升高好几千米，从雅安到拉萨相距也是好几千公里。

这“门槛山”，不但“高不可攀”，更是“遥不可及”。

让人惊叹的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门槛山”，G318线公路经过漫长的助跑，在雅安开始“起跳”，不仅一跃而上，还一越而过了青藏高原。而G4218雅叶高速公路的“零公路”就在雅安，没有助跑，一起步就是起跳，直接从四川盆地的边缘跃上青藏高原。

一条“天路”的前世今生，在人们的“溯源”和“追远”中久久回荡，日渐清晰。

身在雅安，我自然对过去的茶马古道、康藏公路心心念念，对未来的雅叶高速更是心驰神往。

东出上海，找到G318线的起点，西进西藏，走到G318线的终点。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后退”到成都，或从成都、或从雅安出发，踏上西进青藏高原的旅程，寻找那苍穹之下、雪域之上的茶叶印记，重现“茶叶天路”的神秘过往和沧桑变迁，溯源过去也追寻未来。

到川藏茶马古道上旅游，最好的出行方式，还得从成都或雅安乘车出发，一路感受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古道。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文化风景线，也是一条自然风光线，既可“溯源”，更能“追远”。

是的，我们除了要“溯源”，还要“追远”，那就沏一壶藏茶，打开这本书，走进茶马古道的历史与传奇。（此文为《又见茶马古道》序）



| 选登欣赏



| 茶香四溢满山川(油画)

| 马 晓



茶乡蒙山(综合材料)
魏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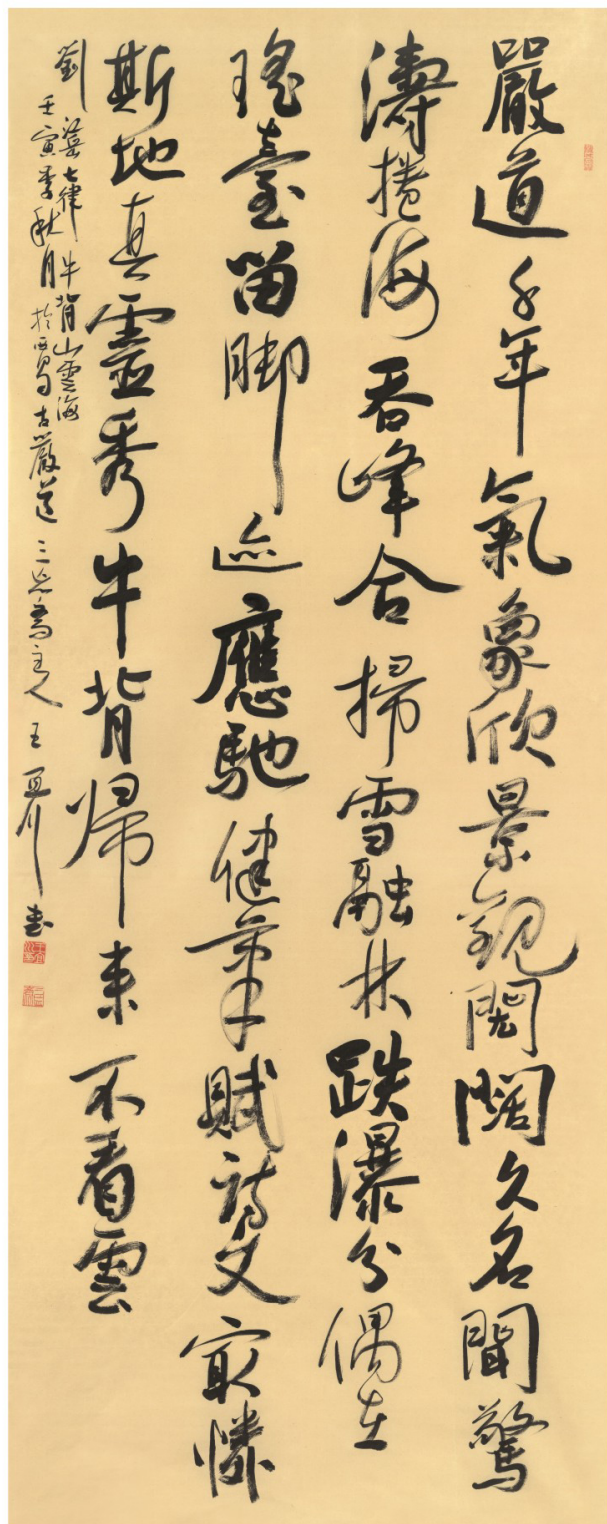
又见桃花笑春风(油画)
郑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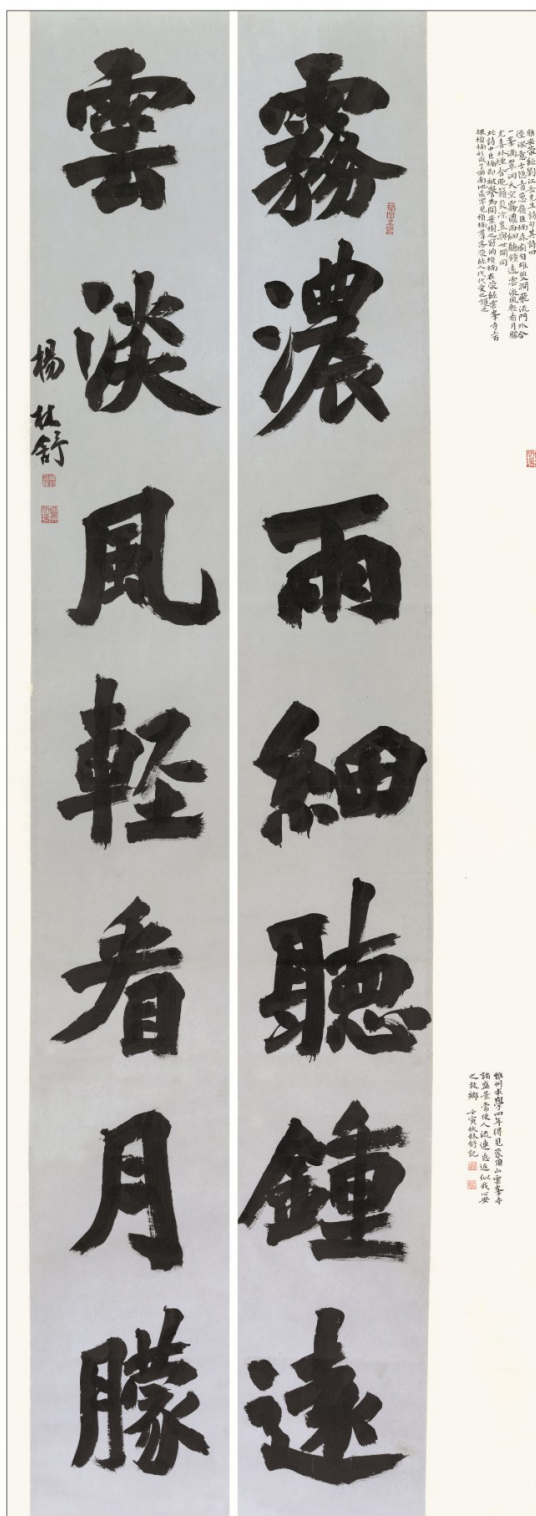
| 绿意(油画)
| 代月

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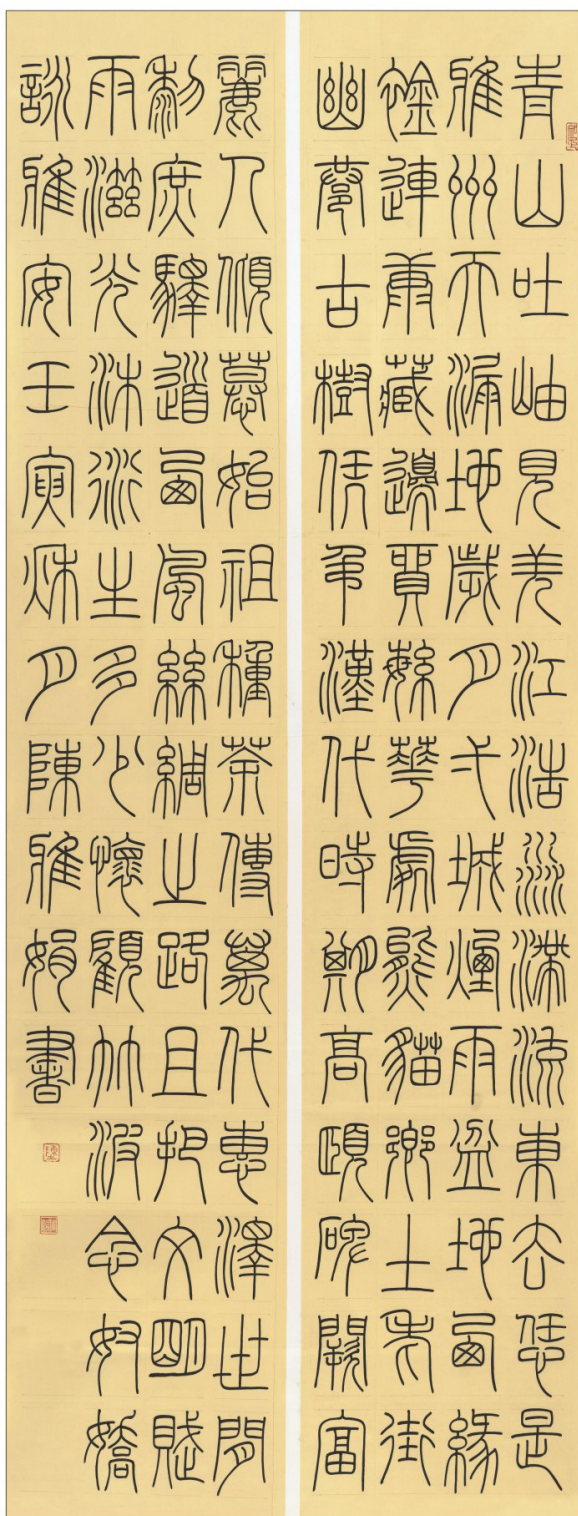
选登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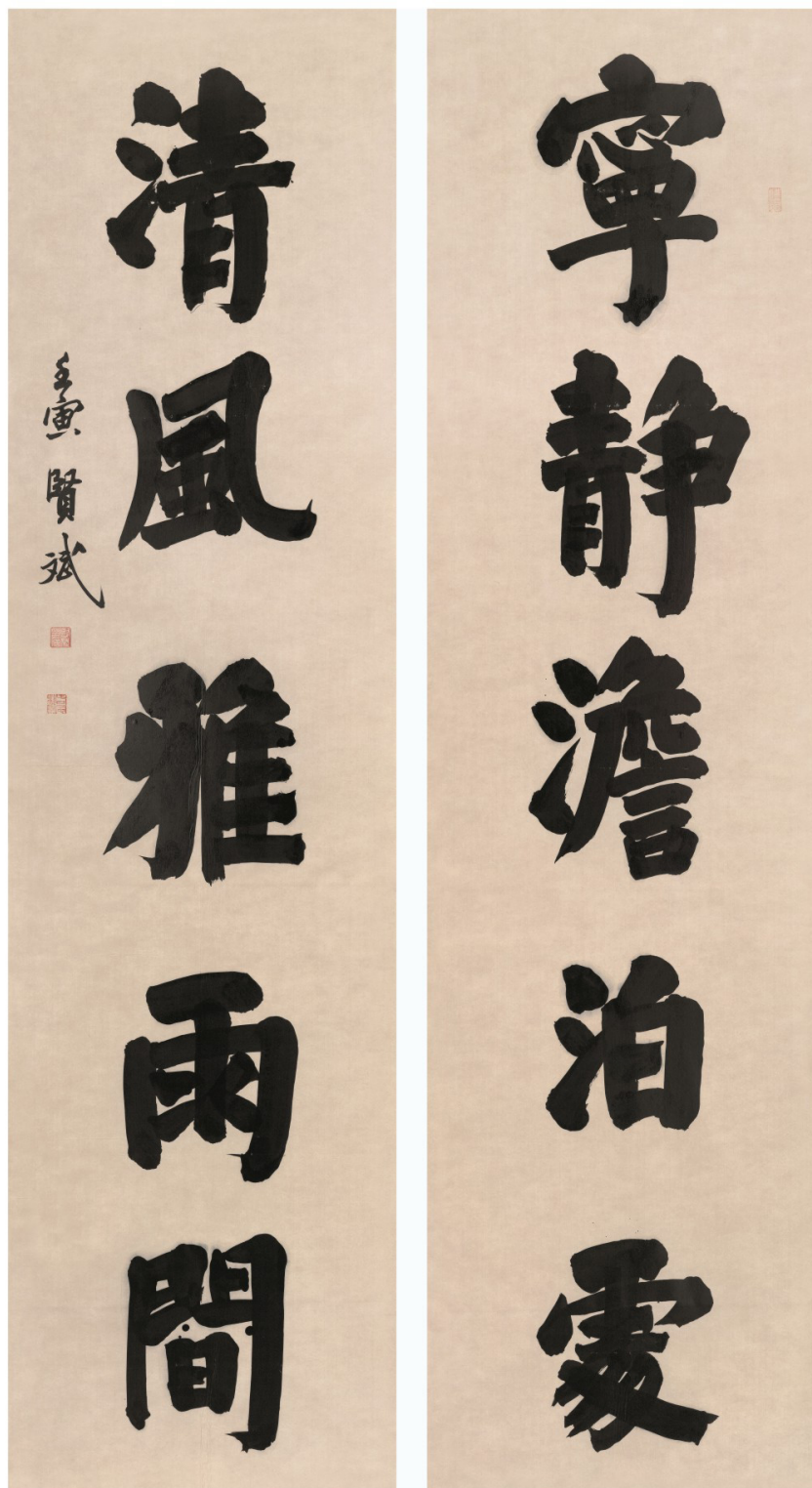
刘江岳《七律·牛背山云海》（行书）
王宜川



刘江岳《雾浓云淡》联(楷书)
杨林舒



竹波《念奴娇·咏雅安》(篆书)
陈雅娟



《宁静清风》联(楷书)
杨贤斌

茶馬古道荒蕪海子山上
新顏小巷穿越數千丰胸
中塊壘不見瓦屋冰天雪
地遙想彩霞滿天陰晴圓
缺轉瞬間何必糾結執念

西江月·過望魚古鎮

壬寅春月

素生撰并書



西江月·過望魚古鎮(隸書)

楊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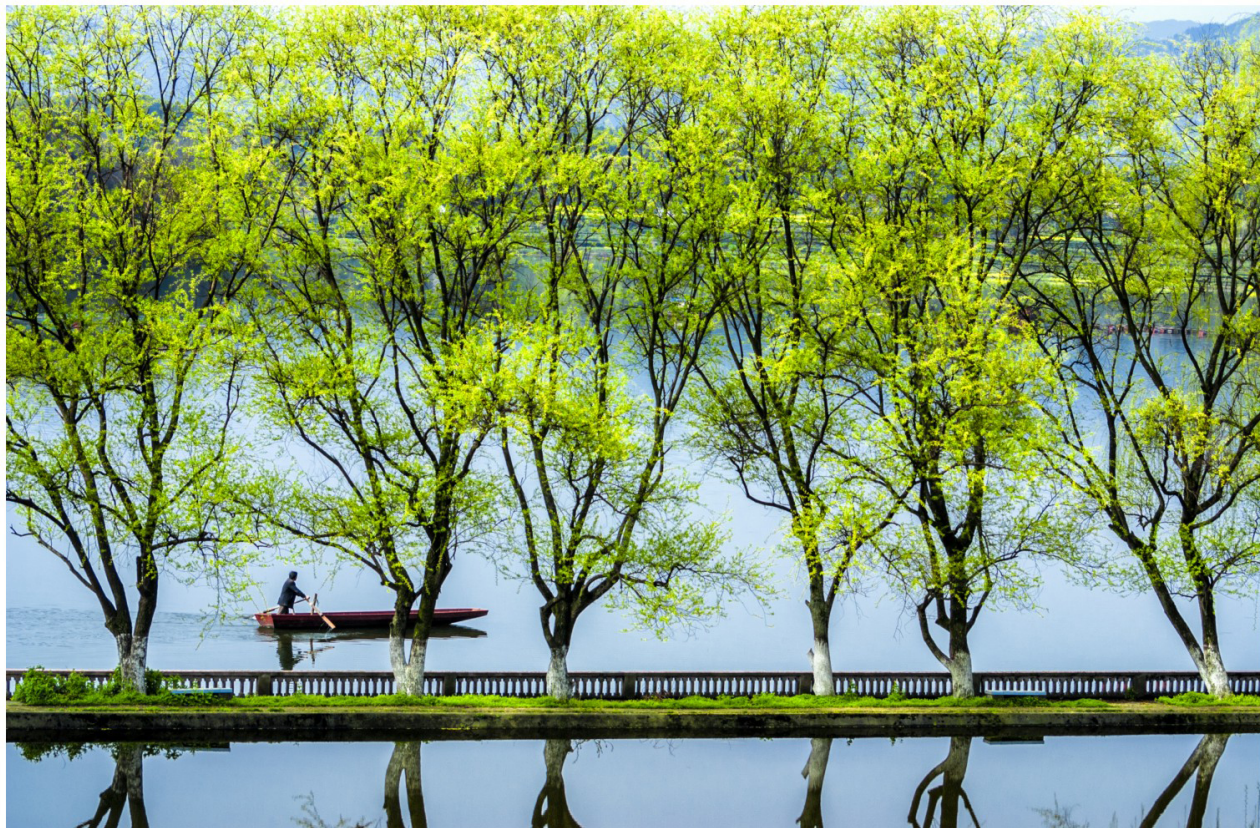
| 选登欣赏



| 春回大地(摄影)
魏前程



梨乡春色(摄影)
杜 宁



荡舟清漪湖(摄影)
李依凡



云锁轿顶(摄影)
王主玉

全市2025年新春慰问文化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在雅安召开

2025年1月16日，雅安市召开2025年新春慰问文化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聂颖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涛参加会议。会议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主持。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市委宣传部文艺科负责人、全市14位文化文艺工作者优秀代表和市直属文艺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24年全市文艺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践行初心使命，服务人民群众，在主题文艺活动、精品创作、人才培养、文艺惠民等工作中展现出新担当新作为新气象。全市文艺战线要坚定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市委五届六次全会与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贯通起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创作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斗志，汇聚全市改革发展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会议要求，要增强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弘扬正能量，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的“要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激发文艺创作生产活力”以及全省宣传部长会议提出的“持续丰富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全链条引导推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要求，策划更多高水平的主题文艺活动，努力推出更多讴歌时代精

神、反映人民生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要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立足全市发展战略，以雅安独具特色的熊猫文化、茶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优秀本土文化题材，推动彰显雅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亮相国家级、省级舞台，力争更多“雅安造”文艺精品获得全国、全省“五个一工程”等权威奖项，为雅安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要秉持为人民服务理念，创作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文化惠民乐民活动，积极培育、打造地域性文艺品牌，把“爱国、为民、崇德、尚艺”作为毕生追求，以德艺双馨引领社会风尚。同时，市文联要充分发挥好市委、市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增强文艺工作者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关心扶持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两新”良性发展，推动本土文艺人才攀高原登高峰。

会上，四川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者和文化文艺工作者代表围绕2024年活动开展、创作成绩、志愿服务等情况作了交流发言，对雅安文化文艺工作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

雅安市喜迎蛇年新春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展出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节日期间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2025年1月22日，由雅安市委宣传部指导，雅安市文联主办，雅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化服务中心、雅安市美协、雅安市书协、雅安市摄协承办的“艺术里的雅安——雅安市喜迎

蛇年新春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一楼艺术展厅开展。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本土文艺名家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共100件，这些作品是近年来雅安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本土文化沃土，积极投身采风创作活动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粤港澳大湾区与雅安美术作品交流展在雅安展出



为深度挖掘大熊猫文化内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促进雅安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和发展，2024年12月18日，“熊猫故乡看变化——粤港澳大湾区与雅安美术作品交流展”在市文联一楼艺术展厅开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聂颖出席活动并宣布展览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福强，市政协副主席李景峰，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勇出席活动。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深圳市美协副主席马顺先分别致辞。市文广体旅局副局长杨献文，深圳市博正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文峰，深圳市四川雅安商会会长李军，雅安文旅集团董事长肖永昌，雅安城投公司副总经理陈莉，市文化馆原馆长杨贤斌参加活动。开幕式由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主持。

美展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联联合主办，雅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

文化服务中心、雅安市美协、深圳市美协、深圳市四川雅安商会、深圳市博正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办。9月中旬，深圳市美协主席陈湘波一行5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画家来雅，与雅安市艺术家们一道深入雨城、蒙经、名山等地采风，切身感受雅安大熊猫文化、红色文化、茶文化、古树文化、黑砂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创作出具有雅安元素的美术精品60余件，并于11月在深圳福田美术馆成功首展，取得良好的对外宣传展示效果。

此次展览活动是雅安、深圳两地艺术家的一次交流学习，也是两地文艺互鉴的一次成功探索。接下来，两地的艺术家们将进一步加强学习交流，深化两地文化文艺工作的合作，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各县（区）文联、市文联直属文艺家协会、文艺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部分市美协会员和新闻界、市民代表近200人参加开幕式。

省文联2023“百佳推优”发布典礼在蓉举行

2024年12月12日，四川省文联2023“百佳推优”发布典礼暨“崇尚尚艺”主题宣讲活动在成都举行。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邹瑾出席活动并讲话。省文联主席陈智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王忠臣，省文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秘书长仲晓玲出

席活动。发布典礼对荣获“2023年度‘百佳推优’”的作者代表进行了颁奖，其中由雅安音乐人丁一创作的歌曲《栗子坪的歌声》获得音乐类优秀原创文艺作品。雅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及音乐人丁一参加发布典礼活动。

市文联举办摄影师进高校讲座

2024年12月10日，由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国家地理·探索极致发现科学艺术影像展、雅安零公里自驾游大本营公司、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承办的探索·318公路极致之美：我眼中的川藏线——摄影师进高校讲座活动在四川农业大学举行。讲座由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曹铁授课。雅安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雅安零公里自驾游大本营公司副总经理罗梦宇，中国国家地理·探索极致发现科学艺术影像展（雅安站）王文文，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匡存玖参加活动。曹铁展示了他二十多年间30余次穿行川藏线拍摄的200余件作品，讲述了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与创作感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拍摄技巧，探讨了摄影创作的思维与方法。

“市卫生健康系统文联”成立

2024年12月31日，“雅安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学艺术联合会（以下简称：市卫健文联）”成立大会在市医师培训中心举行。雅安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会议，并代表市文联宣布市卫健文联成立。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华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健主持。会议指出，市卫健文联是市卫健委紧密联系全系统广大文艺爱好者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全市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员们要主动顺应时代召唤、适应发展所需，立时代之潮头、发行业之先声，切实肩负起引领向上、向善、向美的文化担当，努力用优秀文艺作品感染人、塑造人、激励人、鼓舞人，凝心聚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建设繁荣发展。

雅安作协组织和个人获省作协年度表扬

2024年12月5日，四川省作协第九届

全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通报表扬了2023、2024年度全省作协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中雅安市天全县作协获2023年度全省作协系统先进集体，雅安作家钟渔、周晓英获2023年度全省作协系统先进个人；雅安市作协、芦山县作协分获2024年度全省作协系统先进集体，作家余元英、陈飞鹏获2024年度全省作协系统先进个人。

代成华当选省美协第八届副主席

2024年12月25日至26日，四川省美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四川省舞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四川省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代表大会上，雅安市美协主席代成华当选省美协第八届副主席，罗光德、郑莉分别当选省民协和省舞协第九届理事。

雅安两件作品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2025年1月7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发布“关于表彰四川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作品的决定”。据悉，本次评选充分反映了全省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丰硕成果。11家单位获四川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3部（首）作品获四川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45个作品获四川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其中，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广播剧《红军伞》和雅安作家陈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大成昆》双获优秀奖。

黑辞获首届“西江河诗歌奖”

2024年12月28日，由四川省诗歌学会与姚渡镇龙王社区联合主办的“第六届西江河乡村诗歌节暨首届西江河诗歌奖颁奖仪式”在西江河滩举行。雅安市荥经县的九〇后诗人黑辞（本名李成林）在该活动中斩获“新锐诗人奖”。

相约花海

作词 田文蛟

作曲 王聚宝

1=E $\frac{3}{4}$

深情地

(3 $\dot{1}$ 6 | $\dot{1}$ - 6 | $\dot{1}$ - - | $\dot{1}$ - - | 3 7 6 | 7 - 6 | 7 - - | 7 - - |
 1 1 2 | 3 7 6 | 6 - 5 6 | 2 - - | 3 0 2 3 | 5 1 7 | 6 - - | 6 - -) |
 3 0 2 | 1 - 2 | 3 - - | 3 - 0 | 3 0 $\dot{1}$ | 7 - 6 | 7 - - | 7 - 0 |
 乘着春风来， 相约到花海，
 乘着歌声飞， 相约到花海，
 1 1 6 | 3 0 0 | 5 - 1 | 2 0 0 | 3 2 2 3 | 5 1 7 | 6 - - | (1 6 6) |
 梨花片片堆成雪， 桃花朵朵红染腮。
 李花年年扮春光， 杏花岁岁妆舞台。
 3 7 6 | 7 - - | 3 7 6 | 6 - - | 6 0 5 6 | 1 - 2 | 3 - - | 3 - 0 |
 蜜蜂嗡嗡嗡嗡 绕呀绕枝头，
 花丛芬芳芬芳 醉呀醉心田，
 3 7 6 | 7 - - | 1 2 3 | 5 - - | 3 0 $\dot{1}$ | 7 - 6 7 | 2 - - | 2 - 0 |
 彩蝶翩翩翩翩 乐呀乐开怀。
 春风煦煦煦煦 暖呀暖胸怀。
 1 1 6 | 3 - - | 5 - 2 3 | 1 - - | 3 - $\dot{1}$ | 7 - 6 | 7 - - |
 草长莺飞 花似锦， 花似锦
 绿水青山 天地美， 天地美
 7 - 0 | 2 6 5 | 6 - 6 | 6 - 5 6 | 2 - - | 3 0 2 3 | 5 1 7 |
 燕子谢花 春故乡来， 故乡是
 6 - - | 6 - 0 :|| 3 0 2 | 3 0 0 | 1 0 2 | 3 0 0 | 3 - 3 |
 来。 都是爱 都是爱 相约
 爱。
 7 - 6 | 7 - - | 7 - 0 | $\dot{1}$ 0 6 | $\dot{1}$ 0 0 | 5 0 6 | 2 0 0 |
 花 海。 都是爱 都是爱
 7 0 3 | 5 - 6 | 6 - - | 6 - 0 | 7 0 3 | 5 - 6 | 6 - - | 6 - 0 |
 相约花 海。 相约花 海。
 7 7 - | 7 - 0 | $\dot{1}$ - 7 | 6 - - | 6 - - | 6 - - | 6 - - | 6 0 0 ||
 相约 花 海。



三月菜花黄(国画)
贾和清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市州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